

## ●本社事啓

(一)本號原應在八月一號出版的；只因幾月來，爲了五四運動，本社社員自當分負些責任；況且我們的學校，那時候天天在驚風駭浪之中，也不能安心作文辦事；所以遲至今日。多承閱者厚意，來信催促，實在抱歉的很。

(二)本誌的銷數，超過了期望；每號出版，總在幾天內買完；以致顧客要買而不得的很多。屬次接到來信，要求重版。本社現已託上海亞東圖書館將第一卷全卷一律三版；不久可以出書，請大家看亞東的廣告罷。

(三)幾個月來，接到通信和投稿，非常的多；同人等因事不能立刻回覆。到如今越積越多，一時更覆不了。實在的抱歉。以後的信，自當隨到隨覆；其應行登載的，自當陸續登出。從前的信，只好慢慢兒的檢理了。請諸君原諒。

(四)本誌的代派處，還不見多；所以閱者要定報時，很有不便的地方；而且代派處定數既多，郵寄時往往延擱，比較直接定購的要遲幾天。代派處的性質，適宜於零買；而不適宜於長期定閱。希望諸君要定常年的，按照本誌價格，匯款到「北京漢花園國立北京大學出版部」。那麼，每號一出版，便可用最快的時間，寄給諸君翻閱了。

(五)本誌銷數既多，登載廣告的效力，自然很廣。如有要登廣告的，請來信寫明地址，即將詳章寄上。

# 物和我

王星拱

這個問題，乃是常識中所以爲無須討論的問題，又是哲學中討論而難得其究竟的問題，然而又是我們每日生活之中必須解決的問題，無論我們解決得對不對，我們總是隨時隨地底在那裏解決牠。因爲各人有各人的人生觀，所以各人有各人的解決的方法。我想：多數科學家解決這個問題的方法，和中國歷史上沿襲下來的而在現在社會上流行的解決的方法，大不相同；我現在且把這個解決法說一說。

若有一根針刺到我們的手上，我們必定覺得「我」痛得很，我們又覺得：這個痛是從外邊的一個物——一根針——所發生出來的。我們的這個見解，是從我們的老祖宗野蠻人類沿襲下來的。野蠻人類以爲：他的一張皮，就是物和我之間之不可磨滅的界線，凡在皮以外的都是物，凡在皮以內的都是我。這個謬誤的見解，到了現在的時候，仍然爲我們不知不覺底保存於頭腦之中，或者我們實在是保存着這個見解，我們却不承認我們的見解——物和我之區別——是如此底粗淺的。然而若有人問：我們的見解究竟如何？我們又答不出來。

「我」這個字的意義，既是不易了解的，「我的」這個字的意義，也是不易了解的，不過在實際一方面，我們每天糊裏糊塗底用這個字罷了。例如我們在假期內，從北京回家，到了「迺瞻衡宇」的時候，我們覺得那兒是「我的」家了。其實那兒不過有幾株樹幾間屋，和別的地方的樹和屋一般，何以見得就是我的家呢？根本的說來，不過是因爲那兒的幾株樹幾間屋曾經爲我所據有經歷若干時間罷了。」

把我所習慣底據有的東西當做我的」這個見解，也是從很古的時候低等動物沿襲下來的。甲街上的狗，若跑到乙街上去，乙街上的狗必來追牠，若是追到甲街上去，則甲街上的狗，必定豎起尾巴張開牙齒來抵抗，其意若曰：「這是我的領土，有我的主人保護我，你是不能來的。」這是赫胥黎所舉的例來（Territory）之由來的並不是我故意底開頑笑。其實牠的領土，牠的主人，何曾真正是牠的呢？也不過是曾為牠所習慣底據有（為牠所據有經歷若干時間）罷了。或者動物本有據有的衝動，而對於一些曾經為他們所據有若干時間的東西，就以為「這些東西是『我的』」是固定的了。若照相對關係的意義說來，各種東西彼既不能據有此，此亦不能據有彼，即以最固定的據有物而言，我對於棹上的一本書而說「我的書，」然而從書的方面對我而言，也可以說「書的我，」但是我們不說書的我，一定要說書之據有者（The possessor of the book）不過是取其文法的方便，並沒有什麼充足的理由。況且我可是有獨立的存在，還是難了解的問題。如果我是不能有獨立的存在，那麼「我」之不存，「我的」又將焉附呢？

我們現在討論「我可是有獨立的存在」的問題；在未討論之前，我們可拿討論所得的結果提前說出：我不能有獨立的存在，我是不能和物分開的。這個討論，我們且分做兩層：（一）物質的我，（二）精神的我。

### 物質的我

這個物質的我，就是身體髮膚等等野蠻人以為這明明白白底是一個我，除非死了，是永久存在的。這個見解，當然是很易得駁消的。一個人現在是小孩子，將來可以變成大人，一個人今年沒有鬍子，



明年可以有鬍子。設若有一個人，當二十歲的時候，有一定的容貌狀態，我們把他的這個容貌狀態，叫做他的二十歲的「我」。設若他的二十歲的「我」，可以離開他自己而生存，而其容貌狀態又永遠不變，像相片一般，但是他自己却「繼長增高」底往前生活着，到了四十歲的時候，他又有一定的容貌狀態，我們把他的這個容貌狀態，叫做他的四十歲的「我」。假使他的二十歲的「我」和他的四十歲的「我」，有一天在街上對面相遇，他倆必定不能認識自己，即令旁人也必定不能認識他倆本是一個人。一個「我」在不同的時候，竟直不能被人認識是同一的，還能說是永久存在嗎？就是不變的意。

從生理學講來，生命不過是消長的變遷 (Metabolic Change)。我們一方面吸收食料進去，構造成為神經，肌肉，皮膚，骨骼，脆骨，血液，凌液，各種細胞而存置於身體之中，這是長的變遷 (Katabolic Change)。一方面又藉養氣之養化力，撞散這些細胞成為水，炭養，含淡的有機酸各種東西，而排洩於身體之外，這是消的變遷 (Anabolic Change)。野蠻人所看做的物和我之界線——他的一張皮，若用分子的眼光看起來，實在是內外交通，一點兒障礙也沒有，——即皮膚的本身，也隨在一道變遷。這些細胞分起來看，和單細胞的下等生物一般，個個都有獨立的生命，合起來看，各盡所能，成了一個有機的系統，就是我們所看做的我的生命。其實我的生命，就是許多細胞的生命集合起來的，並不是另外一個東西。所以斯賓塞 (Spencer) 說：生命是各部分之互組 (Corroboration of Parts)。我們再看：這些細胞，生的，死的，竟直是變遷不息的，我們實在說不出在那一羣特別細胞既生之後未死之前，



有一個我的生命，在其餘的時期以內，沒有我的生命。試拿一座北京城做個比喻，無論城裏的男女老少生死不息，而這一座城指此城之組織不是城牆房屋仍能接續存在，但是不能獨立存在，若是有一天北京城裏的人都死完了，那北京城也就化為烏有了！再就針刺指頭之例來說，我們總以為這個痛是從外邊的針生出來的，若是我們害了盲腸病，我們又以為這個痛是從裏邊的盲腸生出來的。其實我們的皮，既能為物和我之界線，則無裏外之可言，針和盲腸都不過是「物」罷了。但是有人說：針和盲腸固然同是物，然而針或盲腸所發生的痛，是一個精神界的活動，總是屬於我的。針是大家都能看見的，盲腸若經解剖之後，也是大家都能看見的，因為牠們是屬於外物的。至於痛，祇有我一個人知道的，因為這個痛是屬於內界的我的。說到這裏，我們要想：什麼是我們所叫做的針，不過是尖銳的形式，白的顏色，如金的光澤；這些形式，顏色，光澤，都不過是視覺器官的神經所供給的感觸（Sensation）盲腸也不過是如虫的形式，肉紅的顏色等等感觸。若是不幸把針刺到指頭上，指頭上又有一束神經供給我們一種感觸——不受歡迎的感觸，我們把這個感觸叫做痛。視覺器官的神經所供給的感觸——形式、顏色、光澤——和指頭上的一束神經所供給的感觸——痛——「感觸雖不同，前是形式等，後是痛。其為感觸則一也。」試問除實用的方面，我們還有什麼理由把前引的感觸，推到假定的針之實體上去，而說牠是物；把後引的感觸，却留在假定的心之實體上去，而說牠是我呢？所以羅素說：宇宙之間，心也不是真的，物也不是真的，另外還有一件東西是真的。這個另外的東西，就是感觸。參觀皮耳孫科學之文法第二章。

精神的我

這個精神的<sup>我</sup>，簡略說來，就是指我們各人不同的性質——和平，激烈，怠惰，發奮，潔淨，骯髒，滑頭，贛頭，等等——而言。我們討論這個題目，最好是分做兩層：(甲)先天的<sup>我</sup>，(乙)後天的<sup>我</sup>。

先天的<sup>我</sup> 先天的<sup>我</sup>，是從祖宗遺留下來的。依生物學講起來，各種性質，並不是直接遺傳下去的，但是這些性質之發展之可能，是直接遺傳下去的。<sup>參觀</sup> Goodrich 這些可能，都是依附於生殖細胞裏面的。一個生物之起源，是從上代生物所有的生殖腺津 (Germ plasma) 分出來的。這個生殖腺津，藏在生殖細胞核的裏邊，和獨立的生物一般，可以藉食料而生長，就是細胞學裏所叫做的格羅馬丁 (Chromatin)。這個格羅馬丁，是由若干 Idants 集合起來的，每個 Idant 是由若干 Ids 集合起來的。這些 Ids 經過一定的染色之後，都可以用顯微鏡看得出。每個 Id 是一個小宇宙，把各種性質之發展之可能，都包藏在裏邊，牠的組織，是依過去無限的歷史而規訂的。每個 Id 由許多定子 (Determinants) 集合起來；每一個定子，將來即長成一個「可以獨立底隨環境而變衍」的機關。<sup>如手足、心、肝之類。</sup>這些定子之集合之形式與股分，就是由歷史規訂的。<sup>如人之脊椎和四肢骨成大字的形式，下等乳哺下等乳哺尾大而頭小。每個定子，又是由許多 Biophores 集合起來的。這些 Biophores 可以離細胞核入細胞液，而支配其行動。</sup>

各種性質之可能，由定子如何集合而規訂，定子如何集合，又由過去的歷史而規訂，換一句話說，就是由祖宗遺傳下來的。祖宗的性質之發展之可能，究竟有多少遺傳下去呢？依加耳敦與皮耳孫的祖先定律 (Ancestral law) 而言，一個生物由遺傳得自每個祖先的部分，等於此代祖先之數之反



數 (Reciprocal) 之平方。例如最近的一代祖宗，祇有父母二人，則子女得自父母各人的部分，為  $\frac{1}{2}$  之平方，即四分之一；換一句話說：一個生物之先天的我，有四分之一，是從父遺傳下來的，有四分之一，是從母遺傳下來的；共總有二分之一。是從最近的一代祖宗遺傳下來的。其次最近的一代祖宗，有祖父，祖母，外祖父，外祖母，四人，則孫子孫女得自祖父祖母外祖父外祖母各人的部分，為  $\frac{1}{4}$  之平方，即十六分之一；換一句話說：一個生物之先天的我，有十六分之一，是從祖父遺傳下來的，有十六分之一，是從祖母遺傳下來的，有十六分之一，是從外祖父遺傳下來的，有十六分之一，是從外祖母遺傳下來的。其餘做此類推，相離代數更遠的祖宗，所遺傳下來的部分更少，一直推到安麥帕，我們由牠遺傳下來的部分，真正是微乎其微了。

我們說了這一大篇的話，我們所要得的結論，在什麼地方呢？我們所要得的結論，是我們的先天的我，不是有獨立的存在，是由父母祖父母外祖父母……遺傳下來的。試問父母，祖父母，外祖父母，……還是應該屬於外界的物呢？還是應該屬於內界的我呢？（縱令實在有這個區別。）我想：我們都要用「是」來答復第一問，用「不是」來答復第二問，至少那些受過家庭壓制的而「不以父母的意見為自己的意見」的一班青年，一定要贊成這樣的答復!!!

後天的我 我們對於同一的東西，各人可以構成不同的概念。例如有一支毛筆在此，一個國民學校的學生看見了牠，就構造起來以下的概念：一根長圓堅硬的管，管杪有柔軟的麻和羊毫；一個生物學家看見了牠，就構造起來以下的概念：長圓堅硬的蘆管，中間有如星的水管束，柔軟的麻和羊毫



每根中間都有洞通的微管；一個化學家看見了牠，就構造起來以下的概念：長圓堅硬的蘆管和柔軟的麻和羊毫之中，都是纖維質布滿了；一個物理學家看見了牠，就構造起來以下的概念：長圓堅硬的蘆管和柔軟的麻和羊毫之中，都有無限的電子在那裏旋轉不息。這是因為我們各人的過去的經驗不同，所以對於同一的東西，而構造起來不同的概念。然而各人對於毛筆的概念之中，又有一部分是大概相同的，你覺得筆管是長圓的，我也覺得筆管是長圓的，你覺得筆端是柔軟的，我也覺得筆尖是柔軟的，這又是什麼緣故呢？這是因為我們的器官——經驗所穿過的途徑——是有同樣的組織的，我們的眼睛，大概都能在離眼睛十英寸的地方，看見二百五十分之一英寸的東西，我們的耳朵，大概都能聽見每秒十八擺以上的音響。所以我們所見聞的宇宙，大概是相同的，就同一大概相同的模型，必定鑄出大概相同的機器」一般。若拿下等動物來比較，例如具有複眼即千萬眼珠的蒼蠅，牠所看見的這支毛筆的顏色形式，必定和我們具有兩隻單眼的人類所看見的大不相同。

以上所說的，還是假定毛筆是一件外界的東西，毛筆不過是一羣感觸，並不是一件外界的東西，——這一層道理，在前面針刺手指的例中，已經說明白了。現在我們所要討論的，是這一羣感觸，還是完全都是從最近的刺激得來的呢？還是有一些是從過去的經驗得來的呢？當我們看見一支毛筆的時候，我們的最近的刺激，不過是筆管之長圓的形式和白的顏色，與筆端之尖的形式和黑的顏色。至於筆管之堅硬性，和筆端之柔軟性，我們並未曾用手摸牠們，我們何以知道呢？然而我們却知道：倘若我們用手去摸牠們，我們的觸官必定報告我們：筆管是堅硬的，筆端是柔軟的。這是因為我們曾經有

「筆管是堅硬的筆端是柔軟的」的經驗，儲留在記憶界裏，記憶和感觸是聯續的，例如我們看見電光，電光本身已經滅了，我們的視覺器官仍然有電光的感觸若干時間，但是愈久愈淡，漸漸入於最近的記憶。當我們視覺器官感觸了毛筆的形式顏色之時，我們把記憶界裏之筆管的堅硬性，筆端的柔軟性，湊合在一道，而構造成為毛筆之概念。若是各人過去的經驗不同，——例如生物學家有生物學家的經驗，化學家有化學家的經驗，——則其所構成的概念，自然可以不同。這些經驗都是過去的感受，足見我們構造概念之時，都受過去感觸的支配，並不是有一個獨立的我，可以「毫無憑藉突如其來」底在那裏構造啊。

當我們解決一個同一的問題的時候，你有你的意見，我有我的意見，你的意見，是由你的歷史環境構造起來的，我的意見，是由我的歷史環境構造起來的。我們無論用什麼方法——歸納演繹推較——去思想，都是把過去經驗的分子選擇集合起來。我做這一篇不通的文章，是因為我對於這一類的題目，曾經讀過幾部書；我想到極樂世界的金堂玉戶，是因為我曾經看見過金堂玉戶，或與此相似或相反的東西。但是有人說，我們構造概念解決問題之時，所用的材料，固然是過去的經驗，然而總有一個東西——我——自己——在那裏把這些經驗分子集合起來。這也是應有的疑問，然而並不是不能解決的疑問。我是由過去經驗分子集合起來的，這些分子，無論如何集合，總要成一個我。在此意義之中，我們也可以說：經驗是物質，我是形式；但是這個形式的我，隨經驗分子之增加而變遷；經驗是增加不已的，所以我也變遷不息的。經驗是器官的感觸，我就是這些感觸之集合，並沒有有一個形而上的精神的，我可以脫離經驗而存在。如此說法，並沒有什麼奇怪；現在的科學，把許多形而上的存體，



如時間，空間，物質，能力，都漸漸底簡約而為器官的感觸了。

這樣看見，物質的我，既是和外物互交換變遷不息的，精神的我，又是由先天的生理組織和後天的器官經驗規訂的，那麼，物和我還能分得開嗎？

從前的人以為物和我是可以分得開的，於是發生出來種種倫理觀念，綜合起來，可以勉強分為兩大派：

(一)消極派 因為他們以為物和我是可以分開的，所以他們以為：我是可以脫離世界而獨立的；往消極的方面去做，於是發生厭世思想。他們的意見是：世界是壞極了，我還是遠引高蹈超世獨立遊於物外罷。誰知道：我們無論如何超脫，總還在這個地球上，於是他們又以為另外有一個精神界的獨立生活，在這個生活之中，有極樂園，有波羅密，是值得去尋覓的。至於物質的生活，却是不值一錢。若是他們受着物質生活的痛苦太大了，而在精神界裏，實在又找不出他們所希望的極樂園波羅密，他們竟直可以陷入於自殺的地步。

又有一些文學家，從厭世而變為嫉俗，於是發為笑罵玩世的文字；他們極力底痛罵某甲如何窮凶，某乙如何極惡，然而却忘了某甲何以至於如此底窮凶，某乙何以至於如此底極惡。我想：我國近來寫實派的文字，也有這一種趨勢；他們對於描寫個人罪惡的地方的確是長進的多了，然而對於描寫社會罪惡的地方，却未曾十分注意。這是我個人的意見，我並沒有文學的知識，我不知道這個意見對不對。這樣的文字，只能引起我們嫉惡個人的意念和「預防入險」的小心，不能引起我們改良社會的動機；縱然可以引起我們改良社



會的動機，決定不能引起憐憫罪人的同情。我們子細想想：某總長何以要侵吞公款，是因為他必定如此，然後可以照顧他的親戚本家，然後可以「終其天年」，然後可以留貲財給他的子孫；某督軍何以把衛兵掛在汽車上來嚇人，是因為有這些無執業無知識的人願意當衛兵去壯他的威風，大家又以為這是莫大的榮耀。其實：他們的腦筋，也許同我們的腦筋，原來是一樣的。但是如此說法，把個人的罪惡，都推到社會身上，那麼，各人都可以隨意作惡，沒有責任心了。我們對於這一層的答案，是我們相信：好社會裏就不會發生惡人出來；而且科學中的因果律，最能增加我們的責任心，若想有一個良好的社會，必須我們竭力去做，良好的社會，不是能夠徼倖得來無因而至的。因果律所牽涉到可討論的地方甚多，下次當另作辨論。所以照科學發產出來的倫理觀念說來，不會使人沒有責任心。

(二)積極派 因為他們以為物和我是可以分開的，所以他們以為：社會無論如何毀壞，我是可以單獨底做好人的；於是他們專在刻苦礪行克己復禮上做工夫，凡社會上有種種引誘威脅加到我的身上，我必定要抵抗牠，要做一個「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但是有一層，却是很奇怪的：他們以為社會不能影響我，我却能影響社會；他們一方面在「我」上做工夫，一方面又要社會好，於是他們創造出來一種「唯心的淑世主義」，他們說：「一正心而天下定」，「中孚之信可格豚魚」，祇要我心上時時刻刻底求好，天下就會好了；用不着在社會制度上去求進步。

又有一派的積極的力行家，以為社會改良，完全可以在個人事業上做起，不要藉什麼團體的力量；例如耶穌之犧牲，墨子之兼愛，都是拿個人的力量去拯救社會的。這樣的行為，自然是可欽佩的，然

個人事業的結果，比社會事業的結果小得多。我們在街上拿錢散給叫化子，縱然把我所有的錢都散完了，不如用社會的力量創造許多貧民工藝場；我們多賞校役一份節錢，不如藉羣衆的力量，多開些校役夜班。至於對於其餘的社會的痛苦，我們不能做一個救苦救難的好人，來滿足一時劇熱的感情，就算完了，我們要用智慧去搜求這些痛苦之來源而剷除之例。如要免水旱必講水利，要減少死亡率，必講公衆衛生；然而水利公衆衛生等等事業，都不是個人所能辦得了的，更要從社會方面下手了。

總括起來：物和我是分不開的，物是我的環境，我又是物的分子，與其偏重分子，不如偏重環境，所以我們須得改造環境，然而這個環境，又須得我去改造，這就是科學中間之貌似底矛盾的物我觀。

少年中國  
學會出版

## 少年中國

月刊第二  
卷第六期

### 目錄

留學平議……………	李璜
旅法兩週的感想……………	張夢九
詩體革新之形式及我的意見	李思純
失路之兒(小說)……………	何魯之譯
詩	
環珉璘與薔薇(戲劇)……………	田漢
少年中國學會消息	
會員通信	

總發行處 上海亞東圖書館 每冊一角二分  
全年定郵元 四角

### 英文叢刊第一卷二號出版預告

諸君想研究最新的學術嗎？  
諸君想明白近代的文化嗎？  
諸君想得些英文的知識嗎？  
倘是如此，請看

### 北京高等師範學校英文叢刊

現在第一卷二號快出版了；  
每本壹角半，各省書局均有出售。  
總發行處在本校英文學會事務所



▲評論之評論二號已出版

評杜威底社會哲學與政治哲學	費覺天
評陳啓修國家存在之理由	郭夢良
基爾特社會主義批評	陳學池
羅素的布爾扎維克主義批評	陳伯售
中國的社會主義與世界資本主義	李大釗
中國勞工與各國勞動組織之比較觀	陳啓修
私有財產制度進化史	鄧祥禔
達爾文主義與社會主義	費覺天

▲評論之評論二號要目

關於社會主義事論之總批判	費覺天
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	程振基
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	陳啓修
關於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爭論的我見	高一涵
評馬克思派社會主義	徐六幾
文化史概論	小航
德模克拉克西與代議制	王世杰
薄魯東底生平與其著作	楊志暄

此外尚有時論編目出版界評論等欄詳細編目不及備載  
通信處北京大學第二院本社

●法政學報第二卷第十期目錄

論自治統治與英國殖民政策之變遷	仲綸
日英法德四國比較自治制度之研究	馬鐸
世界的生產主義(續)	李秀藩
對於湖南制定自治根本法之意見質王陳兩先生	謝濂
勞農俄國之婚姻法	許藻鎔
我的地方自治制度觀	高季侯
日美外交之預測及我國應持之態度	李鴻典
禹貢論(續)	陳重民
一九〇三年俄國刑法之大概	劉震
審理無領事裁判權國人民訴訟章程的解釋	謝濂
遊歐小記	熊遂
社會結構學(羅素講演)	
本校紀事	

●民鐸雜誌第二卷第四號要目預告

宗教論	李石岑
家庭改制的研究	沈雁冰
環境之創造	舒新城
近世教育哲學之唯識的批評	黎錦熙
進化觀念在近代哲學上之影響(續)	陳兼善
家庭與婚姻	易家鉞
哲學上各種理論之畧述(續)	楊昌濬著
國語文法表解草案(續)	黎錦熙
蕭伯納的作品觀	羅迪先
伊萬伊利登之死(脫爾斯泰原著)	楊迪先
美人國的旅行談	羅迪先
關於心理學之名著介紹	

編輯通訊 上海法租界貝勒路同益里民鐸雜誌社  
總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泰東圖書局



## 柏格森的哲學方法

馮友蘭

哲學並不是一件希罕東西；他是世界之上，人人都有的。人在世上，有許多不能不幹的事情，不能不吃飯，不能不睡覺；總而言之，就是不能不跟著這個流行的大化跑。人身子跑著，心裏想著；這『跑』就是人生，這『想』就是哲學。因為沒有一個活人能不跑，沒有一個活人不想，所以沒有一個活人能沒有他自己的哲學。走到鄉下，隨便找一個所謂『粗人』，你問他『天上有老天爺沒有？』『人有魂靈沒有？』『人有良心沒有？』他對於這些問題，決不是從來沒有想過的。(一)他的答案，不是正，就是負；再不然，他就說：『那誰知道哇？』他的答案，要是正了，那麼他就是威廉詹姆士 (William James) 所謂軟心的 (The tender-minded) 的哲學家；他的哲學就是演繹的 (Deductive) 是純理論的 (Rationalistic) 是智識論的 (Intellectualistic) 是觀念論的 (Idealistic) 是樂觀的 (Optimistic) 是宗教的 (Religious) 是自由意志論的 (Free Willist) 是一元論的 (Monistic) 是獨斷論的 (Dogmatical)。他的答案，要是負了，那麼他就是詹姆士所謂硬心的哲學家；他的哲學就是歸納的 (Going by facts) 是經驗論的 (Empiricistic) 感覺論的 (Sensualistic) 唯物論的 (Materialistic) 悲觀的 (Pessimistic) 非宗教的 (Irreligious) 定命論的 (Fatalistic) 多元論的 (Pluralistic) 懷疑論的 (Skeptical)。(二)就讓他說：『誰知道哇？』而這四個字在哲學史上也有名目，叫做 Agnosticism (此字本義就是『知道自己不知道』) 那麼他就是個 Agnostic 哲學家了。

據此說來，難道人人都又到大學當哲學教授嗎？也不是。因為一個哲學，包有兩部分：一部分是他

所給我們的態度，信仰最終的斷案，一部分是他所以能叫我們到得這些態度，信仰的方法，這些斷案的前提。夫立安 (James Ferricr) 常說：一個哲學固然是要真，但並不是一真就算完事，他是至少也得要真。有真哲學的人，不一定就是專門哲學家；因為他的真哲學，也許是瞎猜猜著的，也許是做夢夢著的。專門哲學家的哲學，和普通人的哲學，的區別就在他們的來源不同。人人都有信仰，但是普通人只知道信仰，不知道爲甚麼要這樣信仰。他們是雙腳一跳，跳到他們的信仰裏頭，就站在那裏了。專門哲學家不然，他在信仰一個信仰之先，要先把那個信仰的前提，及其所不能解釋的困難，以及別人反對或贊成那個信仰的話，一切都研究過了，覺得那個信仰可信，他才信他。還用上面的比喻，他所以進到一個信仰裏頭，不是用雙腳跳的，是一步一步走進去的。這就是專門哲學家與非專門哲學家的區別了。(三)

再進一層，我們可以說：不但因爲方法論的不同，而生出專門哲學家與非專門哲學家的區別；並且哲學史上，也因爲方法論的不同，而分出許多派別，生出許多諍論。柏格森 (Henri Bergson) 的哲學的特色，因在他本體論上的一個『變』 (Change) 却也在他方法論上面的一個『直覺』 (Intuition) 所以他的哲學，稱爲變之哲學 (Philosophy of Change) 也稱爲直覺的哲學 (Intuitive Philosophy)。(五) 而『直覺』這個方法，從前雖也有人常用，但却沒人正式提出鼓吹。現在柏格森把他正式提出，好像一個哲學方法的革命；所以無論贊成或反對柏格森的人，都以『直覺』爲辨論的焦點。好像中國從前也常常有人用白話文，但總是無意的。近來一把他正式提出，就轟動一時，稱爲文學



革命；無論贊成或反對『新潮』的人，都以白話文爲評論的焦點了。所以我這篇要單講柏格森的哲學方法。

『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中則不偏，庸則不易。』這幾句老生常談的話，實則狠是精確。天下至精的道理，往往都是狠平常的道理。所以哲學科學上的發明，猛一聽說，是狠奇怪；一轉想，却是極平淡的。哥白尼（Copernicus）以前的人，都說是日繞地；哥白尼說，也許是地繞日。一般人都說『物』先存在，所以我們纔能看見他；巴克來（George Berkeley）說，也許是有人去看他，他纔存在。諸如此類，只在一個轉語，當時令人覺得別有天地。柏格森所講的直覺，也不過是對於歐洲的智識主義（Intellectualism）下一轉語罷了。

現在先講歐洲的智識主義。自從希臘蘇格拉底柏拉圖以來，哲學家就講：凡天下之『物』，他的要素（Essence）是真的，現象（Appearance）是假的。一個『物』的定義，就包含他的要素；要素一定真，所以定義也一定真。我們要知道一個『物』的定義，不管那定義是什麼，我們就可以說那『物』是一定如此了。智識主義，要僅止於此，本來有益無害。但是世間的法律，信條，起先都是達目的的一個法子；後來成爲習慣，最後就變爲專制魔王，不但不能達目的，反而爲達目的的阻礙了。智識主義，也是如此。我們要想把一個『物』弄的可以講說，自然須要把我們所得於那物的知覺（Perception）變爲概念（Conception），把那概念，發爲定義。好像我們要給一個人照像，不能不用照像器給他留下一個影子。這也是沒法子的事情；不過我們要知道這個概念，是那個活東西的死影子，不可執著他就是



了。歐洲極端智識的壞處，就在執著概念；概念是什麼，那東西一定是甚麼。好像看見像片上一個人的手是下垂的，就一口咬定說他永不會抬起來。這不是笑談。希臘哲學家然諾 (Zeno) 的哀琪來斯 (Achilles) 趕不上龜的辨論，就是一例。讓龜先走一步，頂能跑的哀琪來斯就永遠趕不上他。因為然諾以時間空間為可以無限分割；等哀琪來斯走到龜所到的地方，龜又往前走了；如此類推，所以永遠趕不上。最近布拉特來 (Brulley) 對於「糖是甜」這個命題，狠發生困難；因為「糖」只是「糖」，「甜」只是「甜」，怎麼會連在一塊呢？有個「是」字在當中也不行；因為「糖」同「是」，「是」同「甜」的中間，還得要介紹呢。如此類推，一至無窮。好像儀禮上說，士無介不相見，那麼嚴格說起來，一個人就永遠不會有朋友了。中國「白馬非馬」的辨論，也是此類；「白馬」只是「白馬」，「馬」只是馬，怎麼會弄在一塊呢？這就是極端智識主義的弊了。要真執著時間空間可以無限分割，那麼一秒鐘不但永遠過不完，而且就不能過，一瓶水不但永遠倒不完，而且就倒不出來；並且可以說世上不但沒有完全東西，而且永遠不會有東西。因為要先過一秒鐘，須先過半秒，要先過半秒，須先過四分之一秒……水要滴一珠，須先滴半珠，要先點半珠，須先滴四分之一珠……世上要有一件東西，要先有半件，要先有半件，須先有四分之一件……如此類推，執著概念，就有這般結果。豈知天下事物是活的，是糖可以同時是恬，是白馬可以同時是馬。哀琪來斯不跑則已，一跑就是一整步；水不滴則已，一滴就是一整珠；造化不造物則已，一造就是一整個。要知道『真實』 (Reality) 是個活動不可分的全體，那就沒有困難了。(六)

現在進化主義 (Evolutionism) 一派的哲學家 (七) 所攻擊的，就是這種智識主義。柏格森提出一

直覺』二字，更爲非智識主義 (Non-Intellectualism) 的生力軍。據柏格森所說，生物進化，有兩途徑。有的是順本能走的；蜜蜂、螞蟻，在這條路上，算程度最高的了。有的是順著智識 (八) 走的，人類在這條路上，算程度最高的了。人有了智識，纔能發明科學，製造器具；他於人是很有用的了。但智識以『分析』用事，把活東西都變爲死概念；人執著了死概念，便不能了解全的『真實』。哲學以全的真實爲對象；所以哲學方法，不是以智識爲根本的『分析』，是以本能爲根本的『直覺』。

但是什麼叫直覺呢？第一 (九) 直覺必是『知覺』 (Perception) 也就是墨家所謂『親知』。例如我們看見一個橘子，我們同時就覺得他的顏色、形狀、臭味；總而言之，他的『個性』 (Individuality)。這是最親切不過的知覺；沒有見過橘子——或這個橘子——的人，無論怎樣向人領教，這種知覺是斷得不到的。又如我們如見過一個人，再見的時候，一見就會認得，因爲我們認得這個特別的人的個性。這是非親炙得不到的。中國從前法庭通緝罪人，總說：『某人身短面黃無鬚』，或『某人身中面白微鬚』。請問這些概念，能幫助人去認他意中所指的罪人不能？這就因爲概念是普通的，個體是特別的；特別能包普通，普通不能包特別。例如張三是個人，張三的『屬性』 (Attribute) 包有全人類的屬性，而全人類的屬性，却不能包全張三的屬性。而張三特別的屬性，乃言語所不能形容，非眼見不能知道的。所以柏格森說：我們拿概念去解說一物的時候，好像用圈了去套那物，圈子總比物大，沒有恰相宜的。(十) 又說：概念如成衣舖的衣服，彼得和保羅都能穿，可是都不狠稱身。(十一) 況且一物的屬性，必不止一樣；我們若是想把幾個概念，來湊成一物，從這個概念起手所湊成的物，就會跟從那個概念起手所湊成的



不同。(十二)我有一次同一個朋友談，他說：他看書總不能記的清楚；我說：我看書只求記個大概。他說：那也得記個詳細的大概纔行；我說：我只要記個大概的詳細。『大概』、『詳細』這兩個概念，一顛一倒，意思就大不相同。柏格森說：『真實』是統一 (Unity) 而又是複雜 (Multiplicity)；從統一起手所講的真實會跟從複雜起手所講的大不同。統一的複雜，與複雜的統一，很有區別；所以從概念起手是不行的了。再一說，概念是死的，東西是活的，上文已明。再舉一例，譬如『動』是我們天天所經驗的，狠沒有什麼奇怪；但把他抽象講起來，『動』就成了一串子的『定』了。然諾『飛天不動』的辯論，就說：在某一刻，矢停在某一點；所以矢雖動了一尺，而在一尺的每一點上，還是不動；所以只是不動。柏格森說：如果矢真定在一尺的每一點上，那他真是不動；其奈實際上他動的時候，永遠沒有定在一個點上。(十三)一言以蔽之，直覺只是叫人從真實向概念，不從概念向真實。(十四)

以上是說『直覺』必是『親知』，不過『親知』不必定是直覺；因為人用概念慣了，看見一物，就好用概念的圈子去套他；所以雖是『親知』也不離概念。且據柏格森說：『有兩種甚深的法子，可以知物；第一種是我們圍繞在物的外面，第二種是我們鑽在那物的裏頭。第一種要倚靠我們所占的地位觀察點 (Depends on the point of view at which we are placed) 並且要靠我們用以發表意見的記號 (On the symbols by which we express ourselves) 第二種是也不倚靠觀察點，也不仗賴記號。第一種的知識，止於相對；第二種的，在可能的事例，可得到絕對』(十五)譬如我看見一個動的物，若是我站的地方是靜止的，我看他是一個動法；若是我站的地方也是動的，我看他又是一個動法。我說他是繞

軸轉，是一種說法，我說他是就地滾，又是一種說法。所以只能止於相對，雖是『親知』，仍非直覺。若我用一種想像，把我自己置於那個動的裏面，那麼就可經驗絕對的動了。這個經驗，也不因我站的地方而異，因我就在那個動的裏頭；也不因我的說法而異，因為我不用記號去翻譯他，只求得到他的本來面目。<sup>(十六)</sup>這第二種方法，是真正直覺，是『一種智識的同情 (Intellectual Sympathy)』由此同情，我們把我們自己放在物的裏面，以求與那個物的畫一的 (What is unique in it) 相合，而終於不可說 (And consequently in-expressible)。<sup>(十七)</sup>這種經驗，也是人人都有一點的。因為人人都是有心的，就讓他不能學會子『吾日三省吾身』，然而他自己的精神狀態，總不能全不知道。柏格森說：『至少有一樣真實，是我們人人都能不用分析，而用直覺，而自內得到的。這就是我們自己的人格，在那裏流著穿過時間；我們的『我』在那裏綿延 (It is our own personality in its flowing through time our own self which endures)』<sup>(十八)</sup>這一種內省的直覺，真是人人都可有的。我們自己的意識，不但我們自己能直接知道，我們就生活在這個裏頭。我們試一反省，當時就覺得無論什麼感覺，概念，感情，意志，都是互相穿插而成一個不可分的全體，而一切心理學上的名詞，都是強分的。所謂非分析的賞鑑 (Non-analytical appreciation) 就是此了。

這種非分析的賞鑑，是人人都有的，並不奇怪。譬如我們讀一篇文章，若是一個字一個字的去看，把他當成『字加字加字……之和』固然也可知道他所說的是什麼；不過那作者的人格，興趣，感情，可是萬萬不能領會。必得『以神遇而不以目視』，把我們自己的精神，完全與作者的精神化合；然後



不但能得那文章所給的概念，並且領會他的興趣感情。我們自己作文，也是如此。柏格森說：我們做文章的時候，先須研究題目，搜集材料，札記思想；不過這些並非作文，只是預備作文而已。至於這些事情辦了，真正作文的時候，還得用一種往往很苦痛的力，把我們自己直接放在那題目的心裏；此後只須聽其自然就得了。這個『衝動』(Impulse)我們一有了之後，他自己不但會把我們所集的材料找來，並且還格外加添許多；他自己會找字眼來用，並且愈找愈多；我們覺得能說的話，是再也說不完的；可是等我們一轉念去找這『衝動』而想抓著他的時候，他就馬上沒有了；因為他不是一個東西，他只是一個運動的方向；雖是可以無限的擴大，却是無限的簡單。哲學的直覺，就是此類了。(十九)

以上所說，似乎有點太美術的，不是科學的了；但是科學的發明，也都是從直覺來咧。凡是發明，都不是從死概念得來，都是從知覺得來，這是人人所承認的。發明家的步驟，第一是把具體的事例，合得攏來；第二是定『假設』(Hypothesis)；第三證那個假設；這是一定的。其中以第二步為最難，因為具體的事例上面，沒有貼條子，說他是屬於什麼定律。這就如上文所說，是真正作文的時候，要用那一種往往很苦痛的力了。但是力雖用了，而那種『衝動』什麼時候來，可還是沒一定。所以牛頓發明吸力律，華德發明蒸汽力，都是一時觸動靈機，悟得來的。班加累(Poincaré)說：算算學題的時候，先總要把那問題照邏輯形式去算；但是往往失敗，算不出來。沒法，只有把他放下；過些時，忽然心裏明白了，忽然有法子了。(二十)這固然是可以說：這是下意識的作用。不過據柏格森講，廣義的意識，就是『生活』就是全的『真實』。這廣義的意識的集中點，纔是普通心理學上所講的意識；普通心理學上所講的意識之一

部，才是智識。要承認「這是下意識作用」就與承認「這是非智識作用」無異；所以這是難不倒柏格森的，所以科學的假設，大都也是從直覺來的。我們學科學的時候，是學一點，又一點，一點一點加起來的。但是科學的發明不如此，人心不發明則已，一發明就一個整的。他是得了那個整的之後，再把他分成概念，不是拿許多概念，加成整的。(廿)

所以科學哲學，會於直覺；(廿一)柏格森並非不重科學，這是要注意的。近來中國有一班人說：西洋近來漸漸不信任科學了；實是大錯。科學在實用上的價值，非常之大，上文已明。智識所做的東西，起初雖沒有本能好；如野蠻人的石刀，自然沒有獸類的爪牙利害方便。但智識所做的東西，可以無窮的改變，而且改變的快；所以人類可以利用之以征服為生命阻礙的死物質。科學莫大之用，即在於此。即以研究哲學說，也非以科學為根本不可。上文所引柏格森論作文一段，就是為此舉例。哲學譬如文章本身，科學譬如搜集的材料，及札記的思想，「真實」譬如題目；若於搜集材料等等，沒有下過一番苦功，任你多用多們的力，也不會鑽到題目的心裏去的。(廿二)至於科學所能講的，只是概念；這也是沒法子的事情。無論什麼東西，一拿言語說出來，都是死概念；不說別的就柏格森講的那個「變」字，還不是死概念嗎？柏格森只叫人不可執著概念，不可忘記他是一個方便的法門，而把他當成究竟的實在；並不是叫人不要概念。

柏格森也並不是主張要把本能來代智識，他說他永遠沒有主張別的東西，應該來代智識，也沒說本能比智識好。他僅只說明，我們要離開物質界，而研究精神界，須要訴於一種生命之感覺(Nécessité)



to appeal certain sense of life) 這感覺雖與本能不同，而却是同源的。(廿四) 據此可見柏格森對於本能的態度了。

以上講柏格森的完了；我自己再說幾句，以作結論。我說：直覺是分析以後的事，主張直覺的，只反對以分析爲究竟，並不反對分析。若以爲主張直覺，便是不要反析，便爲大錯。如上所舉之例，把一篇文章當字與字之和看，固然不能領會作者的興趣情感；然而要領會作者的興趣情感，總須從認字入手，這是誰也不能否認的。科學的假設，固從直覺得來，而第一步之搜集事例，仍是先決問題。所以科學必根於事實，哲學必本於科學，上文已明。從前陳介石先生說：老子所以主張廢孝慈者，是因爲孝慈尙且不可；不是主張不孝不慈。孝尙不可，何況不孝？慈尙不可，何況不慈？我以為柏格森之攻擊分析，也可作如是觀。他是反對智識主義之以分析爲究竟，不是反對分析；分析尙且不可，何況不分析？美國新實在論派的人如斯保丁 (H. G. Spaulding) 攻擊柏格森說他既反對分析，而他所講的話，仍是從分析來的。(廿五) 羅素 (B. Russell) 說，柏格森說言語不完全，却偏要用言語做書。(廿六) 我覺他們都有點冤枉柏格森。至於有些頭腦不清的人，以直覺爲藉口，以自文其籠統，那更爲柏格森之罪人了。

此文本今年暑假中所作，後見國中談柏格森的很多，其著作又都將譯過來，我就把此文攔起來了。但是我覺得國人的西洋思想史的知識，有點差池；此文前段有論智識主義的一段，似乎可以對於國內研究柏格森的人，多少有點貢獻。所以我趁年假的幾天空閒，把他整理出來，寄回發表。

民國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在美國紐約。

- (一) 看 Josiah Royce 的 Spirit of Modern Philosophy PP1-2
- (二) 看 William James 的 Pragmatism P. 12
- (三) 看 William James 的 Pluralistic Universe, PP. 13-14
- (四) 這是柏格森自己定的見 H. Wildon Carr 的 Henri Bergson, the Philosophy of Change
- (五) Albert Stoebenbergen 有一書名 Henri Bergson, Intuitive Philosophy
- (六) 此節本 William James 的 Pluralistic Universe PP. 218-230
- (七) Bertrand Russell 以 James, Bergson, Dewey 的哲學爲 Evolutionism 見 Russell 的 Scientific Method in Philorophy PP. 11-30
- (八) 本篇所謂智識是指 Intellect 所謂知識是指 Knowledge。閱者勿誤會
- (九) 見 James 的 Pluralistic Universe
- (十) 見 Bergson 的 Introduction to Metaphysics P. 19
- (十一) 同上 P.36
- (十二) 同上 P.30
- (十三) Creative Evolution P. 308
- (十四) Introduction to Metaphysics P. 55
- (十五) 同上 P. 1



- (六) 同上 P.P.2-3
- (七) 同上 P.7
- (八) 同上 P.9
- (九) 同上 P.90
- (十) 自班加累以下至此本 J. E. Akeley 的 Bergson and Science : Philosophical Review Vol XXIV, No.3
- (十一) 同上並參 Bergson 的 Introduction to Metaphysics P.29
- (十二) Introduction to metaphysics P.74
- (十三) 同上 P.91
- (十四) 此節見 Columbia University 所出 Bibliography of Henri Bergson 中 Dewey 所作序文所引，未查原出何書。
- (十五) 見 W. G. Spaulding 的 A Defence of Analysis; in the new Realism
- (十六) 見 The Monist Vol. XXII, No.3

## 從思想改造到社會改造

吳康

近兩年來，我們中國談改造的事業，可算是熱鬧極了。平日所謂新文化運動潮流中的期刊雜誌，大日報，小日報，甚至叢書專著，論其數目，何止數千？其間性質派別，雖有多少不同，如有偏於文學的，思想的，有偏於科學的，有偏於各種社會問題，社會主義的，……然而他們的目的，總朝着這一個共同的方向走——求破壞舊的，建設新的；換句話說，就是改造現在固有的社會。

然而這一年當中，雖然這種『談話運動』的潮流，瀰漫周浹於全國，實際上却鬧得治絲愈棼，問題愈談，愈覺得如捕風捉影，邈不可及；或初談起來，貌似簡單，殊不知裏面關係複雜，牽一髮而全身皆動，愈談愈覺糾紛龐雜，不着邊際；加以我們中國人素來以胡思亂想沒有系統的邏輯訓練著名於世界的，所以結果弄得黑白不分，鹽頭不對馬嘴，沒奈何只得放下歎口氣『隨他去罷！』了。

讀者諸君！改造問題並不是談不得的；也不是幹這種改造事業，並不要先去談論商量如何去做，只該貿貿然去進行就是了。改造問題是可以先談的，不過這樣籠統的，渾殺的，成見的，因襲的，無聊的，無目的的去談，那便談到一百年，都恐怕得不到值得幾個銅子兒一斤的結果。換一句話說，若仍舊承着我們舊日的遺傳習慣，不去根本上改變我們思想的態度，來談社會改造的事業，那便儘管他擺他的『大言炎炎，小言詹詹』，至好使得聽的人『驚怖其言，猶河漢而無極也』罷了，但是其如『大有徑庭，不近人情』何！所以我們現在談到『社會改造』的問題，根本上就要先從『思想改造』起。

凡是腳踏實地做精密的研究工夫的人——平常的人也有，不過習焉不察，或不如此利害罷了。



——總時時覺得他四圍的環境呈出一種陳腐的，乾枯的，鬆緩的，醜惡的，板滯的，頑梗的，割裂不屬的，循例不變的。——總而言之，是一種不滿人意的現狀。這種不滿意的心理，其實這種心理差不多程度上的。就是要求改造的原動力。但是有時因為這種現狀的大氣太濃厚了，把他的心靈的莊嚴偉麗的作用——正確，銳猛，活動的思想壓迫住了，摧抑他，甚至殘殺他，使他永無再生的希望。所以在這種環境當中，非具有跳出火坑的本領的人，必終身沈淪於五里霧中，一生的生活，都歸於「莫名其妙」。他何嘗不想竭力求改造現在的社會？但是他鼻梁子上架着一副茶色眼鏡，看見徧天都是黃琉璃似的，你告訴他不是這麼樣的顏色，他反笑你的眼花了。你想以這樣子「換色的觀察」的方法去幹改造的事業，是何等危險！

說到我們中國今日的思想界紛亂的情形，真可說是「一言難盡」的了。而人類調和比傳的天性，又獨鍾於中夏正裔為多。像那一般抱殘守缺的衛道先生們，如已故某大經師說凡是西洋物質科學的發明，無不可於中國古籍中求之，和本年教育聯合會上提出學校利用星期講授經子案的某先生硬說「真真之平民教育亦可於經子求之」見浙江教育潮第一卷第八期九頁。一類荒繆的論調，不用說了；即號為「今日的中國」思想極新或在新文化運動潮流中行過洗禮的先生們，也好為曲意遷就的比傳，明明是外國嶄新之物，他偏要牽合到中國古代歷史上，說中國古來已有此意，不過不如他們的條理精密罷了。譬如井田制度，自是中國上古封建時代一種社會制度的產物，其存在之時代的久暫，區域的大小，到春秋戰國之間，已書缺有間，莫能深考。視孟子滕文公問為國章知井田制度早已廢墜了。何能與西洋實際尙少施行的共

產制度相提而並論，而硬有人說中國古代已實行共產制度。我所見係一日報時評，偶忘其名，不能舉出，歉甚。與鏗講「精神生活」或比以中庸「惟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一章，說是「即孔子之所謂誠」，又說「與氏之所謂克制奮鬪，則又孔子克己復禮之說也。」皆見改造第三卷第四號一零二頁。平心而論，同在地球之上，範以圓顛方趾之形，敢說他心靈思想完全沒有相同的地方。東西聖哲立論，自難免有若合符節之處，然而各人所居的時代不同，所生活的環境不同，所承襲的學術思想遺產又不同，敢斷其立言的精神必完全合一，沒少差異麼？即就所言而論，古人著書不精，又沒有科學的根據，如中庸言誠，隨處勾搭，沒有一個很有系統條理的說法，比之與鏗體大思精的著作，相去何止千里？人事萬端，若是稍微有一點影響難似之處，就要去比傅起來，那便難怪有一般人說墨子的木鳶，就是今日的飛機，諸葛亮的木牛流馬，就是今日的輪船火車了。如此一類溝通中西的大論，就是中國今日思想界紛亂的主因。唉！說到中國今日的思想界，真是一言難盡！舊偶像未去，新偶像又來；我們今日不欲求社會改造則已，欲求社會改造，必可不先將這思想界模糊紛亂的空氣摧陷廓清，另建築一個身家清白老實可靠的思想基礎，然後再來談改造的事體，或者有點真實的效果，也未可知。

要爲今日中國思想界的內容原素，作一篇很有系統而條理精密的敘述實在不是一件容易下手的事；姑就平日粗粗視察所得，分爲三種，敘述如下：

一、心理的成見。這種思想的原素，大概是人類天賦的本能，無論那一時那一地人，都脫不了這種顏色的渲染；但是在我們自然科學素來不發達的地方，尤其更甚。無論逢着一種什麼事體發見



於目前，總不願意拿物觀的觀察去對付他，偏要本先入爲主的成見去論斷他，而在事物立於影響疑似之間的時候，尤爲更甚。蔽着這種成見的人，去觀察天下事物，就如帶有色眼鏡的人去辨物體一樣；明明是雪花白的枱布，他帶藍晶眼鏡的，看去就是藍青的；明明是一匹很漂亮的白馬，他帶茶晶眼鏡的，看去就變爲一匹很黯淡的黃馬了。只因自己所蒙的不同，便可以使客觀的物體變色；由此取譬，我們所懷成見的厲害，也就可以推見一班了。上文所說曲意比傅的毛病，也就是這『心理的成見』生出來的。因爲他先有孟子反對戰爭禮運會論大同的成見，所以說『余以爲欲解除此等教育按其上文係指軍國教育和資本教育之主張，則應推闡孟子七篇禮運一章耳。』見浙江教育潮第一卷第八期一〇頁。因其先有『眞眞之平民教育，亦可於經子求之』的成見，所以說『大學言正心誠意，中庸取魚躍鸞飛，皆所以發揮其本性也。』人有本性，一個以及於個個，用其廣，體則一也。此等句法眞當得起奇崛二字。誰謂研求經子而毀滅其個性耶？同前一頁。因其先有孔子聖無不通，吐辭爲經，所言必包羅萬有的成見，所以說『論語之爲學，固合哲學、倫理學、心理學、生理學，不知腦脊髓的解剖，論理學，不知墨經的以說出教育學，并政治學，而無美不備者也。論語上可曾論過，故論語上可曾有過』同前一頁。此例成見傳會之談，不一而足，近人某著眉廬叢話筆記，中有一段說：『某名士游寓日本有年，近甫歸國，据云，曩在彼都，曾見秦火已前古本孟子，與今世所傳七篇之本，多有不同。因舉其首章云：『孟子見梁惠王，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仁義說，可得聞乎？』孟子曰：『王何必仁義，亦有富強而已矣！』』見東方雜誌第十二卷第一號。我讀至此，不覺爲之掩卷絕倒。無論當日秦始皇大燒民間百家之書，六經圖籍藏於官府的猶密密保存如故，即令眞本孟子果爲燒去無存，然而孟子以後秦火以前的大儒荀卿，甚稱舜

禹孔子，而崇仁義黜霸功，以齊桓管仲之致富強，字之以「小人之傑」見荀子的，而於非十二子篇之罵仲尼篇。孟軻何以不見富強二字？難道現在的荀子也不是秦火以前的真本麼？不但如是，恐怕翻遍周秦諸子之書，除了管子的立政乘馬……商子的墾令農戰……一類的書比較上專論富強外，其餘的明言標論的，也就很少了。更沒有平日素來羞比管晏的孟老先生忽然會搖身一變，放出黜仁義而尚富強的議論來的道理。所以此重公案我敢斷定即非某名士大言欺世，也定是那般東洋矮子故意弄出這狡獪來騙人的。此種穿鑿傳會之談，本不值識者一笑，然而也就可見恒人曲意比傅的舉動，真是無微不至。和前舉諸例，正是一類的心理所產出來的啊。

二、缺乏因果的觀念。天下事有原因必有結果，這個定律公例，在這個受天然法支配的世界，是沒有法子逃脫他的。所以「事必有因」Every event has a cause 一句話，在哲學史上不知道絞了多少人的腦力心思，耗了多少人的光陰歲月，放在這上面去討論。在我們平日實際行事上面，雖不能像一般哲學家——如洛克休謨等——那樣子詳細分析的討論，然而前後因果的關係，只要稍一平心觀察，就知道是實有而不可誣的。蘋果成熟而墜地，常人所不以為怪的，然而牛頓看見，便覺得事起有因；於是苦心窮究的結果，果然得出一個所謂「引力」的東西，遂使得人類文化史中添上一個空前的盛業。水沸了鍋蓋會浮起來，更是日常習慣以為當然的現象；何來一個「少見多怪」的瓦特便要間裏尋忙，去研究他浮起的原因？結果果然得了一個今日物質文明原動力的大寶藏——蒸汽機的發明，遂使得昔日遍處寂寞江鄉的地球，成了當今一片龍蛇飛舞的世界。諸如此類人類文化



史上的大事業，都莫不由因果觀念而構成，真前人所謂『民到於今受其賜』的了。

說到我們中國人的思想，最是沒有因果觀念的；從來沒有見過的東西，可以憑空地出見於世，鬚從天上掉下來的一般。他且勿論，即以我們平日治古人的學問，缺乏歷史的觀念一端來說，我們知道凡是一種學說的發生，在歷史上必有前因後果。他所承襲以前的源流是什麼，他這種學說所以發生在當時政治社會上及所承的歷史上各種背景是怎樣；這些都是實有影響，不會子虛烏有空言誣罔的。譬如孔子作春秋講正名，倡尊王攘夷之說；孟子張仁義之旗幟，反對戰爭，提倡民權，而主諸侯王

不再尊周了

之說；公孫龍主張新建設的『正名主義』

按當日惠施一派是完全破壞正名主義的。觀莊子天下篇惠施所

說十三事辯者所說廿三事便是其證。公孫龍承此完全破壞之後，乃提倡其新建設的正名主義。觀公孫龍子白馬通變堅白名實等論，便可以知道此事。余別有說。之說；諸如此類，其

所受歷史上和當日政治社會上的各種背景，都有線索可尋，不是終日掩關，不省外面的人事，憑空地會發生他那種學說的。所以我們有了歷史上的因果線索可尋，不但可以發見他那種學說發生的前因後果，而且標名他所著的書內容真偽，也可以由此斷定。譬如關尹子一書，不但他的內容專講神秘的五行五識精魂愛神思想一類，可斷定他為漢魏六朝人做的，即其文句如二柱的『……特因外物有去有來，而彼瓦石無去無來。譬如水中之影，有去有來；所謂水者，實無去來。』和下段『……蓋風雨雷電，皆緣氣而生，而氣緣心生；猶如內想大火，久之覺熱，內想大水，久之覺寒。……』之類，讀去鬚鬚在內典大藏裏面的大著一樣，想來親傳太上老君衣鉢的人，當直道猶存之世，無論如何，決不會這樣的『翻雲覆雨』，立刻板起面孔背其本師，而替『崇山大漠舟車不通』的釋迦牟尼說法罷！然而中

國人素來沒有歷史上因果的觀念的，竟崇奉爲關令尹喜的真作；以僞儻豪邁道家正脈的葛稚川，名洪

尚且『愛之，誦之，藏之，拜之，』見所著關尹子序而不難之，其他更可而知了。又如黃帝陰符經一書，明與太公

望的六韜一類的書同科，核其內容，審其文句，至早都不能出世在戰國以前，然而從來的「耳食學者」

多認其真爲黃帝老先生的大作，如漢人僞作的黃帝內經一樣，且託以太公、范蠡、鬼谷子、張良、諸葛亮，

李筌六家的大註。唉！這種作僞，真是無微不至，然而也竟能騙缺乏因果觀念的中國人。如從前唐李筌

張果一輩，專好弄道家的玄秘以愚人的，不用說了；乃至近人楊文會字仁山，著有陰符經發微、黃元炳無錫人，著有陰符經真詮

一流人，還硬說這書真是黃帝做的。我不知道我們倉聖『始制文字』的大業成於何代，而我馬生涯的

黃帝居然能有暇用他來著成和二千餘年以後的戰國諸子同一筆法的書！其實朱晦翁說他是李筌的僞作也，未必就可非議

今從邵康節說是出於戰國之間，還算替李筌全點面子。按胡應麟四部正譌謂此書乃周末人僞作，雜湊諸子而成，其說亦在影響之間。校時附誌。唉！我們中國人素來沒有

因果觀念的頭腦，不知道僨了多少事，即此治古學一端，已可推見其餘，此處也不能細說了。但是我們

由此可以知道，中國思想界的紛亂無端，素來沒有完全整理過一次的現象，或者這就是其主要原因

的一個了。

三、因襲的推論。因襲性在我們中國人的頭腦中，盤據得最穩固的；所有一切頑固保守，不喜

更張……一類的壞方面，都是由這個上面生出來。凡遇見一宗新奇的事物發見，總要拿先代固

有的見解，穿鑿附會七湊八搭的去推論他，不管事物的物視真象如何，但憑自己的主觀成見去論斷

他，周納他，而於學術思想方面，尤其更甚。自從當年孔二先生有『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兩句話以後，一



般「耳食學者」當真奉爲金科玉律，無論什麼議論主張，祇要不違於古，那總不會錯的。文章既要原本六經，詩賦也應出入騷雅，以至一切三綱五常之道，禮樂兵刑之制，仁義道德之說，性命天人之學，都莫不準之古聖，法諸三代。以豪邁縱橫睥睨一世的孟子與先生，尙且說「……詩云：『不愆不忘，率由舊章。』」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見離婁首章的話，其他更可想而知了。這個「率由舊章」四字，就是中國人邏輯推論上的大憲法，在學術思想上，就是羅素所說的「經典的傳說」(Classical Tradition Scientific method in Philos. 1派，相信先天的演繹推論萬能，古聖人說的話，經典上傳下來的，如日月經天江河行地，決不會錯的。據羅素說這一派是由康德黑智兒正脈傳下，代表那種進行想把由柏拉圖以來諸大哲學說的方法和結果應用於現今的需要的。然而我們知道就這一派哲學而言，開頭的康黑二氏一建立批評哲學的精神，一創造辯證哲學的絕業，上羅諸哲的精義，下開百代的宗風。其一種「空諸依傍」的精神，「繼往開來」的魄力，決非我們因襲陳言，詩云子曰的「耳食學者」所能靦顏藉羅素氏不滿意之言挾之以自重的。他人且勿論，即以光明磊落最有獨立思想的李卓吾，名贊，明萬曆時人。自謂不以孔夫子之是非爲是非者，參觀所著藏書紀傳總目論然而他焚書中與人論學諸書叢書中散論說書中論中庸各章，總不免處處仍前人積習，曲意爲堯舜孔子迴護。以「空所依傍」戴東原文集與某書中語「實事求是」錢大擘潛學堂全集戴震傳中語的戴東原，名震，清初漢學派的鉅子自謂「學者當不以人蔽己，不以己自蔽」見東原文集答鄭用牧書的，然而他總不敢公然打破孔孟的偶像，不過罵「宋以來儒者，以己之見硬坐爲古聖賢立言之意，而語言文字實未之知」見東原文集與某書和「宋以來孔孟之書，盡失其解，儒者雜襲老釋之言以解之」見戴氏遺書九附錄答彭進士書而已，雖實

際所言不錯，然而他總仍先存有前人「孔孟之言經世不變」之因襲的成見，所以說「凡僕所以尋求於遺經，懼聖人之緒言闡洩於後世也。」見東原文集與姚姬傳書以是之故，他所謂如繩繩木，昔以為直者，其曲

於是可見也；如水準地，昔以為平者，其坳於是可見也。夫然後傳其信不傳其疑……」同祇繩得準得

漢以下的東西，祇發見得漢以下的曲處坳處，祇傳得漢以下的信不傳他的疑而已；其於孔孟仍本着他的成見的尊信，不敢有所懷疑。看他作孟子字義疏證祇為着要闢宋儒雜老釋之言以解六經和其

天理人欲之說，便可以知道了。所以梁任公說：「震欲祛『以釋混儒』『舍欲言理』之兩蔽，故晚作原善

三篇，復為孟子字義疏證。」見所著前清一代中國思想界之蛻變改造第三卷第四號此可見戴氏之學，極其所至，不外闢老釋宋

儒的空疏穿鑿的說法，而更「實事求是」的為孔孟分疏罷了——孔孟之言，是否不可以盡信，是另

一問題；但成見的尊崇，是為科學的態度所不許的，讀者請勿誤會——以李戴二氏那種的見解魄

力，尚不能脫「因襲的推論」的範圍，其他一般耳食之徒，更是無庸說了。勃刺德萊（*W. D. Dill*）從

心理學根本上說明「記憶」和「推論」很有密切的關係，見所著 *ESSAYS ON TRUTH & REALITY*, PP. 353-380或者我們中國人的頭腦，

創造力雖然不足，記憶力倒還不壞，所以「因襲的推論」能夠這麼發達，到如今還不會衰落下去呢！

統觀以上所述，差不多可以說這三種原素在我們中國此日思想界的內容中，包羅殆盡了。所以

我們這個時候，要求改造思想界的現象，不可不先將這三種障礙摧陷廓清；要求這三種障礙摧陷廓

清，即不可不注意以下三宗辦法：——

一、知識的誠實。所謂「知識的誠實」*Intellectual Honesty* 就是「是者是之，非者非之，實事求是。



不欺他物觀的觀察的結果。」的意思這最是科學研究態度的真精神。孔子說：「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論語這些話正是「知識的誠實」的一個好注腳；可惜一般尊孔衛道的先生們，專講究那些形式面子，倒把這真有價值的「聖人之言」丟開了。大抵倫理上的，是非是屬於主觀的，真理上的，是非是屬於物觀的。前者的是非，可以隨人的主觀方面的自由而決定；明明是白的，他要說他是黑的，也可以；明明是一頭鹿子，他偏要說他是一匹馬；明明是一種桎梏人道不近人情的制度，他偏要說這是「綱常名教，自有生民以來，未之或變者也」……凡這種主觀的判斷，都是先有一種成見存於腦中，先有一種要他如何如何的一種衝動，然後纔發出他的是非判斷，所以他的是非至無一定，不管事物物觀的真相如何，但憑自己心胸所臆測的怎麼樣去名號他，套上他，希臘「哲人學派」所說的『人爲萬物之權度』(Man is the measure of all things) 大概就是這一類的了。

至於後者呢，是專指物觀的真理的是非而言；這種程度，嚴格說起來，祇有在一般純粹科學爲數學物理學……一類的當中，發展得圓滿充足。譬如二加二等於四，這是十二分物觀的程度的證據，任你有威廉二世的威權，列甯政府的專制，都不能絲毫更改他的。其他如物理學上物體的小大輕重，和距離的遠近，氣候的變異，與引力的關係，光線的進行，和空氣密度的關係……都有一定不易的原則公例，駕馭其間，更容不得一些子我們的偏心成見去隱括他，扭換他的。我們若能把這種態度，拿來應用到日常生活上去，觀察一種現象，評判一種事實，總極力求減少主觀的偏心成見，充補上物觀的真理程度，是的還他一個是非的還他一個非，不要曲意迴護，爲積習成見所驅使，務要造到『合

理的判斷』的地位，這就是我們此處所說的『知識的誠實』了。

回觀我們日常的生活，有多少不『知識的誠實』的地方！明明一種學理自己從未研究過，却要於做文的時候，東鈎西摘，粉飾上幾行重要的話，表示他爛熟於胸中的樣子；明明一種議論，自己實在未能懂得，却偏要跟隨別人說話，以他人的是非爲是非，以他人的黑白爲黑白；明明一種是非的真相確是如此，却爲着學派徒黨上的關係，不能不由意爲他迴護，說一套違背良心的話。諸如此類，或背其天良，或懼於威勢，或牽於成見，日積月累，習俗既成，視爲當然，行之無愧，遂鬧得我們今日的思想界至於破產不可收拾的地位。你想生活於這種思想界的空氣中，去指手畫腳，癡人說夢的談『社會改造』，是何等危險！

所以我們這個時候，談改造的事體，着手的第一辦法，就要先將這種思想界惡濁的空氣摧陷廓清，澈底洗去這些穢迹惡臭。要把他摧陷廓清，其第一的辦法，我們所最不可不受忠告的，就是要取『知識的誠實』來做『六零六』，實地施行滌滌，不但一切心理的成見，可以除去，即其他背天良，懼威勢的積習一切惡魔，都望之而遁迹了。

但是我們雖然能實見真是真非，不背着天良說話，然而要是實際做起事來，就缺少不得一個條理次序的辦法，於是承『知識的誠實』之後，就不可不有

## 二、系統的計畫

我們平常的人所以和精神病者不同，就是爲他頭腦清楚，思想明白的緣故。而頭腦思想所以清楚明白，就是爲他有系統，有條理，無些子紊亂的緣故。我們平常的人，除了『思想



漫遊』即思想散漫隨意所之而的時候以外，凡是對於一種事象的觀察，思想府中總立刻具有一種條理次序的安排，而以平日有邏輯訓練的人，尤其格外精密。此種條理次序的安排，就是這裏所說的「系統的計畫」。這個原素是思想進化程敘中，最不可缺少的。

凡是一種思想之所以有真實的價值，坐由他可以得着相當的真理的緣故；而運用思想以得真理，却非借助於「系統的計畫」不行。關於系統的觀念於思想結構上的重要，我們可以借一宗譬喻，以為說明。比如有位辦大學的人，他要文理科各方面程度劃一，並轡而進；那末他於分配學科之前，必先全盤打算，某種學科應某年為幾單位，如數學，物理學，社會學等；某種科學又應某年為幾單位，如歷史，地理，文學，言語學等；各類間如何互相關係，各科學單位多少及時期先後之分配，其所生出的因果關係如何，都須一一預先計畫定奪，然後施行其分配之法，才能不失他辦學目的上的真理。不然，隨事與為，不計他對於各方面影響的關係，而漫然從事加了一種科學的單位數目，紊亂了他先後的次序，那他的結果，決不會有他希望中的成效的。

拿這種說明，來應用到我們今日談「社會改造」的事業上面，便可知道「系統的計畫」於我們今日思想界有唯一的重要。譬如直接談社會組織改造的一般人，必定要將各種社會學說(Social Theories)為比較的研究，看他那種是比較上適用於吾國國情。就其比較適用者而言，也總不能完全無缺，必須看他不合的在什麼地方，應該修正的在什麼地方；或竟沒有大部分能適用的，那麼就斟酌現時社會組織情形，撮取諸說之長，另創立一種社會學說，以圖社會的改造，也不算什麼希奇的事。不

此之圖徒然你今日鼓吹一個馬克思的主義，他明日主張一個蒲魯東克魯泡特金的學說，後日再出來一些個什麼『工團主義』(Syndicalism)『行社主義』(Guildism)等等，出奴入主，互相掙擊，有如泥中鬪獸，鬧得個不亦樂乎。談文學改革的，不實際上本條理系統爲繼而古今橫而東西文學的變遷和異同之比較的研究，只我介紹一些個浪漫派的囂俄……你介紹一些個寫實派的易卜生羅思丹……他介紹一些個東方精神派——這我很難換一個確當的名字——的托爾斯泰太戈兒……各捧着一個洋偶像，鬧得不休。諸如此類，沒有一個『系統的計畫』的辦法，那便任你鬧上一百年，也還是這樣沒有進步的。譬如整理國故一事，也是今日文化運動中改造事業之最重要的一種。然而神州載籍，浩如淵海，而自秦漢以下，又素不習於名理邏輯之術，凡所著書，都繁蕪冗雜，略無統系，詩文間以象數，博物雜以神怪，欲爲分類，無所適從，然而我們實地做整理工夫的人，仍須於無可奈何之中，立一種系統的計畫，配以各種分類，慢慢進步做去，纔可以希望他有成功。決不好像從前人頭腦昏亂的辦法，什麼經史子集四部書一種籠統不明的玩意兒，僅堪留作今後學術界的笑話的。——然而我們的商務印書館，現在還有堂堂的四部叢刊預約的廣告，有人說他裏面除蒐羅有多少宋元版珍本外，實在是一無貢獻；不過我還要勸一般真熱心想保存國粹的先生們，對於這一類使國粹破產的籠統辦法，總千萬少用點兒才好。現在胡適之先生和吾友顧誠吾毛子水諸君等發起一種國故叢書，把古書去整理國故的開端了。

總起來說就是我們今日要根本上求思想界的改造，必先將那從來一種遺傳習慣上籠統不明



的觀念，摧陷他，廓清他，使他不要稍留遺跡，以爲今後思想進化程叙上的障礙。凡逢着一種當前的事象，務要拿一種『系統的計畫』來做一個條理明密的對付，決不好草率模糊，隨意放過；這樣子訓練慣了，自然觸處能呈現一種邏輯上條理系統的觀察，對於一種事象，沒有誤認的破綻；這樣纔能有布置對付的辦法的下手處。如此他的思想自然會精密而有條理。無論在什麼地方，都看得出他思想的組織結構上，有系統的觀念貫於其間，不是終身如墜入五里霧中，影響模糊鬼混過一世的，可以同日而語。譬如一所大房子的結構，單有磚瓦砂石的材料還沒有用，必加上建築術的系統的計畫爲之布置，然後能告厥成功。凡房子的好壞，全重在他建築術的系統的布置精密完備與否，不重在他磚瓦砂石的材料純粹不純粹。人的思想的結構，也同是此理，評人的思想的好壞，不在他所想的事物對象高尙不高尙，在他思想結構的本身有精密完備的條理系統與否。所以我常說凡是有偉大思想的人，其『天君』(Phronima)——心靈之府或思想器官——裏面的布置，必然規模廣大，條理精密，本末兼賅，鉅細並蓄；不能『放之則彌六合，卷之則退藏於密』，不足以爲至道，不能『小大兼施，窮達不渝』，不足以爲全才。何也？以其規模廣大，條理精密，綱舉而全目皆張，本宏而其末自茂故也。中國人素來少習於條理系統的訓練，往往日常生活的事體尙弄不上一個頭緒，念了十幾年書，一張食桌上的菜單子還開不出來，還講什麼高遠的文化運動，社會改造？而一般青年，或承從前文人的積習，鄙夷科學，埋頭窗下，做幾句「寒蛩幽咽」的雕琢詞章，妄希前哲，以風流名士自命，藉陳仲舉「太丈夫處世，當掃除天下，安事一室」之言以自重。唉！這種風氣，恐怕不是中國學術思想界前途的好現象！我願我們一般

沐浴於新文化運動潮流中一般可敬可愛的青年，總要力除積習，煞意覺悟才好。

### 三、懷疑的勇敢

法國笛卡兒所以能立於近代史初葉，「作理性哲學」派的元祖，就在他的方

法『懷疑』兩字的唯一功勞。他當年在一個耶穌會徒所辦的最有名的賴夫來斯 Le Fécolle 學校

肄業，博聞強記，馳譽一時。畢業以後，求學的心愈急，不知何故，忽然態度一變，覺得他一旦墮入無數的，

懷疑錯誤當中，從前所學的許多花樣玩意兒，都是靠不住的材料。於是利用他懷疑的方法，可參觀他的方法論

（英譯本爲 Discourse on Method）

我將來要替世界叢書社翻譯）將所有自己腦舖子裏陸續收到的知識貨物都一一按驗過他，看他

的成分怎樣，值得價錢多少，驗到一一無誤，然後把他收起，接着坐位排列。這麼一來，更沒有假的贗物

雜於其中；不要說遺傳的知識，望着他要不要寒而慄，就是新從自然界得來的貨料，若是自己資格不夠，

相信不過，也還怕他來參觀，恐不幸要露出自己馬脚呢。笛氏以這種破壞的態度，積極進行，疑而後信，

遂成功他的有系統有條理的哲學——『敢於懷疑』就是笛氏成功的唯一秘訣！

我們中國人的思想所以模糊紛亂，實際不能適用的原因，第一就是沒有邏輯上的條理系統的

訓練，因果不分，全憑着一種幼稚的感情衝動，沒頭沒腦的撞去；遇着一種阻礙，通得過去時，便憑着一

時的感情得意洋洋的通過去了，通不過去時，便立爲無恆的中止，甚或意氣沮喪，因此生世界苦海的

悲觀。此種現象，凡世界上感情低弱的人，都不能免，不過尤以中國人爲甚，尤以中國少數思想薄弱的

文人爲甚。他們間有所作，不過偶然興會所臨，隨手屬辭比事，些些的幽草閒花的寫景，薄薄的百無聊

賴的言情，絕少見有以一種深摯濃厚的感情，爲沈博絕麗的著作出現的。不過有一派『遼東豕』的文



人必定要辯護道寫情佳處的文章，更容不得有條理系統的存在，那壓只好請他們和柏格森去辯論他的『文學者乃形學之無圖者也』一句話的是非了。（諸君知道「懶洋洋的」一句話，最是中國舊詞曲小說中所常拿來形容女子百無聊賴的生活情狀的，其實拿這四個字來刻畫中國人大部分消極厭世的卑弱的感情，實在是再切當沒有了。）

其第二個原因，就是因循承襲遺傳習慣的舊說，不敢有所懷疑，這種心理在我們禮教之邦，素以先聖先賢爲道法的，尤其更甚。對於古制古法，不敢稍有懷疑，任後來有新的發明，總要牽合他以就古。今試舉一例，以爲說明：譬如當年徐世昌以翰苑詞臣的資格，出爲東三省總督，從前君主時代的心理，自然負有宣揚聲教的責任。於是他那個時候以半新不舊的頭腦，勵行振興學務——這倒有點功勞——但是他們這般文學詞臣的見解，總還抱着古先聖王設教道藝合一的觀念，所以他的學務述要開頭就說：「……是以外洋各國婦人女子，農工商賈，極之跛聾盲瘖，皆各有應入之校，應習之業；而彼翩翩髦俊之所昕宵攻習者，則性道文章，經濟，倫理，天歷，輿地，格致，圖畫，門分類別，窮源竟委，竭其聰明，與古之合道藝爲學者，用意默符……」

見所著東三省政略卷九。這段文章，於今來看，實在要令人絕倒。稍有一點歐美教育界知識的人，也說不出他們有所謂婦人女子農工商賈等和翩翩髦俊的嚴格的區別，更說不出一般婦人女子農工商賈等所學不是性道文章，經濟，倫理，天歷，輿地，圖畫，一類的東西。究其原因，他所以要陷這事實上的大謬誤，固然是由於他當日不明白歐美教育界的情形，但是最重要的原因，還是由於他打不破古先聖王立教道藝並重，君子學道，小人事藝的遺傳觀念，所以處處要把

他人不同的教育制度割裂成體，以配合我們自己的舊套子。諸如此類，成例正多，此地也不及一一列舉了。

打破已往的遺傳觀念，而創造未來的思想局面，全在「懷疑」的工夫不絕的進行；因為人類的心理，對於一種主義理論學說制度，還正在狂信沒有絲毫懷疑的時候，他決不會感環境的不滿足，而發生求往前改進的動機，但是我們要知道天下的事業，無時不與時代潮流而俱進，昔日的生活，已不適於今日之用，今日的生活，亦不適於來日之用，所謂如過眼雲烟，都為陳迹，我們自己株守，不求前進，而時代環境，不會停了他們的脚步等候我們的。所以我們要創造新生活，適應新環境，即不可不時時拿「懷疑」的方法，檢驗我們所有一切的知識，不論他是故鄉的土產物，抑是外洋的舶來品，換了一個時代，變過一種環境，總有多少腐朽生黴，不適用，所以都要實地檢驗過一番，重新稱過他一番分量，看他有多少是適用的，有多少是不適用的。尼采說得好：「我們這個時代，是重新估定價值的時代。」這個「重新估定價值」六個字，正是「懷疑」的真精神！

但是說到「懷疑」兩個字，我們不可不注意的，就是我們要為「哲學的懷疑」「邏輯的懷疑」換一句話說，就是要為「理性的懷疑」切不可為「成見的懷疑」「黨派的懷疑」換一句話說，就是不可為「感情的懷疑」為什麼要為「理性的懷疑」不可為「感情的懷疑」呢？這個答案很簡單的，就是為着前者屬於客觀而後者偏於主觀的緣故。我們知道天下的真理在一時一地，總是唯一而不能有二，若是蔽於一種成見，或帶着一種有黨派臭味的眼鏡，去觀察一種事象，懷疑他，不信他，要



吹毛求疵的尋出他一種破綻，來供反對的資料，那他所得的結果，就令不作違心之論，也總不能免眼花迷其真相的錯誤。所以這種懷疑——感情的，或主觀的——的勇敢，我是不敢主張稱道的；因為恐怕以此教人，將如揠苗助長，「非徒無益，而又害之。」這個罪過，我實在不敢承任啊。

這樣子說來，我們所要取的「懷疑」不消說是那種「理性的懷疑」「物觀的懷疑」了。我們知道羅素罵「進化論」一派的哲學——自達爾文、斯賓塞、至詹姆士、柏格森——不可為訓，是一種靠不

住的東西。他所據的理由，是為着這派哲學用生物界一部分不普遍的原理公例，去推論宇宙全體的進化事實，其間是多分有錯誤的。關於此種議論，可參觀羅氏所著的 *Scientific Method in Philosophy* 一書的首章批評進化論節。所以他自己的哲學

要立足於純粹科學的數理上面，因為數理科學上的原理公例，是「放之四海而皆準，推諸百世而不惑」的，惟此為足以做真正哲學的基礎，所以他說他的哲學，是叫做「邏輯的原子論」(Logical Atomism)。

三。這明明是標宗為純粹科學的物觀的了。羅氏批評進化論派的哲學，和推崇他自己的哲學之究竟的是非，是另外一個問題。但是我們此處所以遮撥「感情的懷疑」而主張「理性的懷疑」其所據的理由，與羅氏所論，正復相似。換一句話說，就是「感情的懷疑」是偏於主觀的，蔽於成見的，牽於黨派臭味的，部分的非全體的，局部的非普遍的，總而言之，是由於私不由於公的；「理性的懷疑」不然，是屬於物觀的，完全為真理的，邏輯的，全體的，和普遍的，非部分的和局部的，總而言之，是由於公不由於私的。為此之故，我們乃決定取「理性的懷疑」(或「物觀的懷疑」)作我們打破舊觀念，創造新思想的唯一的方術。按此處所說的感情，乃現象界的感情(即普通人所說的感情)非本體界的感情(本體)。

按此處所說的感情，乃現象界的感情(即普通人所說的感情)非本體界的感情(本體)。

所謂『理性的懷疑』換一句話說，就是取科學家在實驗室裏實驗的態度完全不雜些子自己的成見偏見，去審量一切事物，得到他邏輯上的結果，則其是非自顯。礦物學家拿各種的方法，如所謂吹管分析法』(Blow-pipe Analysis)內分『玻管灼熱法』有開管試法閉管試法之別。『燄色察驗法』『礪砂球試驗法』『燐鹽球試驗法』『炭臺灼熱法』『硝酸鈷液試驗法』『金屬還原法』各種。『化學分析法』Chemical Analysis 等去考定各種礦物的成分，懷疑家却拿一種『物觀的真理標準』去考驗一切存在或新來的知識，定其去取，估其價值。這種行動的自由，雖上帝天使都莫能制止他的，這就叫做『懷疑的勇敢』。本這種勇敢而進行，務要『鼎鑊置於前，不爲加阻，兵刃臨於後，不爲加疾』。一意孤行，更不忌畏，纔能破壞舊觀念的樊籠，而創造新思想的環境。懷疑的程叙無止境，即創造的事業亦無止境；換句話說，即打破的事業無止境，便改造的事業亦無止境。『風雨如晦，雞鳴不已』。請看現在的中國是個什麼時候，是個思想界陰霾沈晦，久屈思伸，久鬱思放的時候！快看：

風吹矣！雲起矣！鴉雀噪矣！風滿樓矣！靄霏至矣！……

大雨還不下來罷！是了！專等懷疑先生來做這步事業了！「雄雞一鳴，天下震動。」如白雲出岫，如春潮怒長，看看天下的壯觀，只在目前了！

(注意) 按我們此處所說的『物觀的真理標準』若作究竟的討論，卻完全屬於玄學哲學的範圍，未免問題來得太大；詳細說起來，那便做一部哲學上的大著作，都講不完的。不過我們此地可以簡單認定的，就是這種『真理標準』是完全屬於物觀的，一致的，這本詹姆士之說自明的，不絲毫雜



些子成見偏見，或黨派臭味的，按諸純粹科學的原理公例，皆能有合，而不相矛盾的。實際舉一個例，譬如笛卡兒以「我」爲一切「懷疑」的出發點，那末他這個「我」當然不是自私自利的「我」，不是成見偏見的「我」，不是部分局部的「我」，總而言之，不是私己的「我」，是一種至公無私的「我」，全體普遍的「我」，以「理性」爲基礎的「我」，總而言之，是一種大公的「我」。以這種的「我」爲一切懷疑的出發點，然後評量事物，考驗一切的知識，纔能「如繩繩木，如水平地，如鑑照物」，不爽錙銖，不誤毫髮。我們所以取「物觀的真理標準」做一切懷疑的出發點，也不過是這個意思罷了。

統觀以上所述，對於中國今日之「思想改造」的辦法，大略已見一斑。雖然舊日思想界的空氣，穢濁已甚，障礙太多，不容易於歲月之間，奏「摧陷廓清」的功績；然而我們不能因噎廢食，不能因爲「七年之病」，遂不去「求三年之艾」，「犧牲」總是要不免的，「澄清」總是要舉辦的，看我們的努力如何，覘他的成功遲速罷了。

至於「思想改造」的結果，落到「社會改造」，此處「社會」的意義是廢義的，凡一切社會的產物都包含在內。上面的影響怎樣，雖然我們不能做「一言以蔽之」的包辦，然大概也可推見一斑。今仍按以前「思想改造」的步驟，依次推論他的結果，我們看：

由第一步「知識的誠實」的結果，能灼見「真是真非」，不作違心之論，是的還他一個是，非的還他一個非，言語不違於本心，是非不謬於觀察。那麼凡一切學術思想社會制度，那段應該廢棄，那節合

當刪除，凡須破壞而應行改造的，都一一明白道出，更不隱諱，如是社會上輿論已成，是非自顯。於是改造的程叙，無形中已自爲不絕的進行，而其收效，自然遠非那種沒有真正的是非的輿論爲後盾者可比。爲什麼呢？因爲我們若不能本『知識的誠實』而說話，帶着各種成見偏見，人持一說，家主一論，從而你說的話，不合我的宗旨，我不信以爲真，我說的話，不符他的意見，他不持以爲可。這樣子意見紛歧，黨派互峙，方交相攻擊之不暇，更何從而產生有力的輿論呢？

所以我們由此知道要社會上各種遺傳的習慣制度實行有力的改造，非先有真正是非的輿論爲之鼓吹說明不可；要產生這麼一種真是非的輿論，非他思想的態度上有『知識的誠實』的原素不可。因爲我們若是知識上不能誠實，則人各是其所是，而各非其所非，物觀上的真是非已無從產出，更何有公共輿論的發生？譬如談普通社會組織的改造的，不肯平心靜氣，將各種社會學說原理，爲比較的研究，參以吾國社會組織的情形，出之以至公無私的主張；徒各牽於黨派成見，研究馬克思的，就攻擊蒲魯東、巴枯寧、克魯泡特金；主張鮑爾雪維克的，就攻擊『無政府黨』或『新村制度』；談『工團主義』、『行社主義』的，就反對『非工團主義』、『非行社主義』的。又如治哲學的，高談美國『實驗主義』的，就大罵柏格森、奧鐸；主張柏格森的，甚至於反對科學的分析，而專事『頓量』或譯直覺；玄想的妙用；崇信奧鐸的，甚至於反對物質文明而專尚精神文明；崇拜羅素的，就說惟有『數理』和『科學』的分析法』是真正哲學立腳的地方，凡玄學派和進化論派一類的哲學，都是靠不住的，而迷信東方哲學的，又或主張宋明的『性理』、老子的『虛無』、莊子的『自然』、周敦頤的『太極圖』、佛家的『真



如『法相宗的『唯識』』纔是哲學的正宗，纔是澈底的辦法。各人牽於黨派的是非，更不肯承認自己的不是處，贊許他人的是處。這樣子去談改造的事業，其所謂『天下殆哉岌岌乎！』想要『改造』，恐怕非弄到『改亡』不可。那其結果，更不是我們此處所能逆料包辦的了。

反過來說，若是我們處處能不忘『知識的誠實』一句話，處處能平心靜氣，為比較的研究，務要求得他邏輯上的結果，作我們實行改造的方法。物觀界的真是非現於前，衆口若一，為一致的贊許，有力的輿論已成，改造的事業，自然能不絕的飛進，隨時代環境，演於無窮——這就是『思想改造』之第一原素『知識的誠實』影響於『社會改造』上面的功勞了。

由第二步『系統的計畫』的結果，便可以使得改造的事業之真實的效果實現。為什麼呢？因為我們知道凡是一種學說制度的都指廣義的而言。的成立，其原素必至為複雜，歷時愈久，其所增時代環境上的關係，複雜的程度愈甚。而其經過一個時代，變換一種環境，總有多少腐敗不適用，應該淘汰而重新改造的地方，但是他對於各方面關係太密切了，即欲改造一部，而非用『系統的計畫』對其全部為條理明密的觀察不行。因有沒有察透他各部分相連系的派絡關節，而貿貿然為局部的改造，必有『斷鶴續鳧』之憂。否則也勞而無功，徒自見其多事罷了。

然此猶就一種學說制度自家範圍裏面而言，至於說到其外面呢，其能在社會上存在的，必其時代環境上面和他種制度有『誼屬相關』甚至『相待而成』的關係。譬如『農業制度』與『工業制度』或『商業制度』是屬於前者的，這因為彼此僅可說關係密切，不能說無彼即無此的緣故。『家庭制度』與『婚姻制度』是屬於後者的。

因為沒有婚姻制度，即沒有家庭制度的緣故。如此各種制度，都互有密切的關係，那你當求一種制度改造的時候，能說祇求一面獨行，全不顧及其他方面的關係麼？就假令你竟能掉頭不顧，一意孤行的做去，也恐怕以『顧此失彼』的原因，必弄成『益此損彼』的結果，就全體而計算，損益相消，不是仍屬『勞而無功』麼？而且還常常弄成有損無益呢。

今試放眼觀察我們的社會現狀，裏面各種事業的進行，有多少不經濟處！有多少沒有『系統的計畫』處！就一種制度的範圍裏而言，講一部分改革的，不顧及其他部分，講今日的革新，不計及來日所生的結果；諸如此類，沒有條理系統的地方，不知凡幾。譬如規畫教育行政的，計普通教育的時候，便置職業專門的教育於不顧；計中等教育的時候，又忽略了高等和初等教育上下互相銜接的關係；計今日舉行某項改革的時候，又不顧他從前所憑的底子和以後所生的結果怎樣，祇糊亂的進行去。所以結果弄得此益彼損，此進彼退，徒靡費許多金錢時間腦力，而百無一成。世上不經濟的事體，還有勝於這些個的麼？至於一種制度的外面和他種制度的關係，更是周顧不到，而風馬牛不相及了。規畫鐵路的時候，顧不到農林；規畫財政的時候，顧不到教育；規畫海陸軍政的時候，顧不到內部的地方自治；諸如此類，舉不勝舉。所以結果一個偌大的中華民國的國家，表面上好像是有很周密的系統的組織，實際上卻是各自為政，不相聯屬，完全是一個『瓦解的集合』。你想這樣子沒有『系統的計畫』的辦法進行去，那能夠有進步的希望呢！

今假定我們一變從前思想的態度，澈始澈終為有系統的計畫進行；觀察一種事象，改造一種制



度，莫不將其各方面的連誼關係，剝蕉抽繭，一一推論他的原因結果之所至，務使條理分明絲毫不紊而後止。從而本『系統的計畫』為全部的進行，各方面的關係既極分明，而所立的計畫又復條理精密，以此做改造的工夫，不消說要『事半功倍』了。譬如辦學的人，承前任校長積弊之後，欲為改絃更張，必先察其腐敗所在，及其裏面各部互相關係的地方，一一看得分明，然後立一『系統的計畫』實行全部的改造。同時改造一部，而其好的結果，就可影響及於他部，例如省去無聊的應酬費，就可移作添置圖書儀器之用。諸如此類，愈能顧及各方面的複雜的關係，愈能增他『事半功倍』的程度——

這就是『系統的計畫』影響於『改造』的事業上面的好處了。

由第三步『懷疑的勇敢』的結果，便能驅『改造』的事業為不絕的前進，而演於無窮。我們前面已經說過：『人類的心理對於一種主義理論，學說制度，還正在狂信，沒有絲毫懷疑的時候，他決不會感環境的不滿足，而發生求往前改造的動機。』譬如當歐洲中世紀『經院哲學』(Scholasticism)全盛的時代，以柏拉圖為該時期哲學的中心，一時所謂『新柏拉圖主義』(Neo-Platonism)的最是風行，因討論『普遍的實體』之故，遂分『實宗』(Realism)『名宗』(Nominalism)和『意宗』(Conceptualism)等派，辯難攻擊，鬧得不得了，然皆不能出所謂『經院哲學』的範圍，一時豪傑之士，為『實宗』的區力哲拿(John Scotus Erigena)安塞庵(Anselm)『名宗』的羅塞力諾(Roscellinus)『意宗』的亞伯樂(Belari)A等，俱聰明才知，傑出一時，然其目光終不能超出『經院哲學』範圍之外，何以故呢？因為他們對於這種的哲學組織，正在狂熱迷信，而沒有絲毫懷疑的時候，以為天下真理，都在這個當中，我們祇要竭其全

力向此中求他就是了。彼此各持一是非，互相辯難攻擊，不知道鬧了多少年頭，直至「十字軍」之役，爲着一個宗教元祖的老墳墓，不惜舉全歐的生命財產，付諸狂熱的孤注一擲。可是仗雖然打敗了，而精神上却得了許多無上的益處，一方對於教會昔日之神聖的信仰，漸漸衰落，各國的「國家精神」漸漸代之而興，於是對於舊日遺傳習慣制度上面，遂生一大懷疑；他方素以異端無教目他而不屑掛諸齒頰的回教徒，居然也有這麼的勇敢善戰，德行美備，且其文化，甚有勝過於歐羅巴的。因此接觸之後，不覺暗地吃驚，素日鄙夷他們的，轉而敬畏他們。從而彼此思想觀念交換之後，歐洲思想上社會上制度風俗上遂受了一個很深的影響，「宗教的精神」Religious spirit 漸以衰弱，「世間的精神」Secular spirit 漸以繁興，數百年睡夢沈沈的歐洲人，到這個時候，漸漸蘇醒，纔慢慢地知道「教會權力」『經院哲學』範圍以外，別有天地。於是這等環境，愈趨愈迫，形勢日危，風雲日緊。到得土耳其軍入君士但丁堡，東羅馬帝國皇祚告終，一般勝國的碩學鴻儒，或不願臣事新朝，或爲避紅羊末劫，都逃向意大利去，「暫避兵戈水火之鋒，仍復雅頌絃歌之盛」，一意鑽研古學，遂大有所發明。又承當日政治社會的環境變遷，風雲驅迫之後，於是破壞的破壞，復興的復興，一時如風捲殘雲，如春潮怒長，大勢所趨，四方風動，掙脫數百年「教會權力」『經院哲學』的勢力範圍，而自由發展其「近代精神」的新生命。這個時期，就是我們歐洲史上鼎鼎大名的文化運動開頭第一個叫做「文藝復興時代」Renaissance（或「學術復興時代」The Revival of Learning）的了。所以自這個時代一興，而歐洲思想史上進化史上遂告一段落，『經院哲學』退守其歷史上的地位，而近代的哲學思想由此出發，從此「萬里長風，



波瀾壯闊，遂闢歐洲近代史數百年中「改造」事業裏面龍跳虎躍的新天地——這齣戲是誰給他的呢？我要大聲疾呼告訴我們道：『是十字軍東征以後的懷疑先生了！』

由右所說的看來，『懷疑』二字影響於『改造事業』的重要，可想而知了。返觀我們今日談『改造事業』的人，大都對於『成言往說』爲一種『感情的懷疑』而於已所奉信的理論，『則暖暖姝姝，守一先生之言而私自說』。前者有不當懷疑的而懷疑，故所疑的多背於理；後者有當懷疑的而不懷疑，故所信的或違於義。這樣子觀察不精，言說不中，要想辦到『改造』的真實效果，「何異南其轅而北其轍？」所以我們今日唯一的職務，在以立足於科學的、客觀的、和普遍的基礎上而之『理性的懷疑』去檢驗一切學說理論、社會制度、不爲偏私，不畏彊禦，務求觀察之不誤，而得判斷之至公。從此對於所有一切的學說理論、遺傳習慣、社會制度等等，應破壞的與以破壞，應改造的與以改造，應鍛鍊的與以鍛鍊，應修正的與以修正，各按時代環境的關係，與以相當對付的方術，務使不爽毫釐而後止。如皋陶但以理(Daniel) 猶太古哲以敏慧善斷稱之做裁判官，能一一按其情罪，與以相當之判決，能把各種案件的隱情委曲，剖而示於大眾，必使人人心服而後止。這樣子做下去，時代環境的變遷轉換，沒有止境，便我們『理性的懷疑』的進行，也沒有止境；從而『改造』的程叙，也隨着沒有止境。永遠演進，繼於無窮——這就是『懷疑的勇敢』賜於『改造』上面的功勞了。

關於各種『改造』事業的議論主張，大略已具如右。總起來說，我們的主張，是承認『思想』一宗，爲一切『改造』事業的根本要素。思想的本身不先改造，而求改造其他一切制度，那是『緣木求

魚』萬萬沒有結果的。而我們中國人的思想，素來蔽於積習成見，遺傳舊說，缺乏前因後果的觀念，無論逢着一宗什麼事體出現，總要拿他舊日的見解，去穿鑿傅會，爲之曲說，絕不肯平心靜氣，「本科學的態度」去觀察他，作公平的判斷。生活於這種思想界的空氣當中，去說『改造』的事業，再加上一百年，都得不到好的結果的。所以我們主張第一步要先行『思想改造』，本「物觀的觀察」的結果說真話，求達到『知識的誠實』的境界；觀察一種事象，規畫一種制度，要有『系統的計畫』『全部的周顧』，不能爲局部的無條理的進行；而對於一種遺傳制度，成說議論，不能胡亂盲從，必要拿一種立於科學的，物觀的基礎上面的『理性的懷疑』去察驗他，檢考他，務要求得『合理的信仰』爲止，所以『懷疑的勇敢』是『思想改造』當中絕對不可少的原素。『思想改造』的事業已成，影響到『社會改造』上面有第一步『知識的誠實』，便能對於各種制度的好壞，有真是非的輿論，而造成實際改造的動機；有第二步『系統的計畫』，便能使各種制度的改造，無時無地不脈絡相關，呼吸相應，從而可收「事半功倍」的效果；有第三步『懷疑的勇敢』，那便時時地地都有一種「科學實驗」的精神，對於所有學說制度，不致附和盲從，而握有「合理的信仰」。這種的改造，纔是真改造，這種的成功，纔是真成功，宇宙的進化秘鑰，都藏在這個裏面了。

『隙駟不留，尺波電謝；秋菊春蘭，英華靡絕』時代環境的變遷無盡，我們努力向上的精神亦無盡；我們努力向上的精神無盡，即所有『改造』的事業，亦隨之無盡；所有『改造』的事業無盡，即宇宙的『進化程叙』亦終於無盡。莊周說得好：



「天其運乎!地其處乎!日月其爭於所乎!孰主張是?孰維綱是?孰居無事推而行是?意者其有機絨而不得已邪?意者其運轉而不能自止邪?……」  
 莊子  
 天運  
 「改造」啊!你就是「進化」的「機械」啊!你就是所以使他「運轉而不能自止」的啊!  
 不錯!「宇宙」爲有了你,才沒有他「最後的安息」!  
 一九二二年一月四日。

國立武昌高等師範學校

博 學 會 雜 誌

第三卷 第二期 要目

- 紫茉莉之研究
- 蜘蛛之解剖
- 沙漠之船(駱駝)
- 論火山之成因
- 類似種物辨異
- 脊椎動物之耳之進化
- 動物精神作用之一般
- 武昌植物目錄
- 中華產蝶類報告
- 人工單性發育
- 動物性香料三種
- 最近之新發見三則

價 目 表

冊 數	每冊價目
一 冊	三角
五冊以上	二角七分
十冊以上	二角四分
廿冊以上	二角一分

預定全年三期大洋八角郵費不收郵票代資不折不扣但以三分以內爲限

總 發 行 所

國立武昌高等師範博物學會

代 售 處

- 武昌 松華樓利羣書社
- 成都 華陽書報流通處
- 南京 三牌樓第一農校吳子修先生
- 北京 高師博物學會

# 古佛教 (續前期)

江紹原譯

## 第三章

涅槃——於是乎反動起，勝利得。這個反動，勝利，眾人異口同聲說是心理上的一種高舉，喜樂，曠達，慈悲底境界。這個境界有多方面，就如同一粒多角的寶石有多數小平面一樣；諸修達（四定）Sutta（修達）= 梵文 Sutra（修達）各取其多方面之一來，解說，故所言不能相同。但他們認實際上只有一個全心靈全道德性底高舉——意志，感情，理性都有份。一個修達注重「四定」（又譯「四樂」）和「三智」；另一個修達注重「證知」，「無疑」；還有崙重「滅諸恐怖」底崙重他所親證的涅槃底安樂和安穩底。其中第一修達底引語結尾處說：——

「我心得此智此慧之時，我心即永離諸「欲」之毒，諸「有」之毒，愚癡之毒。我解脫已，即實知已得解脫。我證「我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作，不受後有。」在夜中後分，我成此慧。愚癡已克，慧已生，黑暗已滅，光明已來，故我能堅強，勇猛，自主。」

這並沒有什麼神奇，沒有什麼超自然。他誠然是非常。但近來心理底探討，為詹美士在宗教的經驗底種種裡而所撮舉的，指示我們，類似這個的（雖然不是完全相同的）現象，是有深的宗教的經驗的人，底確遭遇着過的。而且這幾個佛證涅槃的敘述所描寫的諸經驗，在教典裡並不是限於佛陀一人，他所經驗的，沒有一種在旁處不是其餘後來信仰這個新教，如法修行的這個或那個男人女人所經驗過的。這些狀況，是組成那個名叫阿羅漢心境界的各成分。他們重見於許多對譚錄裡阿羅漢成



道的標準解說。在此際，他們底合數，稱為涅槃涅槃不過是阿羅漢道成底許多狀態詞之一。(可知古佛槃，不是稱得道的人底死，乃是指) 在古佛教徒底目光之中，他們底佛陀是一個阿羅漢(我在喬答他生時所證的一境界。譯者註。)

說，後來的大乘佛教徒痛罵阿羅漢道，實在等於痛罵他們底名；但這個阿羅漢雖與其餘阿羅漢共諸智慧能力特性而他底尤其是無邊際無缺陷無限制阿羅漢與佛陀底區別成了稍後僧衆中教學發展史裡面底一個主要題目。方才所提到的敘述這個轉機的古書書文，既無所謂佛陀亦無所謂成佛陀。

喬答摩證涅槃(這是書裡底表辭)或曰證佛果(這是稍後僧衆中用的表辭)之後，住四七日，「受解脫樂。」書裡作了幾個插話，透露那時他心中經過的想念。他反覆觀十二 Nidāna(緣起連環圈裡底十二連環)又說三偈，偈底大概意思是：凡阿羅漢行甚深智慧之時，必知諸法(一切事物)底實性，他們如何皆有因，諸因如何不免於滅，於是乎他底疑必斷，他必安住不動，打退波旬(Daśa)底軍，如同太陽底光充滿天空中底諸黑暗處一樣。

偈裡「打退波旬底軍」一語，大約是以下一個逞說之所從出。另一部書裡說，那時波旬來試探他，告以他既得勝，便應取滅。但他決計非「等到有奇功能之真諦已傳布遠近，流通人間，」絕不取滅。於是乎一個倚靠誦念 Oṃ 一音神咒得解脫的虛驕婆羅門到喬答摩這裡來，問他婆羅門之所以爲婆羅門者爲何。他回答說，那是止息惡行，修習梵行，克驕去貪。

第二段插話裡，說出所謂「解脫樂」底本源是什麼——

彼得知，見聖諦者，知足寂定故安樂。  
彼不殺害生物者，無惱於世故安樂。  
遠離一切諸貪欲，自在故能得安樂。  
捨於我慢自矜高，此樂最爲勝妙樂。

躊躇——受樂底期間告終，接着就是躊躇底期間，這時喬答摩心口相商，向着沈淪在黑暗之中的世人，宣傳一個不但難見知而且被常人厭惡的教義，究竟有沒有實益。古佛教徒極重視這一個關頭，所以他們底書裡扯出最高的神梵天（Urim）來勸請佛替衆醉人中少數醒者說法。於是乎佛陀『起慈悲心於衆生故』決意說法。這種經驗，在教典裡不限於喬答摩一人，教典裡曾用相同的言話敘述旁的印度古師——過去的佛——底這個相同的經驗。這種自己覺得獨立危巖，不求棄世而世自與我遠的深刻感觸，凡是思想超衆的人，或早或遲，總免不了。

第一次譚道——據說他發心說法之後，步行到西北方約一百哩的波羅捺去告知他底舊侶，那時正在此城鄰近一個叢林中的，他所發見的真理。他爲此發表的譚話稱『轉法輪』，在這個裡他用能夠使他們明曉的語言，撮述他對於生命的見解。這個撮要在教典裡有兩處保存着，我們將在下章譯之，釋之。佛教詩人，喜以巧妙法麗之辭，描寫這一場經過。佛教國王則以窮侈極奢的彫刻，建築，莊嚴這一場至可紀念的經過所在的地方。但其時如有一希臘人行經此處，恐雖睥見樹下安坐着幾個誠懇從容交譚的人，也不屑注意省視；他必以爲這不過是幾個野蠻人閒說話罷了，又怎能知道他



們之中有一人正在那兒披露將要轉移世界的觀念呢？

佛陀勸五人捨棄苦行之時，狼費了一番刀劍舌鎗。最初他們當中只有一個僑陳如 (Kondhanna) 人信從，他從此以後得了僑陳如了者之名。但是幾天之間，他們通通辭窮，成了喬答摩底弟子。喬答摩於是又進一步，對他們論靈魂(「神」)爲人底一成分之俗見之無徵。這一個譚話底大綱，在教典裡有好幾處保存着。到他們都信從了之後，書裡說：「是時世間乃有六阿羅漢」(喬答摩與五弟子也)。他們當初雖不過是門徒，弟子，後來在書裡却被尊爲阿羅漢。

差遣諸弟子遊行傳教——於是鄰近聚落底居民，有來聽這個新師說道的。信徒，居士，居女，比丘，阿羅漢底數目漸增，一直到書裡說「是時世間即成六十一阿羅漢」。於是喬答摩對他們說，他和他們都已經「永離一切聖俗之垢。故他們應去爲遊方者，爲多人利益故，爲多人幸福故，爲悲憫世間故，爲令諸天人得福祉，安樂故。獨自得去，不須二人。彼等當佈法，此法初語善，中語善，後語善，初義善，中義善，下義善，當說梵行，畢宣其清淨無垢，具足無缺。」他自己懷抱此志，回到優婁頻螺 (Uruvela)。

據我們所宗的書，這個第一次佈教底成效很大。我們往往不免疑心初期佛教徒說得太過分了，與事實必不盡符合。但上面曾經點明，那時底各種境况，實在是狠適宜這宗教新運動；自此時起，或距此不久之後，我們看見他果然成了那個地域內的一個新勢力。喬答摩最初本是一個遊方者，後來成了一個苦行者，自今以往，他又作遊方者，信從他的人之中底「出家」者，就成了他所建立的教團底團員，而且也是遊方者，因爲他們不像苦行家那樣從自戕賊，自膺懲求大解脫，(除非是他們的自誓斷

姪，我們也認爲一種自戕賊，自膺懲。）他和他們，全是每年花九個月的功夫，遊行諸聚落（村莊），隨所到處，說法給志願聽道的人聽。他們不開公衆大會，不演事先備好的講詞；宣傳底方法，不過是私人間的譚話而已。

**喬答摩底日常生活**——喬答摩每天過日子的樣子，約略如下。他起床很好，大約是在上午五點鐘。如果那天他仍要停留在他昨夜過宿的地方，他就一人獨居，直到他出去到鄰近聚落裡乞食的時候。如果他那天要到另外一個地方去，他就趁這個時間，步行八哩或十哩。他常常被請到一個人家裡去吃早餐——每日的主餐。不然他就拿着他的鉢，沿門收納他所需的食物量，正午以前，大概可以完畢。他在人家裡作客之時，食事既終，他必譚論他底宗教之中某一原理，以『致謝』主人。他在廡所吃乞得的食物之時，他底『致謝』就是提出一件較深的道理，與諸弟子對譚或鼓勵他們。日中熱的時分，用來習定或修默觀。及下午復至，他或者動身往旁的地方去，如果他還要在彼處勾留，就在樹下方便開一個會。鄰近諸聚落的人都來，帶着各式各樣的花作贖贈物；來訪者之中將有一人，這人或是一個在家人，或是旁的教派底一個修行者，要發諸問或開始一種討論其餘其人都環坐在樹下的艸地上靜聽。日落之時散會。於是喬答摩如果樂意，就去浴身；此後他和諸弟子譚心，或至夜深時分。

**當時發表思想底方法**——天氣既然如此有恆，煖熱，這樣的露天生活豈但是可能，而且是適意；既沒有書籍，圖書館，新聞紙，這樣的教授和宣傳方法恐怕是再好沒有的。處於這種時代，任何有意見陳述之人，不能坐在書房裡寫一本書，然後刊行問世。他一定要聚集若干弟子，門徒，朋黨（不論



叫他們是什麼都不要緊。)在他左右,親自勸勉他們發心了解,用心學習,他的教義,然後差遣他們到外間去。他們就是他底書。他底成功,倚重他個人對於他們的影響,以至他們自己的善學,誠懇,聰明之處,不下於倚重教義自身底本具價值和時代適合。這個發表思想的方法是以前已經有人用過的方法,喬答摩在世時他以外的人也用的方法。採取這種方法的需要是創立教派底許多實際理由之一。無教派,新教訓既不能傳佈到當時衆人之中,也不會保存下來給後世的人。

喬答摩證涅槃之後四十五年之間,他上下奔走於印度北方之平原及尼泊爾鄰近之高原。在此時間之內,他很有閒暇完成他底教義底系統,並以其節目教授他底弟子。節目實在很有有限狠單純。歐洲學者所感的困難,僅在選擇恰當的西方字眼繙譯所見的一部分術語。支離破碎,細密繁瑣之語句,表見於祭司所著作之典禮註釋者,則此處本無。佛教的術語,其大半必是在教主存時選擇定,注釋定的;而且狠像是解說各主要點——三法印,四聖諦,五障,八分正道,阿羅漢道之成分——的短節文,裡面所用的字,也是他所製定的。

喬答摩底死——喬答摩八十歲之時年邁望高,族人所敬,死於拘尸那 (Kushinara) 其地今在何處,尙無人能指認,但大約是在尼泊耳城在滿離 (Mira) 族人領土之內,焚屍之舉即由此輩主辦,既畢,所餘之灰據說是分成八份,其中六份給了近鄰六族,釋迦族在內,一份給了摩竭佗國王,一份給近處 *Vallabhi* 底一個婆羅門人。又據說是得者各起一兜婆 (Stupas) 或曰塔於其上;但其中只有一個被近人發見。這個是釋迦族人在新迦毘羅婆蘇都所起,新迦毘羅城是舊城被毀

之後，橋薩羅國王 *Vidambha* 所重建的，時在佛死後數年。

#### 第四章 阿利安道

最古的典籍裡所載的喬答摩在波羅奈爲他底五個友人（即佛本行集經底「五仙人」——譯者註）所說的法撮要，我們可以看做是這些典籍底作者所認爲他底教訓之中最重要的。恐怕我們不妨更進一步，說他們所記載的簡捷是喬答摩底本旨。他底及門弟子，既然在他手中經過長期仔細的訓練，何至於還會誤會他設教底本心？最古的文書裡有許多他底信徒對於他底人格觀變換發展底痕跡。但是根本的教義，尙不見有什麼變換發展底痕跡。所以我們與其說古典籍裡所記的是他底弟子底見解，不如說是他自己底見解，或者他們裡面的字句也是他自己親口用過的。而且即使我們以爲古典籍裡所登錄的是他底弟子底見解，以爲他底弟子造作了這些言語，僞託爲先師底第一次講道——即使我們強要取這個與佐證似乎更不合的假定——我們仍不能不認這些就是最古的最可靠的佛教教義述義。

**阿利安底字義**——教典裡有兩處保存下來的第一次講道錄之中，所指點的「道」稱阿利安道，所撮舉的「諦」稱「阿利安諦」。阿利安一字，義極含混。在吠陀裡他已有二義：一、「屬阿利安族」，二、「溫良，華貴，和藹」。大約第二義是從第一義引伸出來的，好像英文底 *gentle*。本義是 *gentle*。佛教發祥之時，這個字底後起義已經十分決定，但他底本義仍未消失。有幾處書裡，側重此字指陳種族界限之義，有幾處側重他指陳道德性質之義，另幾處側重他指陳美德性質之義。但說者用



這個字，聽者聽這個字之時，心中都理會到三方面底意思。我們所正在這兒論的那個講道錄之中所用的阿利安一字，用三個意思去解都解得通，而且寫的人大約正要我們如此去解他。我（戴慰茲先生）將他譯作「華貴」（Noble）；（支那舊時譯作「聖」）但是我不能不以為此品態詞暗含着這個方在傳播的新教堪配，適合自由的族人（阿利安族人）底意思。佛教經疏家在距此時很久，此字已失去種族意味之後，總是解他作「堪配，適合阿羅漢」古典籍裡有許多地方將 Arhan 和阿羅漢用為同義歧音之字。這個是後人將新的（他以為）更好的，更深的意義，裝到舊字裡，而且因此以為喬答摩用此字時或者也有這個涵義。這樣「自我作古」的例很多，剛才所說的不過是其中的一個。

譯者註——巴利文 Arīya = 英文 Aryani (阿利安)

還有一端，我不能不在導言裡提出說明。那一節文，是一個經數日之久的譚話底撮要。文裡所用的字，不管是誰選擇的，必是狠小心地選擇了來的。譯文中如要免去代表近代思想和基督教成見的文章，真不容易；爲了這一層困難，所以英文裡有許多極好的字，本來可以用的，譯人也不敢用了。每一個字都是重要的，講佛教的通俗書籍之中每將當不住省縮的字句再省縮一番，或將字句改變過以致失了本義，實在可惜的狠。

譯者註——戴先生所言甚善。但是我們中國人倒不至於十分感受着譯名底困難。佛教底書中，國譯了狠不少。其中底名詞都成了公認的術語。所以我們如用他們來譚論佛教，決不至於受人誤解。西洋比中國慢了一步，在譯名上自然有十二分的困難，更不能不十二分地小心。我狠希望

中國能有人先熟讀了此土譯的「小乘」佛書，然後去研究巴利文的典籍。全文如下：——

「有一邊行，出家人不可遵循——第一，習於從諸欲，習於受欲樂，此乃下賤之道，不尊，無利，凡夫所嘆；第二，習於自苦，此則苦，不尊，無利。有中路如來所自得——此能開眼，生智，趨寂定，得諸通，得覺了，得涅槃。此實阿蘭答八分道（八聖道）所謂正見，正分別，正語，正業，正命，正精進，正念，正定。」

此是苦聖諦（阿蘭答苦諦）生苦，老苦，病苦，死苦，怨憎會苦，愛別離苦，求不得苦。約要言之，五陰盛（五陰是成立個人之諸條件）苦。

此是苦因聖諦。此實是此愛數數發動諸有，隨欲求樂，忽此忽彼——所謂求根樂，求後生，求豐盛。此是苦滅聖諦。此實是欲滅盡，彼愛棄捨，悉降，解脫，不留餘殘。

此是滅苦道聖諦。此實是此八聖道，所謂正見，正分別，正語，正業，正命，正精進，正念，正定。」

（字旁有點線……的，都是此土底舊譯語。）

緊接着幾句話，說者自己替自己申明使他悟四諦中每一諦底三重法門。如此而已，另無他物。絲毫不譚到上帝，靈魂，不提到佛，佛法。話似乎簡單極了，差不多空洞無物，這樣「虛而無薄，」弱而無力的幾句話，竟能作歷史上一個有偉大成蹟的宗教系統底基礎，誰不驚訝？但簡單的字裡面含有很豐富的意義。受教於喬答摩的人，必定狠能明白。他們不是供二十世紀的人玩味咀嚼的，一不小心，便致誤解。幸而講道錄底每字每句每觀念，在修多羅中（梵文 Sutra = 巴利文 Sutta）都被反覆闡明，委曲敷衍，到了使人討厭的程度。我將不避重複上文，按照經疏，話解一邊，好拿他們底本義宣洩出



來。

苦之滅盡——據說苦(或痛)之滅盡，全靠一種解脫。在另一處，佛陀有言：「一如大海只有一味，曰鹽味，此法(義理，戒法)亦只有一味，曰解脫味。」還有：「比丘既親知親證已，在世間住於心解脫，住於念解脫名阿羅漢道——諸比丘爲求此解脫而與余共守道行者，則爲更美更善。」解脫得自心底一種習慣，得自脫離能致幾種苦的一種「愛」。有些歐洲書裡，將這一點說成生命全部，是苦痛，欲望應盡壓抑底教義，就將他完全弄糟了。這一類的意見，本文裡一點沒有。他所謂苦或痛，實在不過是一串不辨自明，無可非難的常談，只有末條稍爲離奇些。此條說五陰(五蘊) *(Dhamma Skandhas)*，人之所以爲人底五羣身體的和心的德，帶着苦。苦與個體——這個意思可以用近代人的話表白出來：成立個人底條件，正是發生苦痛底條件。個人方生方自他物分出，病與老衰已經開始在他身上作用。個體成則有界限；界限有則愚(有所不知)愚則終憂(有所不能)——譯者註。此處所舉的各種苦痛和苦痛之源——生，老，死，悲憎會，愛別離，求不得——通通是與個體相因而至的各結果。這是一個比下面一句話更深切的歸納語：「人生在世必遭禍患如火星必然高飛。」(見舊約約伯記第五章第七節——譯者註)但是他用述實的口氣說來的。考察過此時以前的印度宗教信仰歷史，便知此言不是說來當作解釋苦痛之因的，乃是對於當時主現世不能得解脫故必求生天始能如願的論調，下一抗議。因爲他底前提如果能得人同意，那麼，結論必然是個人縱使生天，仍舊不能免憂。此言所擬勸告的五個禁慾苦行家，僞使承認了他，自然就不能不承認從他演繹出來的種種結論。

欲——第二諦之末底三分欲，如果用自由譯，可以譯成：「肉體底慾望，普通生活底慾望，現世現生底慾望。」旁處曾點明，後二項本是斜對兩派思想家說的，一派是常派，一派是滅派；常派底「生是常」論，和滅派底「無生不死，不如求歡」論，從佛教底眼光看來，都是謬見。或者是如此的。但無論是不是，如此分欲爲三，想能得五個聽者底認可。

無常——道諦裡狠有幾個內涵義外包義，非解釋不能明的術語。比方說，『正見』底對象，不是指普通的理，是確指『四諦』和『三印』。『三印』之中，有一個差不多與第一諦（苦諦）相合。餘二是無常與無神（『無靈魂』、『舊譯』無我）——此二都是個體底『印』，天人也罷，禽獸也罷，人也罷，無我不但成了佛教獨具的觀念，也成了印度思想界通具的觀念；泰西底人也和他狠熟識。宇宙間無所謂不遷的『實有』（Being）只有變遷的『化有』（Becoming）。每個個體是不住的，暫時的，必滅的。物皆有形式與物質的表德。活的有機體始兼有更奧妙的心的表德（或曰精神的表德）。二種表德，合成個體。故每人，每物，每天人，都是合成的，諸緣會和而成的。在每個個體之內（絲毫沒例外），各部分之間的關係時時改變，轉瞬即異。因此個體，從他獨立體開始之時，解散，崩離亦即開始。無聚合不能成個體；無化有不能得聚合；無立異不能成化有；立異則有分散銷滅，或早或遲，終將成就。離佛陀一世或二世以後的 *Conclusion* 有這種觀念，佛教以前的印度人著述裡也有。但他們都不能像他那樣能將這一條思想，始終堅持，不稍讓步地貫徹到底。歐洲底和印度底（除了佛教底之外）思想，都將靈魂和從靈魂摹擬出來的神，看做例外，賦與這些靈物不化有的實有，不變更的個體，無終的始。照聖（或阿



利安) 道的道理, 此種見解是謬誤的, 這個謬誤足使人不能入聖道之門。

佛教如此重視這個立足地, 故佛教自述教義的作品, 總拿他放在前頭, 開宗明義。書裡說佛陀自  
已爲最初皈依他的弟子第一次的譚道, 是論論這個題目。喬答摩對譚集錄裡第一個對譚, 討論而  
且分類, 按類一個不遺漏地遮駁當時通行的各種「靈魂」(「神」) 論。晚出的書, 因襲古例, 教典裡最  
後列入的 *Katha Vatthu* 討論僧衆意見相左的各點。他將「靈魂」問題放在各點之前, 因討論他所  
佔據的地位極長, 相形之下, 其餘各點底重要, 都好像被他壓下去了。教典以後的書裡面有一本最早  
的——就是集錄希臘王 *Menander* 與一佛教師 *Nagasena* 之間的許多次有興趣富義理的譚話  
——也是如此。這個無名氏著述家所最先提出的正是「靈魂」問題, 他描寫 *Nagasena* 怎樣使希臘  
王了解沒有世俗所想像的「靈魂」。後來他又屢次重提到這個問題。

正的欲望——正見之下, 就是正欲。(此詞底舊譯, 是「正分別」或「正思維」。) 惡的欲望,  
(今我根據戴慰慈底英譯, 改稱「正欲」。) 卑的志願, 無益的想望, 因不可能的幻境起的激昂, 應培植相反的——正的欲望高尙的日地——去  
壓伏。有一個譚話錄裡, 舉出許多正欲底明例——從肉慾裡解放底欲望, 能愛他人底渴望, 不傷生物  
底存心, 改過底志向, 自心常保正態底想望; 以及其他。道底此一部分, 極單純易解; 如果不是因爲「佛  
教人壓止一切欲望」底謬誤猜擬, 常常有人傳說, 我就用不着費詞注釋「正欲」了。

正精進——道底其餘各級之中, 我們只消再提出兩個。一個是正精進, 就是常常要保持智識  
底活潑。不但有無數的章節堅持必要辦到這樣, 佛教且以與他相反的愚癡, 算三大罪惡 (支那舊譯

「三毒」中底未條，最壞的罪惡，餘二是「貪」與「嗔」(Rāga, dosa, māhā) 正精進與道底第七階級正念，有密切的關係。有兩個對譯，完全暢論這個關係，旁處也時常提起。弟子們無論作什麼——不論是前往或是回來，行或立，言或默，飲或食——總要想到所做的這件事底全意義，他在道德上的影響，他底暫有不住的性質，想到行爲底背後是沒有那麼一個常住不滅永遠綿延下去的單位體，可以算是作者底(去底，來底，行底，立底，言底，默底，飲底，食底)。佛教底這條箴言，可比擬基督教底「爾或食或飲，或作任何事，皆以榮耀歸上帝。」

愛——正業(正行)一條之下，最重要的兩點是愛與歡喜。愛字在巴利文是 *Dama* (美他) 美他修多 (*Dama Sutta* 愛經) 關乎上面剛才說過的正念會言——

「母親連自己底性命都不顧，去衛護他兒底子，他底獨子，他也應如是培植對於衆生的無量愛。他應培植對於上下，八方全世界的愛，不雜以不亂以利益不同又有衝突的私見。人應在一切覺時，行，住，坐，臥，常保持這個存心。這個心境是世界上最優美的。」

旁處常常分別詳說四個這樣的心境，四個無上意 (*Brahma Vihāra*) 他們是(1)愛。(2)爲他物之愛而憂。(3)爲他物之樂而樂。自身憂樂之恬然。無所動。每一情緒，都是須用心去學習養成的，從拿一物爲對象起，漸加漸進直到全世界都包覆在愛情之內。

「我們底心不應退屈。我們的口不應出惡言。我們應住於慈悲愷悌，心滿貯愛，無有損人之念。我們要常常用我們底愛念底光，充滿這樣的一個生物。以此情爲基，我們要常常充滿全世界愛念，深遠



的，日日擴充的，不可量的，無怒無嗔的。』

愛與他種心習的比較重要，書裡是如此論的：——

『賴以修正行的一切方便，不能及因愛得心解脫底十六分之一；他將一切撮取在內，遠過他們一切底光輝和美麗。一如無論何星在此，他們底光輝和美麗，終及不上月亮底光輝底十六分之一；他將一切收取在內，遠過他們一切底光輝和美麗。一如雨季之末，農人放穫之時，太陽高昇於清朗無雲的天空，壓伏了無量空間底黑暗，在光輝和美麗之中照耀着——一如夜分既盡，曙光熹微，晨星在光輝美麗之中照耀着——賴以修正行的一切方便不能及因愛而得心解脫底十六分之一，亦復如是。』

歡喜——發於必得解脫的堅實自信心，而淪浹全身的濃厚喜樂，不是靠那般看破世情，競鬥求道終得勝利的人，所硬硬固執，死守不放的信條，才能成立。信條即使不足取信於人，這個濃厚喜樂，却是實在有，不足疑的。這個經驗，不是虛擬的，宗教歷史裡有實例可以取證。基督教徒裡，信從絕然相反的信條底人，回回教徒裡底蘇菲派（Sufis）都有與佛教底阿羅漢相同的經驗。可見得這個境界不但是不受信條底牽制，而且沒有宗教底界限。（以上一段，有我斟酌原書，增益出來的）教典裡保存下來兩個長者詩語集錄，據說一個是一百零七男子底作品，一個是七十三女子底作品。這些男女，都是在佛陀活着的時候成阿羅漢底。詩語之中大多數是歡喜，得勝底凱旋聲，例外只有幾個。不幸他們還沒有人將他們繙譯成英文；但是下面一節散文裡，狠有他們底神情流露着。這一段書先點出

五障 (Nivāraṇa) —— 貪欲，嗔恚，睡眠，掉悔，疑 —— 累人像欠債，疾病，繫囚，爲奴，罪念一樣，接着又說道：

『五障既斷，其人自視如債償清，疾病痊，出獄得自由，無憂慮。既實證此，則心中生喜，既喜則得樂，既樂則一身安適，一身安適則和平，其心即住於和平。』

『解脫』是佛教底言語，基督教當云『得救』。譯者註。

法句經 (Dhammapadam) 裡有一串詩，解說這個歡喜底境界，正樂 (舊譯『正定』) 聖道底末階級。以下是其中之一：——

我們住於大歡喜，不恨恨我人；

在多恨者中，我們終無些許恨。

我們住於大歡喜，在有恙者中我無恙。

在諸病者倦者中，我們終康健。

我們住於大歡喜，在多慮者中我無慮。

在諸多憂思者中，我們終安靜。

我們住於大歡喜，我們無諸障；

我們以喜樂爲食，如光輝赫奕之天人！

集裡另一詩說道：——



「智者既以誠實心，逐去浮誇想，拾級而登慧之壇，

中心不懷何憂思，

俯視浮世多憂衆——

如立高山巔上者，

心靜下觀野作人。」

### 第五章 道上的豺狼

典籍裡雖有滿篇保證現世可以得大安樂，不必坐等來世的話，但他們也看到問題底反面，完完全全地，坦坦白白地承認要達到這個目的底各種障礙，危險。這些障礙，危險，照常分成種類，綱舉目張，以便沒有文書的時代底人記憶傳述。他們看作最危險的是五障十煩惱和四毒十煩惱是：——

	中國舊譯	英	譯	巴	利	原	文
1.	見身； 薩伽耶	Delusions about the soul.		(Sakkāya-ditthi.)			
2.	疑。	Doubt.		(Vicikicchā.)			
3.	邊(見)。	Dependence on works.		(Sīlabhata-parāmasa.)			
4.	貪。	Sensuality.		(Kāma.)			

5.	嗔； 恚。	Ill-will.	(Petigha.)
6.	見(取)。	Desire for rebirth on earth.	(Rupa-rāga)
7.	戒(取)。	Desire for rebirth in Heaven.	(Arūpa-rāga.)
8.	慢。	Pride.	(Māno)
9.	邪(見)。	Self-righteousness	(Uddhacca)
10.	癡； 無明。	Ignorance	(Avijjā.)

這些都是狠平易的，只有第六第七是例外，這兩條我在下面解釋。所可怪的是這些惡習氣據說是須按着所開列次序消除——所以比方說，身見煩惱應先一度消除，因非消除他不能入道底門，癡（人類最大的仇敵，直接相遇的死敵）只能逐漸消除，非至道成不盡。我並不預備說這個排列的次序是毫無理由的。況且書裡也不曾固執諸煩惱一定要一一消除的。書裡常常有諸修行人在靜中觀照有得，智勇雙增之際，頓時消除三四或五煩惱的實例。破前三煩惱，他們叫做「入流」，基督教徒叫做「歸真」(Conversion) 中國人叫做「入道」。古佛教以守法修行，必得解脫之義詔示人，故於入道得道之間，不主有長期的間隔。早或遲，今生或來生，修行者準能得大解脫。

譯者註——十煩惱舊時又譯為「十見」及「十使」十使有時分為「五利使」（身見，邊見，見取，戒



取，邪見屬之) 及『五鈍使』(貪，嗔，癡，慢，疑，屬之)。

諸毒——諸毒之數本爲三，即從(1)官能快感(2)生存虛驕(3)和愚癡等三個源頭所起的心理。醜溺。後來又加上第四。第四必定是在這個新運動前進未久之時所加上的；從研究人類思想史的人底眼光看來，覺得他是狠可注意的。他是從懸想——難決定之事，最後之原理，與實際生活無關之問題底種種懸想——想起的耽溺。古佛教對於這宗懸想的致貶，是人類自有歷史以來以至那時，神學和玄學第一次受最有力的打擊。那時與他爲敵的諸論，都自命爲能解釋萬有底始終，能明確，絕對地決定世間怎樣是常或無常，靈魂(『神』)和諸大靈魂(天人)怎樣是不滅。佛教底論調就與此大不同；佛教宣稱事事物物有因，雖最後之因(或最後之諸因)亦不能外；宣稱世間無有『常住』者；宣稱人不能而且也只須從果求因，從因又求因之因，以至無窮盡，不必求亦不能得萬物之終因。佛教底一個最有名的偈語，曾刻在印度廟宇裡底一萬還願牌上面，在教典裡曾託爲第五阿羅漢所說，而且除了佛家最晚各派底文書之外無不常常援用，認爲至理的，言曰：——

『諸因所生法，佛已說其因。』

亦說皆有滅，唯此是聖言。』 (新譯)

諸不定——這個立場，喬答摩底同時人覺着好像是他底情甘失敗。我們也肯說，自當求深究這些問題，非深究這些問題而得其故，絕不放手的人看來，實在是失敗。但喬答摩自守狠固，自信甚堅。他不但肯作正式的斷語，而且拒絕討論這些問題。這些問題自然常常被人問起。他底答案，就是將

他們列成一個諸不定表，一類『此路不通』的問題表。

(一) 至 (二) 世間是常或是無常。

(三) 至 (四) 世間是有邊或是無邊。

(五) 至 (六) 「神」(靈魂)與身是一是異。

(七) 至 (十) 人死後是否尚有一種生存。

還有些旁的，但這些是時常提到的。

『梵志(婆羅門)與修士沈醉於其中，』

妄分浙猜度，諍論無已時；

愚哉此等人，但見盾半面。』

像下面的話，在對譚錄裡數見不鮮：

『此種懸想，如荒林，如沙漠，如傀儡戲，耽著迷罔則有憂，有爭執，樹敵，狂妄。此不能使心解，亦不能使人離欲，亦不能得恬靜，亦不能得平安，亦不能生慧，亦不能得照耀聖道高級之智，亦不能趣涅槃。』

此處共有兩個命題：(一)我們不可討論我們找不着可靠的憑證的事情；(二)我們不可討論於我們無用無益，而且有損的事情。兩個命題不管對不對，據我看來，話總算說得狠清楚。但曾經有些人，用狠巧妙的言語，辨明喬答摩是有意避去這宗玄妙問題，而且其實他心中何嘗不懷抱着來生和其他與他的敵教派略相同的信念，不過這些信念是隱藏，秘密的，未向諸弟子明言就是了。這些人底話我倒



不明白。

(譯者註——北京大學講師梁漱溟先生曾說大乘佛法譚形而上學的問題而小乘不譚；小乘所以不譚，是教主有意避去。參看他底印度哲學講義某頁)

喬答摩底這個立場底可能，可以從下面 Frederick Harrison 申說歐洲現在一種相同見解的話裡面參看出來——

「如有聰明睿知，道高德崇的人，向我們說他們敢擔保他們自己如何如何因爲有了……關於他們本身和他們自性的觀念，關乎外面的世界和他底起源，結構，維持的觀念，他們死後，他們底一部分或他們底靈底狀況之觀念……就得着內心底平安，生活底調劑，實力底增加；那時，我們絕不是要同他們爭辯這種智識底誠僞和價值高低……我們如果不去將他們認了來，不是因爲我們信他們是假的，但不過是因爲他們不能引起我們底興趣。我們從他們那裡得不着實際的好處。」(Harrison 是英國)

個常識派哲學家——譯者注

再比較下面很不同的一個學派底論調。James 說——

「世界是一元還是多元呢？自由還是定命呢？唯物還是唯心呢？——這都是些解釋世界之時個個說得過去或個個說不過去的擬議；爲他們起的爭辯，沒有停止底日子。實驗主義的方法，在這種地方，是試試看用各個自己底實際效驗，去闡明每個擬議。」

佛陀不是孔德主義者，又不是實驗主義者。但這兩段選文可以指點我們意思很明顯的文，只要我們照着他直解就是了，真用不着將他解成與他的本義相反的章句，硬從字裡行間，找出許多人

吃就過不得的支學糖食。無論如何，神哲學的懸想底習慣，在古佛教徒眼中，絕不是聖道上一個最不傷人的豺狼。

既了知諸諦，行盡聖道，既殺諸煩惱，滅諸毒，斷諸障礙，去淨愛取，懸想心，則爲既達理想目的地。聖果阿羅漢果，頌揚之作，或以詩，或以文，誇張此種心之境界，佛教修成之完人境界，要皆辭藻妙麗，爲巴利文學中之上品；若輯錄之，可成巨帙。有許多佳號美稱，名此聖果，非是義同字異，實是各有所狀，或表此多面觀念之此方，或表此多面觀念之彼方——避難平安所，清涼之巖穴，洪水中之島，解脫，釋放，安穩，無上，未曾有，無生，平靜，安樂家，恬適，苦盡，療一切藥，不動搖，仙湯，無色（質），不斷滅，常在，彼岸，無終，精進福，無上喜，言難盡，斷障，聖城，此外還有許多旁的。大約佛家典籍裡最常用的是阿羅漢境界——「尊者境界」；歐洲人著述裡常用的是涅槃——「寂滅」，就是心裡三毒——貪，嗔，癡——惡火底寂滅。

歐洲著作家選用的這個名詞（選用之時，一部佛教教典文書也沒刊行，繙譯，直到以後許久，才有人來做這個功夫）引起狠不少的誤會。這些著作家不曾分有，我們也說不到希望他們能分有，當日古佛教徒底滿腔的樂觀，他們自己以現世無望而棄之去，巴望在他世得救恩，自然他們想佛教徒也是如此了；既然沒有真正的佛教聖書可以改正他們底錯誤，他們就用他們底言語，將涅槃解成死後才得到的地位。所以他們擬「寂滅」是一個靈魂底「寂滅」；這個是靈魂底永遠飄蕩還是靈魂底完全銷滅，他們只管討論不休。自我首先披露此字底正解，一直到如今，已經三十年了。但是治巴利文的學者以外的人，還是照常犯這個舊過。在此世界生得救底信念，佛教前的思想裡，雖然沒明白敞開來



# 北京高師數理雜誌

第二卷第三四號目錄

- Ⅴ 光線與結晶體之構造
- 羅素算理哲學入門書提要
- 非歐几里得幾何學
- 複虛數的圖表法
- 布洛喀形
- 重複組合與重複排列
- 三角形內三垂直二等分線之研究
- 正二十面體各二面角相等之證明
- 書魏懷謙君『正二十面體各二面角相等之證明』後
- 熱之理論及機械當量之決定法
- 數論
- 初等幾何題之解法
- Pythagoras 定理之證明
- 錯誤之解釋
- 數字游戲
- 二次方程之根之性質之判別法
- 三等分任意一角之法
- 數學新聞一則
- 通訊
- 會章
- 馮漢淑先生微分方程式

合訂一册定價大洋四角

編輯及發行處

北京高師數理學會

新 潮

(第三卷第一號)

七四

說，但實是暗含着。這個深得印度人底同情，以致自從佛教發祥一直到今天，他已是普遍的印度信仰；  
Jivanmukti (今世得救) 已成了印度宗教界上底常用語。

(第五章完，本書未完。)

## 詩底自由和普遍

俞平伯

近時新詩底作風，頗從純客觀的描寫轉到兼有主觀的抒發，這也是一件可喜的事。但是也頗有人疑惑這個不是正當趨向，覺得這類作品太抽象了，或者太神秘（Mystic）一點。並且還有人爭辨文學是貴族底或平民底這個問題。我覺得在這些憂慮中間，含有多少誤解在內，於是寫這篇短文。

關於文學是貴族底或平民底這個問題，我不必再講。周作人先生在平民的文學已講得很明白。（見新青年及點滴）他以為區別是在於普遍和真摯這兩點特性，並且還明白指出「平民」和「通俗」意義底不同。我看這些爭論，大都是把「平民」和「通俗」這兩個詞弄混了，所以纏繞不清。我們所要求的，只是平民底，所不定是通俗底文學。有人做通俗底作品，我們歡迎而不反對。但是我們却不肯把文學限於極拘狹的範圍，阻碍他底創造和發展。

至於有點主觀的傾向，這純然是事實，而且我以為是當然要有的。完全脫離事實的幻想，在詩中過量表現，自然是一種毛病。但幻想在詩中間也有相當的位置，不該魯莽的排斥他。所謂側重主觀和幻想，意義廣狹本有區別；況現今底作品幻想色彩也不很多。在新詩萌芽底時期，正該讓他發長去，似乎還沒有「施以警戒」「一棒打死」的必要。

我對於做詩第一個信念，是「自由」。詩的動機只是很原始的衝動，依觀念底自由聯合，發抒為詞句篇章。我相信詩是個性底自我——個人底心靈底總和——一種在語言文字上的表現，並且沒條件沒限制的表現。個性底自我原依遺傳習慣兩大要素而決定，所以各個人對於一切事物底態度和



從一切的刺激——在外或在內——所生的感興各各不同，從而所發生的文學詩歌，亦各各不同。在這些殊異或差別底中間，方能顯露出詩底真美。既決不能「東風壓倒西風」也決沒有立了一個固定的形式，無論在表面或在實質上，來範圍詩人底個性的道理。詩人底共相只在表現和創造。至於所表現的，所創造的是什麼？誰能知道？他自己沒有寫出以前也不知道啊！

我最討厭的是形式。不但那些音律句法底老譜，叫人皺眉不消說了；就是那些學問上底偶像，所謂「道氣」當做詩的時候，也恨不得遠遠請他們去排棄呢。自然排不乾淨的，不過再崇拜着，恭恭敬敬請進來這也殊可不必。既有得這樣做篇哲學上或科學上的論文，好多着呢！何苦來壓在詩神底脊梁上，使他喘不得氣。我不看輕知識，更不看輕科學底知識；不過以為做詩只是做詩，不是要賣弄學問。把真率的詩趣變成機械的，這不是件「兩敗俱傷」可歎息的事嗎？

老實說罷，做詩本沒甚希奇，不用裝出一副嘴臉，繞灣兒說話。做詩原是自己發抒所要說的，不得不說的話，博心理上的一種痛快安慰；不是戴頂高帽子，給自己受罪。所以要寫就寫，寫得出就寫；若寫不出或不要寫就算了。我平素很喜歡讀民歌兒歌這類作品，相信在這裏邊，雖然沒有完備的藝術，却有詩人底真心存在。詩人原不必定有學問，更不是會弄筆頭，只是他能把他所真感着的，毫無虛飾毫無做作的寫給我們。年代遠了，個性還活潑潑在那邊動。他底，他底作品底美和愛，我們感着；他曾經感受的美和愛，我們也因此重新感着。即有許多神秘的作品，但如能和作者底精神同化，便能感着一重更深的快樂。詩底好壞原不在了解底難易，是在了解以後，能給我們一個深切的印象或不能為判斷底

標準。浮飄飄的藝術，有什麼用？刻在譜上的藝術，更有什麼用？在一個印板印出來的作品，懂得一千首又怎麼樣呢？世間又何必定要有這些詩呢？

一切桎梏無論在那方面都打開，讓個性自己去，讓他小孩子般的跳躍。兩三千年的夢，可以不必再去尋了罷！我說：「塗脂抹粉」的詩神，你去！「垂紳正笏」的詩神，你也去。留着這個，以外不要再留着。

我對於做詩第二個信念是「普遍」。這個似和前邊的觀念不相聯合，似乎個性底發揮，有碍於詩底普遍。但這個憂慮實在是很無謂的。我們從各方面觀察，曉得自由和普遍並沒有「相妨」的地方，所謂「相妨」，真真是個表面啊！

在前邊曾說過，詩是獨立的表現自我；但是一方也是在同類人們中表現自我。從文學底潮流，可以看見這個事實。文學當然離不了語言而存在，語言底起源完全是應付羣居的需要，所以一切文學都含有社會的要素（Social factor）。詩不但是自感，並且還能感人；一方是把自己底心靈，獨立自存的表現出來；一方又要傳達我底心靈，到同時同地，以至於不同時不同地底人類。這種同感（Sympathy）的要求，在社會心理學上看來，是很明顯而且重要的。人人都有天才的詩人有了更加強烈，每每從他底作品流露出來；因為自己底同感既強，要求傍人和我同感的欲望也因之而強。這根社會的帶子把詩人縛住，所以只管讓他自由，却依然不失去詩底普遍性。

但還有個疑問，就是歷來詩人有許多——至少一部分——「反社會性者」（Anti-socialist）這是什麼緣故呢？豈不是沒有羣的本能和同感的情緒嗎？若然是沒有，或者很弱；那麼，上邊立論底根據



就不免動搖。我對於這個反問，姑且試試去解答。

這個事實，詩人底孤介，我是很承認；但是並不能就因此擅定他底社會的要求薄弱。社會的本能固然能決定個人對於社會的態度；但別的心靈歷程，也一樣可以做這類行爲底「前設」或「決定者」。所以對於「反社會性者」底心理解釋，於其說他沒有或有而很弱的社會本能，不如說他底社會本能（強弱沒有一定）被反對的心靈諸歷程壓迫，不能得到原來的表顯爲妥。

還有一個解釋可以補助前說，可以證明羣的本能無時而不存在。諸本能底表現原分兩種：(1)直接的表現，是本能表現底原始形式。(2)間接的表現，是本能被壓迫而起的好像一個人跑路，起先原是直直的去，碰着牆壁然後轉個灣。這些反社會性的詩人，雖在表面上很討厭羣居，事實上却也並沒有獨居。舉一個極端的例講罷。中國式的「隱士」——往往是詩人——常常與「木石居與鹿豕游」。但細細分析，他何曾實在離羣。要曉得羣這個觀念本不是固定的。同類底人自然是羣底最初本義，但也未始不可把這個觀念移轉擴充到動物或無生物。這些對象——刺激物底移轉，在心理學上看來，是很平常而可能的。就是說隱士先生在深山裏面不覺得寂寞底緣故，是他已把「木石鹿豕」人化了（Personified），做他底伴侶。他不是真沒有伴，却是找了個平常人所不認識的伴。孟子上所謂「居」〔遊〕正暗示我們這層意思。我們不可爲表面現象所迷惑，忽畧間接迂曲的事實。我還記得莊子上面說：「逃空虛者，聞人足音跫然而喜矣！」可見隱者心裏，愛羣的欲望未始沒有呵。在科學方法上講，這一個只算是個貌似例外。

我相信有社會本能潛伏在「反社會性者」底心靈，能決定或指揮他底行爲。本來行爲底動機在無意識域中找出，是經驗上習見的事實。即使退一步講，承認這個真是例外；我們還可以用人性同異底考量，來解說自由普遍可以並存。人和人中間心靈上底差異誠然是大，或者竟是很大；但個性終究超不過共相。因爲個人在他底情感及思想，無時無地不受社會勢力所影響，不爲社會勢力所約束改變。所以在一定範圍之內，各個人底心靈歷程底發達徑路和性質不能大異；因而表示思想的方法，雖以時或地而生差異，大致總可以共通。這也是詩有普遍性，在心理學上一個根據。

爲了詩底解放——詩人個性質自由表現和創造，而覺得懷疑或憂慮，看了這篇短文，或者可以稍釋然了。若還有人拘守着他底太老師底教訓，拿『只此一家並無分出』的話頭，來爭詩底正統；那麼，我們就自認做的是散文，不是詩，也沒甚要緊。我們只把要說的話說了，再有如何如何的批評，也沒法更改的了！周先生在小河詩序上說得好，我拿來作個收結。（見新青年六卷二號）

『或者算不得詩，也未可知；但這是沒有什麼關係。』

九、十二、十四、在杭州。





## 詩

屢夢孟真醒來長歎，作此寄之。

俞平伯

1.

我倆半年不見，  
人遠了，信也遠了；

偶然接到的，也只寥寥幾行字。

這不怪你，我正一樣的疏懶。

太忙啊？是的！

然也不盡是。

我一提起筆——

那些討人厭的感觸，

便一齊擠上筆尖。

他們讓我把他們送給你，

我怕一時寫不了，

詩

還實在有些不愛寫；

若另外找些不相干的情事來湊個數，

既辜負了他們好幾番的殷勤，

且不像給我孟真的信。

我如此或者竟你也如此。

要多呢，寫原是不會完的；

少呢，這寥寥幾行字裏，

已充滿了別來所要說的。

在這裏——

我能認識別後的你，

你也許認識別後的我。

何必再寫呢！

這確已經很夠了！

2

我倆雖半年不見，

在冷冰冰的冬夜，

八一



我却連續夢見你。

是你底來呀？

還是我底想呀？

我不願再去分別這些無謂的；

所知道的，的確看見了你。

這不和你來了一樣嗎？

你真來了！我真的歡喜！

我們曾經談着笑着——

往常見面時一樣的談笑；

可記憶不真了，

彷彿談到冬天的倫敦天氣，

彷彿談到別後一些零碎事，

以外都掉進朦朧裏去。

但所忘的，僅僅是所夢的，

至於連宵這夢底事實，

和牽引夢兒底心境，

依然活畫般的存留着。

不獨是留着：

還鈎起亂絲一團的回憶；

還鈎起更亂更多的——

回憶以外——無窮感想。

不能再多了，不能再亂了，

這確已經很夠了！

3.

不長不短的夢，

忽然間斷了！

孟真在那裏？

只賸半窓晒透的太陽，

活畫出一個又靜又冷的早晨，

告訴我這是什麼時候，

這是什麼地方了；

告訴我這已是醒後的世界了。

但醒雖醒了，夢依然夢着。

思想底路上，

褪不盡夢中零亂的痕跡。

醒得早啊！

不然！醒後底聯想

又怎樣一個可怕的糾纏？

醒得早啊！

不然！豈不可和你，

多談許多別後事！

夢境終消散了，

連淡淡的影子

也水蒸氣般的飛去，

也不消再冤枉那躲在背後的我。

不然！孟真遠呢！

三萬里以外呢！

要談着，要笑着，

詩

用電底力嗎？用光底力嗎？

還是人底力啊？

我既然說不出，

這確已經很夠了！

4.

九年三月十四那一天，

濛濛海氣蒸着，

也是一個早晨，

從倫敦來的佐渡丸

正靠馬賽底一個碼頭。

有兩個人站在船尾甲板上，

絮絮的說着，帶哭聲的說着。

『平伯！你這樣——

不但對不起你底朋友，

還對不起你自己！』

我雖不完全點着頭，

八三



但這話好像鐵砧底聲浪，  
打在耳裏丁丁的作響，

我永不忘記！

現在呢，

說固不消，謝尤不必。

回想更沒有意義。

只在枯乾凝結的這世界上，

有真心底熱淚灑着，漬着，

有真心底責備

真心底寬恕相互了解着，

我在這裏，以爲

這確已經很夠了！

5.

你來信勸我「不廢讀書」。

你底朋友在這裏

可以說沒忘了你！

『我希望我將來依然是你底朋友。』

臨別時我最後的一句話，

現在還繼續的說着；

你底朋友在這裏也沒忘了你！

你猜我悔着，

但我不去悔着，只去望着。

『甌已破矣，視之何益！』

我從小就愛念這句話。

張着眼看前邊底路，

自然會和走散了的朋友攙着手。

以前的快樂——只在回想上重現，

飛騰遠了，沒法把他挽住。

却正有許多新的快樂，

留着機會給我們去創造。

人生底顏色很迅速的衰老，

他底精神終古一例的年少。

何況，我們正開着花呢！

孟真我們再見！

希望再見你時，

沒添新的慙媿，

這確已經很夠了！

九、十二、十三、在杭州。

### 無名的哀詩

俞平伯

1.

一個抬轎子的人，

於新秋的好早晨，

忽然間睡着不醒。

這原極尋常，

一個人底事更尋常啊！

好身分的人們

尙且腳接着腳的走了；

何況你——真像猫狗一般的死。

詩

2.

從紙上給我們的報告，

至少三個零位以上的數目：——

在飢餓底鞭子下黃着臉的，

在兵士們底彈子下淌着血的，

在疫鬼底爪子下露着骨頭的，

所謂上帝底兒子，不幸的兄弟們，

竟這樣斷送光榮的一生！——

也一晃眼的過去了，

還當這是很小小的一個數。

3.

至於像你這樣好福氣的：

當然沒有人哭，

沒有人憐惜；

更誰來追悼你！

只說死是該的！



我反在這裏嘖咕着不休，  
顛倒陪些沒來由的眼淚。  
人家怎不說是痴子？

只是兩三個月過的快，  
痴的我呢，還是痴着。

這麼，那麼一回事，

彷彿打上牢牢不可滅的印子，  
既洗刷也不掉；

今天——我做無名的詩，

來弔這無名的你！

1.

酒糟的鼻子，酒糟的臉，

抬着你同樣的人，喘吁吁的走；

在街上，在水邊，

也在高高的山上。

毒熱的火龍烤着頭，

那裏有你底繖？

刺骨的霜雪沒着腳踝，

那裏有你底鞋子？

說你原是抬轎的；

怕道生來就如此，

你又何妨坐坐轎子！

再若說有渺渺冥冥，

觸不着聽不到看不見的運命爺，

他來管着這些個；

叫我打那說話的人底臉。

5.

費話不消說了，

你底一生的確做了轎夫。

我嘖嘖叨叨講我底夢，

你未必能來聽見。

時間底機輪又無從使他倒旋。

不知是誰決定的；

但決定了的事，

誰呪詛也有甚用處？

看你流了大半世的汗，

跑了大半世的腿，

掙些銀的銅的紙的片子，

來支持你做牛做馬的生涯。

終久——生命也跑掉了，

生涯也結了！

艱辛以外，恐怕未見還有別的！

6.

那麼！世上，

你同時底同伴們所說的：

美善和愛底人生，

像花底開着，水底流着；

有古今來的詩人——

詩

神底自然底頌揚者——

流着涎儘去羨着；

歪着眼儘去賞玩着。

在可憐惜的你底一生裏，

又顯出怎樣一個顏色呢？

只有光，只有花，只有愛嗎？

我想不見得如此罷！

我想你畢生，

決沒工夫去感受這些奇蹟；

告訴你也搖着頭的不懂；

懂了也搖着頭的不信啊！

7.

人生底樣子，

在誰們心裏，現出誰們底神氣。

愛他，怒他，漠然對他；

隨着你我解釋他底意義。

八七



他東一塊西一塊的在世間，  
生來沒有整個兒的自己。

『你底就是我底』<sup>(1)</sup>

把舊瓶裝進了新酒哩！

8.

儘着我胡想罷！

拿一壺燒酒，

嚙得朦朧醉了，

也能得到他底辛苦底安慰；

比較我們心靈上底狂喜，

可當真減少了一些？

他誠然是飄搖着，

在「狗底生活」裏挨着活着；

但所謂「有所爲」的人們，

怕道就清清切切地，

跨着生命上底步履。

況且「生」底電火一撤，

世界上固然不見了他，

幾時見了我們？

抬轎子的和坐轎子的，

一樣——真真的一樣，

長上青草了！

一堆兒去了！

9.

『你莫再絮煩，

看看這不是已把不自然底結果，

完完全全的轉了過來。

這一齣絕妙的把戲，

在老式的舞臺上續續串着。

經驗的人也太多了，數不盡了，

可惜，他們現在不能告訴你。

但是不要忙呵！

遲早來了，總可以看見的，  
你可莫再煩絮！

(1) 此語見儒林外史第十二回

九、十二、六、在 杭州。

黃鵠

俞平伯

賈生惜誓上面說，『黃鵠之一舉兮，知山川之紆曲再舉兮，  
觀天地之圓方！』我平常極喜歡念這兩句賦，喜歡他文情  
高曠音律抗舉，不落相如揚雄以後的俳優文學底惡習。看  
這兩句及屈原賦上所說『鳳皇翔于千仞兮，覽德輝而  
下之，』就可以想像得賈生底人格了。現在推廣惜誓本文  
底意思成一短詩，用黃鵠名題。 十一、十六

給水田裏底稻子愛上啦？

給出水的魚兒愛上啦？

撲撲的，好容易飛了，

幾尺？幾尺！掉了，

掉下河灘頭喘口氣。

詩

黃黃的稻子打晾在場上，

小魚兒躲在脆玻璃底，

看見了，吃不到嘴邊。

叫太冷的風吹瘦了你。

不像從前了，身體輕去一半。

斷了，依依的線斷了！

只消刷的一翅，

高高衝到白雲裏。

也讓農夫們割稻子，

也讓小魚們去凍死，

嘎——嘎嘎，不回頭了，

借陣鐵硬的好北風翩翩南去。

迢遙雲底路

過不了的千重山千條水。

八九

山呀，紫螺似的幾簇？  
水啊，衣帶似的幾曲？  
蜿蜿蜒蜒，漫漫地直在瘦脚下打個旋。

天風再送他上去，  
雲霞盤繞在雙翅前，  
只蒼蒼然蒙氣在上邊。  
從雲縫裏露些眼，  
有河流島嶼，有岡巒原野？  
大地奔走混茫茫成團成片。  
可知道沒處再尋伴哩，  
真個兒孤另另的！  
他未嘗願意，何嘗懊悔，  
他不能儘向清清淺淺間  
一步步對自己顧影，向人家去弄尾。

悵惘

朱自清

只如今我像失了甚麼，  
原來伊不見了！  
伊的美在沈默底深處藏著，  
我這兩日便在伊沈默裏浸著。  
沈默隨伊去了，  
教我茫茫何所歸呢？  
但是伊的影子却深深的印在我心坎裏了！  
原來伊不見了，  
只如今我像失了甚麼！

小草

朱自清

睡了的小草，  
如今蘇醒了！  
立在太陽裡  
欠伸着，揉伊們的眼睛。  
萎黃的小草，



如今綠色了！  
俛仰惠風前，  
笑迷迷地彼此向著。

不見了的小草，  
如今隨意長着了！  
鳥兒快樂的聲音，  
「同伴，我們別的了！」

好濃的春意呵！  
可愛的小草，我們的朋友，  
春帶了你來麼？  
你帶了伊來呢？

### 海濱

汪靜之

數不盡的淡黃沙，  
平斜斜地堆着。

詩

我在沙上踱着，  
沙在我的腳背上鬆鬆地蓋着；  
我把他們當被褥，  
躺着，想睡不睡的裝睡着。  
沙兒細軟如沙發 (Sofa)，  
我睡得說不出的舒服。  
哦！我是睡在自然之慈母的搖籃裡，  
她還唱着睡眠之歌慰我安睡呢！  
聽呵！

濺濺潺潺澎湃和和曷曷極複雜的浪聲  
洋洋地裝滿了我的耳鼓了，那不是自然的  
美妙音樂？

沙上有美麗的石塊與螺壳，  
我弄着她們遊戲。  
望去水天一片，

九一

誰也分不出那是天那是水。

湧——湧——湧——

海浪一陣陣起起伏伏地湧着又退着。

太陽要歸去了；

雲沒有遮住他時，他還用紅橙橙的臉兒回頭

瞧着。

他想捉住浪頭，

但是終於捉不住喲！

浪兒張開他的手腕，

一疊一疊滾滾地擁擠着，

摟着沙兒怪親密地吻着。

剛剛吻了一下，

却被風推他回去了。

他不忍去而去

似乎怒吼起來了。

呀！他又剛悻悻地勢洶洶地趕來了！

他抱着那靠近沙邊的石塔，

更親密地用力接吻了。

他爬上那多角形的灰色小石塔了。

雪花似的浪花碎了——噴散着。

笑了，他快樂得大聲笑了。

但是風又把他推回去了。

海浪呀！

你歇歇罷！

你已經留給伊了——

你的愛的痕跡統統留給伊了。

你如此永續的忙着，

也不覺得倦麼？

——二、四、二四、午後四時於舟山群島之普陀島——

星

汪靜之

耀耀地望着我

那顆星的眼睛，  
伊雖然遠在天頂，  
伊的靈光却已照澈我的心。  
怎樣悅目呀，伊是！  
伊笑着伴我在這靜夜，  
態慰我的孤寂。  
忽然騰起一片黑雲，

---

深深地把伊遮了。  
可愛的星光，  
再也看不見了——  
再也看不見了。  
然而伊那愛的光  
終於印在我的心裡。

—二一、六。—



教 育 叢 刊

第 四 集 目 錄

- 解決留學問題之方法
- 美國中等教育革新案研究
- 智慧測量
- 美國哈福大學職業指導局設施的種種
- 美國大學選科制
- 美國大學教授法
- 羅素哲學裏的科學方法
- 美國全國教育會第二次參觀記
- 美國司柏林斐爾達地方工讀學校
- 根性學說之研究
- 遺傳學說的真詮
- 生物哲學與教育
- 公民教育
- 杜威教育上的興味與勉力
- 教育預擬
- 教授小識
- 愛米兒
- 參觀學校筆記
- 北京扶輪第五國民學校概況
- 服務上各種報告
- 山東省立第四師範學校概況
- 江西省立第七中學校八年度概況
- 山西大同縣調查報告

- 萬兆芝
- 故教授劉以鍾
- 張耀翔
- 陳寶泉
- 王文塔
- 何炳松譯
- 全前
- 夏宇
- 李建勛
- 鍾道績譯
- 楊蔭慶
- 袁敦禮譯
- 殷祖英
- 常道直譯
- 張佐時譯
- 周學超
- 常乃憲
- 馮克書譯
- 高興偉
- 樊樹芬
- 周維垣
- 梅占魁
- 姜維翰
- 徐懋
- 朱隆勳

每 冊 定 價 現 洋 貳 角 郵 費 三 分

發 行 處 北 京 高 師 教 育 叢 刊 發 行 處

## 「不快之感」

葉紹鈞

兩扇玻璃窗外，是一個小的方天井。他擡起頭來，只有窗外陳舊、簡單、沈寂的景物，是他的世界；這一個他看了不知幾回了，倘要他將圖畫描寫出來，一定能夠一些兒沒有差錯。左旁的短牆，青苔長滿了上半截。那牆的年紀比他長，刷在上邊的水泥，早已不知那裡去了，豎着，鋪着的磚，便顯出很明白的畛域來。那青苔簇齊的長着，彷彿一片平田，種滿綠秧，有縱橫的阡陌，把他劃分得很清楚似的。有的時候，從牆腳下來了一兩條蜒蚰，升到半牆，便停着不動。他兩個觸角，像羊角一般蠢起，良久良久，才微微的，慢慢的，向左或右動一動，就這樣的捱過了他全生命幾分之一的時間。對面一座牆，却是很高，斑駁得比較的好些。但白色的墜粉，已轉成了灰色。此刻斜映着右旁牆上日光的反射，才稍微光亮一些。待日光過了，他那廣漠的平面，悶鬱的色澤，使人神經都麻木起來，竟至沒有思想和情感。他和左牆，原是成一個直角。距這直角不到兩尺，矗立着一棵已死的黃楊樹。這樹和對牆一樣的高，因他死了，枯了，枝條都砍作薪柴，光賸一根直挺挺的幹本。他的皮多半脫落，露出僵白的木質，和他的背景——對牆，絕對的不調和。至於那座右牆，是比較の有文采了，因為上邊有三方圖案畫的鏤空花紋，砌得非常工整。花紋空處，結着許多蛛網，上邊都黏着灰塵；可是結那些網的工程師，早已去得遠了。在和黃楊樹對稱的地位，是一個白鐵的水落。落雨的時候，屋瓦上面的水，從水落裡下注，水滴打着白鐵，發出單調、幽咽的聲音。此刻他寂寂的直立着，在這天井裡，却要算他是唯一有光輝的東西了。

太陽一些兒沒有留戀的意思，獨自上屋去了，小方天井裡就被黝黯籠罩着。他眼睛雖望着天井，

他的感覺裡却沒有這個世界——這時候他什麼都沒有。他沒有喜悅，憎怒，愛好，希望種種情緒，也沒有什麼事想要做。他只覺有一種不可名言又像很微淡的『不快之感』，不絕的來襲他身體的不知那一部分——這是他天天經驗的。雖說是很微淡的，然而比他嘗過的一切厲害的痛苦還難堪。這真是他生命的病菌，一個奇異的仇敵！

他遇見了這個奇異的仇敵，積久更加害怕起來。他不甘心永久受仇敵的壓迫曾經求教哲學來幫助他。哲學就將玄想的論證，傳習的主義，一一供給給他做武器；凡可以幫助他的地方，沒有不盡心竭力。可是不見什麼功效；哲學的知識，不就是治那生命的病菌的對症藥的本身，所以那病菌還是潛伏着，時時顯出他狠毒的勢力。

天真夜了，小方天井的上面，一方烏黑的天頽然如死的蓋着，沒有一顆星放些兒光！枯寂極了，暗昧極了，不可言說。

他的生命，儘管滋生着病菌，真個病了。這生命既沒有趣味，也沒有趨向，然而他還是衝動的，盲目的戀着。爲什麼戀着？因爲他已經有了個生命。爲什麼不去尋死？因爲他從傳說裡知道尋死是一種罪惡，所以不願犯着；却並不因爲生命有價值，所以不使寂滅。他明明知道這些，他曾經屢次把自己剖析，提出問題來，末了總得到同樣的答案。他又明明知道他的同伴，誰都和他一樣。可是知道自知道，患病自患病，那氣喘幾絕，吐出絲絲的血的病人，何嘗不能細細的講肺病的進程是怎樣，第一期，第二期，第三期的現象是怎樣呢！



這枯寂的，暗昧的天容底下，彷彿裝置就一種模型，預定着一個方式，專等無論什麼人來仿效，配合。無論什麼人一受彼此的擁抱，便如醉似迷，不由自主了。他想起了什麼茶館什麼俱樂部裡的情形了：滿了灰塵的電燈泡裡，放出不普遍，沒精采的紅燄的光，照見幾個已經有了個生命的人，散坐在屋的四處。他們坐在那裡，並沒有什麼事，也並不要會見什麼人，只是各顧各的安舒，吸煙哩，品茶哩，假寐哩，默想哩，喫小食哩，狀態萬有不同。偶然有一個人引起了一件無關緊要的事，大家便接了上來，信口批評一回，不判個是非，不求個解決，一笑而罷。而且他們的論點，刻刻在那裡遷流轉化，隨後的談料，他們也不問從前邊那一節裡推衍出來，只屢次振動聲帶，各佔據着永劫的一節罷了。看看電燈更爲黯淡了，他們便各顧各走了。他們天天如此，有什麼意味？然而不如此，他們便悶鬱得凶了！可貴的生命，將這無可奈何的法兒去消費着，豈不可惜！他又想：當自己伏在書桌上昏暈的燈光底下，只有單調的鐘擺聲伴着的時候，隨便檢一本書看，看了幾行，又隨便翻過幾葉，或是換過一本。自己天天如此，有什麼意味？然而不如此，便怎樣？可是那可惜的程度，就和他們不相上下了。他們和自己，都是個仿效模型，配合方式的東西啊。

一棵樹上尋不到同樣的葉子，除非摘了下來燒了，才化爲同樣的灰；各枝樹枝沒有同樣的姿態，除非斫了下來解柝雕琢了，才成同樣的幾隻椅子。模型方式和生命，原是背馳的呀！然而他和他同伴的生命，竟給模型方式擁抱了。他們體內每個細胞，從吸氣，進食，藉神秘的指導力，營生長，營養，更新，繁殖等作用，而享有生命；這是向上的進程，何等的可貴！可是多數細胞組織成了一體，却被病菌侵蝕着，

頓然停止進程，降而為機械的，物質的吸煙，品茶，假寐，默想，喫小食，看書。這生命的箭，終於受他力的吸引，不能射到無窮的遠，這是何等空虛，幻滅的事！

凡是游歷的人，差不多有一種情形：當好景還在前途的時候，他那熱烈的希望，興奮的意趣，常常引導着他，做他活動的原力。待到一切好景都玩過了，完了，更沒有什麼可玩了，此後惟有回轉身去，重去踐那來時的足跡，這時就覺得頹喪的氣味，浸漬到全身的不論那一部分；旅店中躺上一天半天，火車中睡去一刻兩刻，都沒有不可以。因為這時候沒有什麼力做他的引導了。火車上的機關手，或是船上的水手，他們從路程的這一端到那一端，又從那一端到這一端，屢次反復無有休歇，無論沿路的一棵草，一塊石，一個洗衣的醜婆子，一條瘠瘦的水牛，他們都諳熟；但是疎遠，不感興趣。倘若拉住他們的不論那一個，問他『可感到你那職業真實的意味？』他一定很不高興的回答個『不』字。已經倦游的游客呀，往返一條路途的機關手，航船水手呀，誰能不跟着你們走同一的沒有興味，寧與疎遠的道路呢！

這等雜亂的，自訟的思想，時時刻刻通過他的腦海，而終於引起他生命的病菌的劇烈增殖。他的感覺裡沒有世界——小方天井是沒有，天是沒有，自己也不很真實，只覺一個虛幻的自己，包圍在廣大的虛幻裡……

黑暗的，障礙的烏雲散了，月兒露出伊美麗的微笑，星兒轉動他們流利的媚眼，輕風唱伊輕清的戀歌，一一表顯他們生命的活動，真實，戀愛。



## 磨麪的老王

楊振聲

一個伏天的午後，午飯剛過，滿地都是樹陰，一絲風也不動；好像大地停止了呼吸，沈悶的很。一團炎炎赤日很莊嚴的在長空中緩緩渡過；這個世界像似被他融化了，寂靜的可怕，一切都沒有動作，也沒有聲息。花草都低下頭去，沈沈欲睡，長舌的鳥兒也一聲不響；只有不怕熱的馬蟻在火一般的地上跑來跑去；勤苦的蜜蜂兒圍着花飛上飛下。在一個花園東北角上，立着兩間茅草的破房，從腐爛的窗格中間，滾出一陣陣的隆隆磨聲，打破死一般的沈寂。

一個三十多歲的男人在那裏磨麪，黃色的臉皮上被着一縷一縷的汗紋；亂蓬蓬的頭髮蓋滿了浮麪，好似草上秋霜一般。一條藍布褲子露出膝骨來，被汗洗透，都貼在腿上。他從十幾歲上失去父母，就雇與人家磨麪。起初推磨的時候，他還覺發暈；又覺得天太長了；腰腿酸的不能抬步。後來習慣下去，他也就和那兩片無知覺的磨石一樣的機械動作了。兩片磨石磨薄了幾寸；他的汗把地滴成窩，他的腳把地踏成坑；他的鬍鬚也連腮圍口亂草一般的生出來了。除了對門李家的花狗兒時常跑來看看他，對他搖搖尾巴要點冷飯吃，只有那兩片又冷又硬的磨石是他離不開的友伴呵。

牆下的日影漸漸長了；樹陰下睡醒的老牛，牟牟的喚伊的小牛，巢上的小鴉兒伸長了頸子，張着寬大的嘴兒叫老鴉回家。壓山的太陽照出半天的紅雲。老王出了黑越越的磨房，拍一拍頭髮，走到左邊的河裏把身上洗一洗。坐在河邊草地上，看李家的花狗兒和一個黑狗兒撲着玩。張家的小福兒伸着兩隻泥手，從一株柳樹後面轉了出來，一直跑到河邊對老王說：



「媽媽要你磨麥子，你明天有功夫麼？」

「有功夫，明天一早就磨起。」老王回答說。那小孩子又眉開眼笑的說道：

「媽媽要麪給我作巧果子，後天過七月七啦！」說着跑到那兩個狗的跟前，抱着那個黑狗的頸子，和兩個狗滾作一塊兒。爬起來又往北面一個菜園裏跑了去，兩個狗也跟在後面跑。他口裏嚷道：「我叫爸爸吃飯去啦。」不一會兒張老三肩着鋤從北面走了過來，福兒在前面跑，他又站住等他爸爸。一回，仰着小臉兒問他爸爸幾句話，扯着他爸爸的手兒往村西頭走去了。

老王看的出了神。那個小孩子含笑小臉兒彷彿有一種魔力，引出人心中很深密的愛；他那個活潑潑的神氣，能使一切的東西生動。這個景象深深印在老王眼裏，使他的腦筋起了特異作用。他歎歎的坐了一回，順着腳走回自己房裏；心中好像有了心事似的，飯也不吃，瞪着眼睛仰臥在炕上不動。此時沈沈的大地籠罩在黑暗裏，一點生息也沒有；只有窗外的虫聲和村裏一處處的犬聲來點綴這個空寂的世界。

老王彷彿身在磨房裏，但是這回自己不推磨了。一個大驢子給他推磨，他只在一旁兒忙着加麥子收麪。這個長臉的驢子，豎起兩個大長耳朵來在磨前飛跑；麪落的十分快。他看着自是高興。忽聽身後一聲叫道：

「爸爸，你不去吃飯麼？媽媽都預備好啦。」老王回頭一看，一個五歲的小孩子站在他的面前。這是他的小孩子，比白天看見的福兒還長的好看些。抱起來親個嘴，他喜的脣都顫動了。

「你磨麪給我作巧果子麼？」小孩子抱着他的頸子問他說。

「是呀！是呀！作一大串巧果子，下面墜個花紅，好不好！」老王忙着回答說。小孩子喜的張了小嘴，露出一口潔白的小牙來。抱了他的孩子走出磨房，他看見一個二十多歲的女人在那邊忙着張羅飯桌子。『這是村西黃家的大女兒。』他心中想道。他的女人指着桌子說：快吃罷，等會就冷了。』看見桌子上放着一盤子氣騰騰的黃瓜炖牛肉，方蒸好的饅頭，他腹中覺着飢餓的很。飯吃的香甜極了，却是越吃越覺着餓。小孩子坐在桌子頭上，伸出小手來要饅頭，又張着小嘴兒要菜吃。他心中說不出來的快樂，淚包着愛的眼光常射在他的小孩子臉上。一陣脚步響，張老三闖了進來。嚷道：福兒！福兒！我半天沒找到你，你跑到這裏來了。』說着抱了小孩子往外就跑。小孩子一面掙扎着，回過頭伸着手向老王道：『爸爸，扯住我，我不去！』老王嚇呆了。急向前來搶，却嚇醒了。心裏還是彌彌的亂跳。睜開眼，屋內漆黑，死沈沈的寂靜。只聽遠遠的雞聲和肚子裏邊咕嚕咕嚕的聲音相答。

考王瞪了眼，躺着不動。直到窗紙發白了，樹上的雀兒噪起來了，他懶懶的起來，仍舊一轉一轉的磨他的麪。却是他今天與往日不同了；他有了心事了；他走的慢了；他時常不知不覺的停住了腳，忽然又緊走幾步。磨的聲音不似從前那樣的均勻了，變成時斷時續，忽快忽慢的了。他大概是想他夢裏的小孩子，或者也想到他的驢子。他只是漸漸的瘦下去了。

正是秋天的黃昏，屋角上黃色的夕陽照在草園裏一堆堆的落葉上。下面的蟋蟀，唧唧！唧唧！時斷時續的叫伊的友伴。草屋裏的老王已經絕粒幾日了。他起初受了風寒，頭燒的利害。後來腰腿都痛起

來，他不得不合他那兩塊又冷又硬的磨石分手了。他躺在床上，也沒人送飯他吃，捧水他喝。倒是對門王家的花狗兒有時想起他，跑來打兩個轉身，見他躺在炕上，把兩隻前蹄子打在炕沿上，搖搖尾巴，對他汪汪的叫兩聲就跑了。

他一陣一陣的發昏。忽覺屋內放了光明，他看見他的驢子在那裏推磨；他的老婆在那裏作飯；他的小孩子在草園裏玩，很可愛的小臉對他笑着，伸出小手來招呼他；他也笑着跑向他的小孩去了。

諸君欲曉得娘子關裡文化運動的進程和擔負  
這個責任的先驅者嗎？請看太原出版的

## 平民週刊

社址

山西省城橋頭街振新派報社

定價

每期銅元二枚 全年七角

外埠 每期加郵費半分



## 貴生與他的牛

潘垂統

猛烈的太陽光被一棵大樹的綠葉子遮住，晒不燥他們額上背上一滴滴的汗。他們圍坐在這大樹下賽石子。

小五，銀狗都赤條條的不著一絲，把涼帽墊在身子底下當做一種風涼的坐褥。貴生穿著一條青布褲，不用束褲帶，把藍洋布小衫圍在褲腰外面，用兩隻袖子打一個大結突出在肚臍上。他的麥桿帽，挂在項頸裡，蓋住肩膀和上部的背脊。

一隻水牛兩隻黃牛也不怕太陽光的像火一般熱，彎下項頸一點不停的在草地上吃草。他們的褪裡肚裡滿叮著牛蠅，但是還有許多圍繞着他們的身子不住的飛，這是他們自己尾巴的能力。

貴生手裡只有兩顆石子了，就伸出兩隻手給銀狗和小五。銀狗把面前的石子一數，拿了五顆給貴生就握著他的左手打了五下。同時小五也把貴生的右手打了三下，把三顆雀蛋大的石子放在貴生的面前。

貴生說：「不要玩了！我給你們猜謎罷。」

「紅紅瓶，綠綠蓋，千人看見萬人愛。」

小五不做聲，看著三隻牛。

銀狗說：「這是你姊姊教你的。我們可猜不著。」

貴生說：「不是！不是！書房裡的福有給我猜的。」

三隻牛吃在一塊兒了，小五立刻爬起來，拿了牛鞭跑過去，把貴生的牛打了兩鞭。

貴生說：『我今天母親裡硬要來牧牛，否則晚上放學時，不是被那老頭兒打幾下，定要給他罵幾句。我看了他的一副眼鏡，就嚇壞了。可是明天怎麼好？那老頭兒一定要問我昨天爲什麼不來讀，做什麼？』

太陽的餘熱還很利害，但是從東南吹來的幾陣涼風，立刻使牧場上吃草的牛去架起挽水的車。銀狗聽見遠遠地『轆，轆，轆……』的聲音起來了，就把牛角攀住，從牛頭裡爬上牛背，用兩腳向牛肚一夾，得意洋洋的去了。

貴生對小五說：『我母親叫我早些回去，說要給我洗浴哩。你怎麼樣？……我們以後還是不要和銀狗做伴罷！』

現在太陽的餘熱減了不少。短籬旁邊的幾株玉蜀黍和秋葵隨着風搖來搖去。天上明亮而且密的衆星，預先告訴鄉人『明天還要熱』。

貴生剛在要他的姊姊替他結一條褲帶，忽地裡看見一個螢火一暗一明的從短籬上飛過來；他就從他姊姊的手裡奪過芭蕉扇來，飛跑的趕那螢火去。他的姊姊也搖搖擺擺的跟在後面。但是那螢火慢慢的向上飛去！

貴生的母親用一把破蒲扇把貴生腳上拍了幾下，問道：『你今天同誰去的？』

貴生道：「小五，銀狗。」

他母親說：「你帶了去的瓜，分給他們同吃麼？」

貴生說：「我還沒分好，銀狗就把兩塊大的揀了去。我不依，他吃了……」貴生說到這裏，咽咽嗚嗚的沒有聲音了，幾乎要哭出來。貴生的姊姊在後面不停的向他背上扇着，口裡唱起歌來：「螢火蟲，夜夜來，爺爺（祖父）買之西瓜來。西瓜九斤重，爺爺拿不動。」

貴生的母親道：「你以後切不要同銀狗做伴。最好只和小五兩個人同去。」但是貴生早已在他母親的膝上睡着了。

太陽剛纔現出半個，小五坐在水車旁邊，口裡不停的喊：「押，押，押……」

稻葉上一粒粒的露珠，像農人額上一滴滴汗，但不多時就被太陽光吸去！

貴生對他的母親說：「阿媽，我肚子很痛……」

他母親說：「我知道的。可是你父親不依哩！你還是去讀半天好。十五日有嶽會了。你姊姊已在給你做新鞋，結褲帶……」

小五看見貴生很不快的來了，立刻從田塍裡立起來，迎上去，把貴生用手巾裹着的東西拿來打開一看，知是書包，就不做聲了。



貴生說：『我們今天到別個牧場去，不要叫銀狗知道。我姊姊替我結褲帶……十五日我和你同去看嶽會罷。我母親還說要給我多少錢哩。父親那裡我也要討幾文。』

銀狗牽了他的水牛從他們旁邊走過，一眼看見田塍上一個書包，就喊道：『貴生我要告訴你父親知道，再去告訴你的先生知道，叫他們來捉你……小五你的田水夠大了，可以回去了……』

貴生把書包用手巾慢慢的包好，垂了頭，一步一步的走到一個破廟裡。他的母親在那裡同幾個婦人念佛。但是他們剛才說：『某人家的媳婦怎樣不好，偷了丈夫家的東西給父母兄弟去。某人家的女兒是真好，常常從夫家拿些東西來給父母……』

貴生哭，他母親替他揩眼淚，叫他坐在自己旁邊。同貴生的母親念佛的幾個婦人問貴生怎麼，怎麼……

猛烈的太陽，被一塊灰黑色的雲遮住，但沒有多時，就晒到小五和貴生的涼帽上。銀狗在他們後面半里路，趕着他的牛喊道：『小五，小五，你們怎麼不來約我？慢些去！等我！我有一塊草很多的牧場尋著了哩。』

貴生催着小五快走。

銀狗爬上牛背，把鞭子向牛屁股上盡力的打了一下，飛跑的追上去。追着了，銀狗對貴生說：『貴生，我要你姊姊替我打一個錢袋，你姊姊肯麼？你肯對你姊姊說麼？你要防着我，你今天拿了書包在廿

一畝田頭同小五摘癩子阿七家的西瓜……」

貴生說：「橫豎我母親曉得的。你儘管去告訴罷。」

那牛知道太陽的熱度減一點，他們就沒有吃草的時候了，所以此刻不停的搖動他的尾巴，揀草多的塊兒吃去。

銀狗要小五貴生同去弄水。小五不做聲。貴生說不能。銀狗却硬要他們去弄。

貴生勉強把褲子脫下，慢慢的從河岸爬下去，兩手緊握住河岸邊的蘆葦。小五肚朝着天遠遠地游去。銀狗鑽入水底，好久才起來。

三隻牛吃在一塊兒了……三隻牛鬥了……小五的牛跑了……貴生的牛牛角脫落了，滿頭都是血。

貴生哭，從樹根裡拿起褲子穿好，把涼帽也戴好，牽了牛沿路哭到家裡。

貴生的塾師戴着一架極大的玳瑁邊的眼鏡同貴生的父親說：「你們的貴生三日兩天來，這一回有五六天不來讀了，我很不放心，所以……」

貴生的父親看見貴生牽了牛哭回來。

一九二〇，七，八，在百官作。

潘垂統君是民國五年前我在浙江第五中學校裡當教員時候的一個同學。後來我到北京來了；過了好久，忽然得到他的信，說在一個小縣裏當小學教師。以後我們便時常通信，他將所做的論文詩和小說，隨時寄給我看。我將幾篇詩與論文都不客氣的沒收了，但是兩三篇小說，一篇自述，總想尋個機會替他發表。他的小說裏所寫，多是他自己的實感，看起來有一種真摯樸實的氣。我於是便將他的一篇一個確實的消息介紹給小說月報，伊的瘧疾介紹給新青年——只可惜稿子遺失了，不曾登出。這貴生和他的牛是他最早寄來的一篇，做的不及伊的瘧疾那篇好，但是寫出東南水鄉的景物，也還有點特色，所以我將他編入新潮裏了。一九二一年三月十八日周作人附記。



# 自私的巨人

英國王爾德著

穆敬熙譯

每天的下午，放學的時候，小孩子們常常到巨人的園子里，在那里玩耍。

那是一個很可愛的大園子，有柔軟的青草。有的地方，草裏長着很美的花，像星一般；還有十二棵桃樹，在春天開粉紅色真珠色的花，到秋天結豐富的果子。樹上有鳥兒唱着歌，唱得那樣好，所以小孩子們有時傾耳靜聽，連玩耍也都忘却了。他們互相喊着說：『我們是何等的快樂啊！』

一天，巨人回來了。他是訪他一個朋友，康瓦爾的大鬼去了，在那里一同住了七年；七年過了，他要說的話都說完了。因為沒有可說的話，所以他決定歸他自己的住宅。當他到了家，他看見許多小孩子，在那里正正玩耍呢。

『你們在那里作什麼？』他苛刻的喊着；小孩子們聽道就跑去了。

他說：『我自己的園子是我自己的園子；誰都知道這個道理；除我自己以外，我不容別人玩耍。』因此他在四周圍修起了一道大牆，挂上一架廣告牌。

『禁止亂入，違者處罰。』

他是一個自私的巨人。

可憐的小孩子們，沒有玩耍的地方了。他們有時想要在路上玩耍，但是路上塵土太多，還有硬的小石頭，他們是不喜歡的。有時他們功課完了之後，在那牆外徘徊，講裏邊美麗的園子的事。他們互相的說道：『我們當初在那里是何等的快樂啊！』

春到了，到處滿了小花小鳥。止有那個巨人的園中，仍舊是冬天的光景。鳥不要在那里唱歌，因為那里沒有小孩子；樹也忘了開花。一天有一個美麗的花，從草裏鑽出頭來，但他看了廣告牌，他很替小孩們惋惜，便仍舊鑽進地下睡去了。在那里最高興的，止有雪同着霜。他們說，「春把這個園子忘掉了，我們可以在這里終年長住了。」雪用他的白色外套蓋上了草，霜把所有的樹都抹成白色。他們又約得北風與他們同住，他就來了。他是穿着皮衣，在園內終日咆哮，把烟囱都刮下了。他說，「這真是好地方啊！我們最好把雹子也請來。」所以雹來了。他每天用三點鐘工夫在房頂下亂鬧，弄壞了很多的石板，以後用全速度在園內跑來跑去。他穿着灰色的衣服，他的呼喝像冰一樣。

「春怎麼來得這晚呢？我實在不懂。」巨人從窗戶看着外邊的冷而且白的園子說道，「我很願天氣快起一個變化。」

但是春沒有來，夏也沒有來。秋給別的園子許多金色的果子，但是巨人的園子，一個也沒有。她說，「他太自私了！」因此冬是永遠在那里，北風，雹，霜，雪，在那樹間跳舞。

一天的早晨，巨人醒著臥在牀上，聽見一種美的音樂。他聽了非常的愉快，所以他這一定是國王的樂隊在那里路過了。其實，這只是一個紅鳥在窗外唱着。因為他許久沒聽見鳥的聲音，所以這似乎是世界的最美的音樂了。於是雹也止住跳舞了，北風也止住咆哮了，一種香味從窗戶來到他的面前。他說，「我相信春天來到了！」他從床上起來，往外一看。

他看見什麼了？

他看見一件最奇怪的事情。從牆上一個小孔兒，爬進許多小孩子們來，都坐在樹枝兒上。在每一棵樹上，他看見有一個小孩子。樹看見小孩子們回來，是很喜歡的，因而生滿了花朵，在小孩子們的頭上，不住將他們的手腕兒擺來擺去。鳥兒也飛來了，快快樂樂的唱歌。花也笑嘻嘻的從綠草中間鑽出頭來了。這是一個極可愛的景致。可是那一邊的角上仍是冬天。那是園中的最遠的一個角兒，在那里立着一個小孩子。他是很小，上不得樹去，在那里來回的走，不住的哭泣。那棵可憐的樹，仍然是用霜雪包着；北風仍不住的亂刮，不住的咆哮。「上來，小孩兒！」那樹一邊說着，一邊用力把自己的枝兒往下屈去；但那小孩子是太小了。

巨人見了這個光景，不禁心也軟了。他說：「我是何等的自私啊！現在我知道春是爲什麼不來的。我願把這個小孩子放到那個樹頂上，把那周圍的牆打去，使我的園子，永遠作小孩子的遊戲場。」他對他的已往的一切行爲，實在很是後悔。

他下了樓梯，輕輕的開了門，走到園裡。但是小孩子見了他害怕得很，跑去了；園子裡仍舊變了冬天。止有那一個小孩子，沒有跑去，因爲他的眼是充滿了眼淚，沒有看見那巨人的來到。巨人偷偷的到他的後邊，把他輕輕的抱起，放在那樹上。那樹立時就開了花，鳥也來到，在那里歌唱。那小孩子伸開他的兩個手，抱住巨人的脖脛，與他親嘴。別的小孩子們，看見巨人不是當初的那樣可惡，也跑回來，春也同他們來到了。「現在是你們的園子了，」巨人說着，用大斧把牆打倒。當十二點鐘，衆人往市場去的時候，他們看見巨人領着一群小孩子在那里玩耍。



他們玩了一天，黃昏的時候，他們到巨人的面前告辭。

巨人說，「你們的小伴兒那里去了？——我放在那樹上的小孩兒。」他是很愛他，因為他親過他的嘴。

他們答道，「我們不知道，他是已經不在了。」

巨人說，「你們一定要告訴他，叫他明天一定來。」但是他們說，他們不知道那個小孩子的家，並且以前也沒有看見過；巨人覺得非常難過。

每天下午，放課以後，小孩子們便來同巨人玩耍。但是巨人所最愛的小孩子，永遠不見了。巨人對於他們是很親切的，可是他很想念他的最初的小朋友，常常念誦他。他常說，「我怎樣的想看見他呢！過了多年，巨人老了，漸漸的衰弱了。他不能同小孩子一同玩耍了。所以他坐在一個大長椅子上，看他們的遊戲，讚美自己的園子。他說，「我有許多美麗的花，但小孩子們是花中的最美的花。」

一個冬天的早晨，當他穿衣服的時候，他從窗戶往外看着。現在他不恨冬了，因為知道這不過是春的睡眠，花正休息著罷了。

忽然間，他驚詫的揉自己眼睛，望着外邊只顧歎看。那實在是個奇怪的景致。在那邊角上有一棵樹，結滿了可愛的白花。那樹的枝全成了金的，枝上長出了銀的果子；在那樹的底下，站立他那最可愛的小孩子。

巨人喜極了，跑下樓梯，走出到了園中。他急忙的穿過草地，奔向小孩子那里走。當他到了跟前的

時候，他氣得滿面通紅，說道：「誰曾敢把你傷害了？」因為小孩子的手掌上，有兩個釘子印；還有兩個釘子印在他的腳上。

「誰曾敢傷害你？」巨人喊着說，「告訴我，我拿了大刀去殺他。」

「不。」小孩子答道，「這是愛的傷痕。」

「你是誰？」巨人說道；他感到一種不思議的威嚴，遂在那孩子面前跪下了。

小孩子對巨人微笑，同着他說：「你容我在你的園里玩，今天你要到我的園里去了，那就是樂國。」那天下午，小孩子們來的時候，他們看見巨人臥在那樹底下，死了，全身蓋滿了白色的花朵。

二二、二二。

王爾德 (Oscar Wilde 1854-1905) 的喜劇，近來在中國也頗受歡迎，有幾種的譯本；他的機鋒與詞藻，的確有使人喜悅的魔力，這便是他的受歡迎的地方。但他又用了同一的機鋒與詞藻，做過兩卷童話，將清新的愉樂供給兒童——以及年老者——那更是可以感謝的了。現在穆君譯出的，便是安樂王子 (The Happy Prince) 裡的第三篇；我從前曾用文言譯了他的第一篇，篇名就叫安樂王子，收在域外小說集裡，去年又在東方雜誌上看見鶯和薔薇，也是五篇中之一；至於柘榴之家一卷裡的四篇，似乎還未經人譯出。一九二一年三月十五日，周作人附記。

### 第六期要目

聖母(西洋名畫).....	拉弗挨爾
羽衣第三疊(崑曲).....	黃學龍
圖畫手工科的價值和目的.....	俞寄凡
文藝復興期之三大畫傑(續).....	豐子顛
比安芬與月光曲.....	吳夢非
美感與教育.....	周玲蓀
對於藝術上最近的感想.....	滕若渠
繪畫之自由主義教授法.....	周愛周
手工教授十年筆記.....	姜敬庶
白話詩與裸體美人.....	胡懷琛
近代文學概論.....	夏丏尊
詩學研究(續).....	胡懷琛
泰西名畫家軼事.....	張志彭
中等以下學校教授圖畫的通病.....	袁 榮
革新中等教育手工談.....	王夢熊
批評浙江全省學校成績展覽會.....	金咨甫

每冊 售洋貳角 定價十期壹元 捌角 與本會郭伯寬君接洽

總發行所 上海黃家闕路中華美育會及上海專師範學校

代售處 上海商務印書館、羣益書社、審美書館、泰東書局、羣學社、進化書局等

及外各省大書坊



# 薔薇花 (bara-no-hana)

周作人譯

日本千家元麿著

一天的晚上，從朋友家裏回來，走過廟會的市，我便買了兩盆四季開花的薔薇花。只有四五寸高的小花，但是兩株都開著紅而且大的花，還長著無數的花苞。我看他太小了，心想這樣的枝幹上，虧他會開花呢！——買呢？不買呢？正立著觀望，賣花的人好似看穿了我的心思，說道：「是有根的，」將兩株花都連土拔起，給我看他的根，使我安心了。我使用了十五錢，約值一角五分將兩盆都買了。回來以後，暫時排列在我的案頭；心想明天一早，放到院子裏去，因為有狗在那裏，怕給他弄壞了，所以將花安放在板廊下不大有有人走到的地方。我當初想擱在牆上，又恐怕被走過的人拏去，因此中止了；因為兩株花都是這樣的小。以後我就睡了。

上午的時候，我聽見妻在廚房裏和後邊木匠家的主婦講話的聲音，就醒了轉來。最初聽不出講的是什麼話，隨後漸漸的知道他們正說兩朵薔薇花都被什麼人摘去了。我心裏想，已經弄壞了麼？太早一點了；倘若不放到院子裏去，就沒事了。我又朦朧的睡著，聽得妻說道：「我想這不是狗。」老實的木匠的妻答道：「那自然是K」。一定是K做的。」這K便是伊的六歲的女兒。我沈默的聽著。妻笑著說道：「我也是這樣猜哩。剛纔彷彿有兩個人轉到院子裏去的樣子。」我對於妻的措詞，不覺起了一種反感。不說豈不是好，倘要說時便率直的說，說了便即住口；為甚還是講個不呢！我這樣想著，一半也因為還未睡足就被吵醒了的緣故。我低聲喃喃的說——住了豈不是好，真

謬呵，無論怎樣豈不都好麼？早點住了一面將頭藏在被窩裏，勉力不要去聽外邊的講話。仿佛覺得冷汗都滲出來了。虧得伊能夠坦然的說這些話——我愈覺得窘急起來了。努力不要去聽說話，又想借此遣解自己的心思，喃喃的罵著伊，心裏却很是焦急。但是妻並不知道我醒著躺在床上，這樣的窘苦。我想像妻坐在廚房裏，從容不迫的講話的樣子，覺得頗是滑稽。那邊的主婦似乎立在院子裏。這兩個人接續講話，一直到查出摘薔薇花的犯人的正身，方纔止住。在這中間，似乎K也不知從什麼地方拉了來了。主婦追問伊說，摘花的是你罷？K似乎很窘，聽不見什麼聲音；妻似乎坦然的從容的看著這惶窘的小犯人。

「是你罷？一定是你；是你便直說是你！你的手還有氣味罷？」主婦這樣說，但聲音很是溫和，是全然同情於小孩的口調。妻大聲的笑。主婦也時時發出笑聲。我方纔知道，這宗案件是很寬緩的審判著呢。

「唔，這個是肥皂的氣味呢，」K說。似乎伊的手的氣味已經嗅過了。

「肥皂是隨後擦的罷？以先還拏過薔薇花罷？」

我不再聽以後的話，便睡著了。中午時候起來，看見薔薇的盆裏花都沒有了。妻對我說，K摘了去了。我笑著說，

「我當時也曾遲疑，放在外邊呢，不放在外邊呢。還有花苞罷？」

「不，連花苞都摘掉了，」妻也笑著。

「都摘了麼？」

「都摘了。」

我恐怕給後邊的人家聽見了不大好，便不再說下去。我們兩個人隨又笑了。

過了五天，妻在一個盆裏，發見了幾個花苞。次日我起來看時，薔薇的盆已經搬出放在院子中央，上面開著一朵紅色的小花。

「開了，」我對妻說。

「我剛纔將他拏到太陽下來了，」伊答說。

到了晚上我回家來的時候，兩盆都擱在板廊 (The Gallery) 的上面。我將開花的一盆拏過來，放在自己的案頭。花有點憔悴了。妻說，花如不見陽光，是要憔悴的。將要開放的花苞，還有一個在那裏；後來經了妻的指點，纔知道共有兩個。我心想這樣的小植物虧他能夠不盡的開花，很是佩服；一面在腦裏因為有了做過俳句 (Haiku 一種短詩) 的習慣，便立刻成了一句詩道，「小小的不盡的開花的薔薇，好不孤寂。」我很想說給妻聽，但終於忍住了。倘若說給伊聽時，我知道伊必定說，「做的真好呢！怎麼能夠做的這樣快呢？」

「這回我想不要再被摘去纔好，」我說。



「有點危險呢。今天，又偷偷的來過了。我靜默的看著，伊在這花盆的周圍，繞了圈子走呢。因為有點危險，我便出去說道，『兒，這回不要摘了；伊這樣的捏著指頭，羞澀似的立著呢。』」妻說著，模仿那小孩的樣子，我看了也笑了。那小孩在薔薇盆的周圍，看著花繞圈子走，我覺得頗可發笑。「花又開了，很出驚罷？自己都摘掉了，因此受了一場罵，現在却又開了，覺得很奇怪呢。」我笑著說。

「很高興哩。必定想要摘他，急的沒有法子呢。」妻也笑了。

「這回攔到牆上去罷。想來不至於拏了棒來將他撥下罷？」

「大約不要緊罷。」

「真窘呢。」

「那孩子不當這個作壞事看呢。」妻笑著說。

「伊只是覺得怪可愛的，不知道怎樣纔好哩。」我也笑了。

「大約是這樣罷。」妻說了又笑。我也哈哈的大笑。妻笑的連眼淚都出來了。這也因為我們兩個人，好久不曾這樣一同的笑了的緣故。但是我不久便又寂寞；只有小孩對於自己所做的事，毫不為意，我覺得是非常的美。

(二九一六、五、二六夜原作)

千家元曆氏 (Senke Motomaro) 一八八七年生，是日本現代的詩人，但他又作小說戲曲，

收在青枝 (*Aoi-eda*, 1920) 裏，共十三篇。我曾譯過深夜的喇叭一篇，登在新青年八卷四號；現在所譯的兩篇，也都是青枝中的作品。一九二二年三月十七日記。

# 熱狂的小孩們

(Nekkiōshitaru Kodomora)

周作人譯

日本千家元磨著

冬天。許多穿破衣的小孩們正在遊戲，將兩三匹狗用繩拴了，嗾使爭鬪。兩個旅人走過。

旅人甲 這算是什麼街呢！無論那里，都只見穿破衣的小孩們和狗罷了。那邊又是一團的狗與小孩。到處狗都叫着。聽那尖銳的惶恐的叫聲，幾乎是現在正要發顛的樣子。這樣怪氣的街，再也沒有了。一不小心，會從什麼地方走出一條顛狗來，也說不定呢。

旅人乙 好冷的街。差不多要下雪的模樣了。趕快走罷！

旅人甲 可不是有了什麼事了麼？小孩們忽然聚集，喧擾起來了。

旅人乙 有了什麼事了罷。正要走過的，順路去看看罷。

小孩聚集的中央，一條黑狗跌倒，死在那里。小孩們的中間，一個穿甲冑的十二三歲的男孩，擎着大棒，茫然的站着。

小孩甲 阿熊打殺了，阿熊打殺了！

小孩們 (齊說)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不是我們的不好！

小孩乙 誰的狗呢，誰的狗呢？

小孩丙 是癸的狗，是癸的狗！

小孩丁 誰去叫癸來！



小孩戊 癸剛纔在這里呢。

小孩己 在這里，在這里！

癸——十歲左右的小孩，顫抖着，恐慌似的走到小孩們的中央。見了狗，不覺出了神，蹲下去抱住他。

小孩癸 阿阿，阿熊死了，阿熊打殺了！

癸猛烈的哭起來，大家都沈靜了。穿甲冑的小孩，忽然清醒，急忙走去。小孩們有覺得的，也有不覺得的。旅人們望着他。

旅人甲 穿着甲冑哩！

旅人乙 奇妙的小孩！

小孩甲 早點怎樣辦罷。

小孩乙 還不要緊，也難說呢。

小孩丙 吐了仿佛水一般的東西出來了。

小孩癸 怎樣辦纔好呢！

小孩丁 （挨到癸的旁邊）已經呈報了麼？

癸茫然的望着穿甲冑的小孩走去的方向，忽然覺醒，將狗抱起。大家出驚看他。癸抱了狗，搖搖擺擺的走去；衆人也陸續移動。旅人也跟着走。衆中發出「給他水喫，給他水喫！」「給他撫摩！」等叫

聲，很是喧擾。走了一二丈路，癸將狗放下，茫然的立着。

小孩甲 (哭聲說) 那個打殺狗的傢伙，你們知道麼？那個東西已經殺了七八條狗了。每天拏了那樣的棒，專是尋狗來打殺呢！

小孩乙 (哭聲) 誰家的孩子呢？

小孩丙 (哭聲) 我不知道。

小孩甲 (哭聲) 我也——

癸又覺醒，蹲下，撫狗的頭。大家圍繞着探望。

小孩丁 (哭聲) 阿熊在打架的時候，可也不會失着過呀！

小孩甲 (哭聲) 沒有法子呵！

小孩丙 (哭聲) 那個傢伙，沒有朋友，所以總是做那樣的事情，在各處騷擾的呵。

癸不作聲，專心撫摩阿熊。大家探望。

小孩甲 (突然敲癸的肩) 阿，動着哩！動起來了！

小孩丁 蘇生了！蘇生了！

小孩們 (大家熱狂喧擾) 蘇生了！蘇生了！

小孩丙 不要緊了，不要緊了！

小孩甲 (回顧對大家說) 暫時昏厥罷了。現在不要緊了，不要緊了！

小孩丁 (輕敲旁邊小孩的肩)好了,好了!

小孩己 我道是怎麼了。

小孩丙 蘇生好呵,蘇生!

小孩甲 (熱狂的)現在不要緊了!誰拏點水來!

小孩們 (熱狂的)水水!

旅人甲 (同乙打個照面)去罷?

旅人乙 去罷!

(一九一四年一月原作)

東京出板的新潮(Sinclair)第一八六號上,載着一篇千家氏的印象,由六個人執筆。武者小路實篤氏稱他爲殘酷性全無的人。文中說,「千家的同情之深是無比的,但是他心的動搖也是無比。他過於受外界的刺激。凡是看見或聽見的東西,都動他的心底。他的殘酷性可以說是全無。只要對手有點窘苦,他便不知道怎樣是好。無論對手是蟹也罷,金魚也罷,老鼠也罷,他總是一樣。」以後他又引了幾件關於狗的實例,說道,「那隻狗被人家用槍打死了的時候,他實在窘極了。」在青枝裡也有小狗及女丐與狗的故事兩篇小說,都是說狗的事情的。佐藤總之助氏說(也在新潮的印象內)「十七歲的時候,他作了一篇短篇小說,名叫燕子。在自我」(The 雜誌名)時代,作了熱狂的小孩們。他曾說他自己也很喜歡這兩篇。我覺得在這裡邊,含着許多普式庚



(Pushkin) 加爾洵 (Goussin) 以及諾代理斯 (Novalis) 那樣的幻想，又含着本然的華麗與可怖似的美。」這篇裡所寫的是狗的事件，但我們所感到的印象並不專注在此，別有一種象徵的意味；至於這意義到底是什麼，却也不能指定，只可由各人自由去想象了。一九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二日記。

# 暗中 (獨幕劇)

猶太西爾雪般著

孫伏園譯

人物

法衣威 (Faive) 一個街上做小工的。

配雪克 (Peshke) 他的女兒。

法該 (Fayge) 法衣威的盲目的母親。

巴尼雪 (Baynish) 老擔夫。

亞伯蘭 (Abram) 掃烟煤的少年。

佈景

一個冬天的晚上。法衣威的家裡。深深的地下室中間長狹的屋子。戲臺上漸漸亮起來時，右邊前景的一間屋中，現出一個炕。地板上放著幾個黑色的鍋子和同樣的器具。右邊牆上深深的開著幾個窗門。破壞的家具。背景上是另一間屋子。黑色管子從一個小的鐵爐通到前景屋中的烟突。戲臺是暗的。等了一回還是空虛的。以後屋中聽見法該的脚步，伴著呻吟和歎息。

暗中

法該 (四處摸索) 伊好像出去了。我剛剛打了個瞌睡，

伊溜出了……炕冷掉了。火還沒有熱起來，就死去了。

……所以這里又冷了……呼呼……暗黑……不像有東西在那里燒著。(四面辨伊的路) 配雪克！ 屢……伊

出去了。難道伊走了讓門開著麼？空天冷呵……不，門關著呢。什麼生活！什麼生活！呼呼……好了，至少總還有我這東西留著呢。(門開了，一個人進來) 那是誰呢？

屢？ 那是誰？ 巴尼雪麼？

巴尼雪 早上好。是我。

法該 巴尼雪麼？

巴尼雪 是的，巴尼雪……這里為什麼暗黑呢？

法該 我要光做什麼呢？ 我正在尋配雪克。 伊剛剛在這里的。 我打了瞌睡……這里很黑麼？

巴尼雪 很黑。你這屋裏也冷。我想我能使他熱一點。  
法該 天氣很冷。你說的什麼？

巴尼雪 有些可怕的事。只是極難受的。

法該 你得了些東西麼？

巴尼雪 我連擔索也沒有解呢……天冷呵。今天你不弄火

麼？

法該 當然。問什麼呢！

巴尼雪 用棒麼，噯？

法該 用大木頭。我親手鋸了的。

巴尼雪 很冷呵。

法該 你怕得太暗麼？

巴尼雪 看不出一點東西。

法該 那邊桌上該有一盞小燈。(二人走進後面的屋子。)

巴尼雪 這里到了。現在我們要用些火柴了。

法該 你看看爐上的架子。

巴尼雪 在烟突旁邊麼？

法該 有時候放在那里……伊只是不能留在屋裏。難道

伊睡在什麼地方麼？請你四面一看，能不能尋到伊。

巴尼雪 誰？

法該 配雪克。伊留在屋裏。赤著脚四面的走。

巴尼雪 不能見人。暗黑得很……像個地牢。

法該 那麼我一定睡的很久了。這是我近來的習慣。我

的眼皮時時往下合。我能看見的時候，一點點聲音就把

我吵醒了……現在呢，感謝上帝，盲目比別的我要注意的

事情更重要了。你不去尋伊麼？

巴尼雪 我不知道往什麼地方去尋……怎樣一個很冷的天

氣呵。你不能得到一個銅子的時候，這實在是更苦。

法該 伊出去了，不錯。只是不能留在屋裏。日間有人在

這里。他們互相接耳密談。這可是亞伯蘭麼？伊一定

不告訴我。

巴尼雪 我將叫伊告訴我。法衣威關於這件事怎麼辦？繩

呢？你爲什麼不用那繩呢？

法該 小皮膚上抽起繩來是痛苦的。伊的身體來抵當一

支繩，太嬌婉了。伊並不做什麼事情。伊不肯把軛放在

頸上。難道我去動手吊在伊的上面麼？我不能看見世

界怎樣情形。轉瞬三十年了。現在街道一定完全不



同了……

巴尼雪 但是一個姑娘怎能在黑夜裡離開伊的祖母呢？法衣威一定應該知道這件事。我將把我的繩借他。

法該 他有他自己的繩……呼，呼……我這樣在黑暗中生活下去。雖然眼睛了，對於溫暖是很渴望的。呼，呼……

鞭打長大的孩子們，和打你自己一樣……我知道一個母親，伊在小孩子們沒有出世的時候，也就開始打他們……伊用自己的拳頭打在胃上。伊受不住心中的苦生活了，……伊的丈夫凌虐伊，伊不知道向誰出氣。伊憤怒得幾乎發瘋了……兒童有什麼罪過呢？配雪克還是一個小姑娘。伊想過一個好好的時光。

巴尼雪 因為如此，我不將這個和繩子一同給伊了！

法該 而且誰又鞭打法衣威呢？這樣的一個淘氣——一個生來的淘氣的東西。我生他的時候，經了很大的困苦。時候還沒有到，他要跳出我的肚皮來。用頭立著，又用腳踢我的心……生他的時候，真困苦極了！他生出來——他的軛帶了來了。這軛也是我在肚裡帶著的。（另一間

房子裡忽然有光了。）

配雪克（進來，手中拿了正燃著的火柴。）

巴尼雪 唉！伊在這里！我全不知道。

配雪克 給我看你那支繩，巴尼雪。這繩打著多少結頭？（火柴滅了。）那麼你將把你的繩借給爸爸，是不是？可是你連在你自己頸上的繩都不能解呢！

法該 我以為你出去，到什麼地方去了。點起燈來，我的孩子。

配雪克 我能到那裡去呢，赤著腳，這樣的冷天！

巴尼雪 伊必定躲在桌下……我倒尋遍了。哈哈！我們說的話伊都聽見了。好罷，伊所聽見的都是實事。伊的父親對伊太和氣了。

配雪克 是的，太和氣。太和氣。

巴尼雪 那麼他是個傻子。小孩子們一定要打的。你還應

該打在他們的裸體上纔對哩！

配雪克 你正高興，巴尼雪——正高興呢。

巴尼雪 那里，那里。我裝傻呢。真的，我只是取笑的。

法該 你完全不是取笑巴尼雪。有時候我們說了些話到後來自己覺著是傻。

巴尼雪 一個小孩子不應該做一個纏在伊父親頸上的磨石。倘若伊這樣，父親便應該打伊。

配雪克 你以為你對我父親說的話我不知道麼？巴尼雪想用他的繩幫助父親細住我。

法該 還不如點一支蠟燭罷。

配雪克 我還不如坐在黑暗中呢。(擦著一支火柴)倘你有孩子，你說來一定兩樣了。他在這裡說的是關於養育孩子，他却不知道孩子是個什麼！

巴尼雪 我是不和氣的。倘是我們小孩燃不必要的火柴，我要把他們的手指都折斷了……我是取笑小傻子。

配雪克 無論你取笑不取笑，對於我是一樣的。挂在牆上的我的衣服已經黴爛了。我在這裡還能住多少長久？到我的腰黴爛為止麼？我不願意活著黴爛了——無論怎樣，我不願意。(又擦別一支火柴)

法該 不要空費火柴。不要。小人們沒有知識。你需要

智慧。默小孩子。被生出就是被丟了……不是你的母親生你在地洞裏麼？比這裡著實要潮濕呢……牆壁是全黴爛了，臥床的近旁，又滿掛著袋子。袋子腐爛了。你笑了，——踢你的脚，你笑了。有些孩子會笑得很早的，在第二個禮拜，母親出床的以前。可是他們要學話了，便少笑了。他們哭了。

配雪克 我現在不再哭了。不再哭了。

巴尼雪 阿，你還會哭呢。你會在枕上靠著頭哭呢……我的房間還要暖些。再會了，晚上好。(出去了。寂靜)

配雪克 他並不知道怎樣講一句取笑話的。他告訴爸爸與我為難。

法該 法衣威這幾天並不十分壞。我的孩子呵，煩惱能使人不和善的。你自然怨恨自己，咀咒自己。小孩不是父母自己骨肉的一份麼？

配雪克 但是爸還不願見我抬起頭來。

法該 孩子，他自己的頭也埋在十尺深的地下哩。要是他曾經笑過，我却不會聽見過他的聲音。永不會。煩惱正

咬著他。我們住著的是個墳墓。我不能看見我的四周圍，無論那里都是暗黑。我活在那里，有什麼關係呢？上呢，下呢？都像沒有關係。不是如此。用我的瞎眼睛，我還能看見我是睡在一個墳內。倘我不能起來，算是什麼呢？呼呼……你是對的，我的孩子，你是對的……（伊的聲音發抖了。）到我這里來，我的孩子。用我的瞎眼睛，我看見你是對的。我的手將要保護你。你的父親不能觸犯你。我不讓他打你。我將告訴他。

配雪克 你有什麼話告訴他呢？我不知道他打我是由於愛呢，還是苦痛。

法該 我告訴他，我的孩子，說一個長大的小姑娘——一個長大的小姑娘是應該饒恕的。說伊是應該被尊重的。他不願眼看著你四處去懶惰，我的孩子。一個人正淹在水裡的時候，一梗稻草的攀助也是好的……你在那里，我的孩子？

配雪克 我在這里。（伊擦一支火柴。）

法該 你點著亮的時候，我似乎能看見全個地下室。

暗 中

配雪克 不，你不看見，祖母，你不看見。我們也一個都不看見。（又暗了。）

法該 但是你看，我知道這又暗下去了。

配雪克 我再給你點著來。（又擦一支火柴。）

法該 太不行了。將火柴都用盡豈不可惜呢。我的確看見。我看見一切東西。我連你都看見了。（停了一會）地方空虛了。至少總應該有點熱水。他從街上進來的時候一定要受冷的。

配雪克 熱水！熱水！這有什麼好？任憑什麼事都來罷。

我忍受不住了，祖母，我一忽兒也忍受不住了。餓死總比活著腐爛好些。阿，祖母，祖母！（自己撲到法該的頸上。）

法該 離你在工廠裡作工已經好久了，但還有烟氣味呢。

配雪克 這惡臭，坳着我，要同生命一樣長久的了。（寂靜。後來，忽然，用較響的聲音說。）告訴我，祖母，像我這樣的小姑娘為什麼應該如此悲哀的？我是孤寂，我覺著迫壓！我將因孤寂而死麼？倘爸回來，用他的繩打到我青黑，我或者會覺著好些。



法該 我的孩子，你只是十七歲，我已經七十歲了。這還不

如永遠閉了眼睛罷……但有一次閉了，好像是從心上下  
來一塊石子。你在孤寂裡受苦；我在暗中四處摸索。

配雪克 祖母，你是不是想，我做工太懶惰了？不，祖母，我並不！  
我能做不論什麼事情，使生活愉快些。(寂靜)

法該 尋條路我的小孩，可以離開這裡……我從前做了一

件錯事。我覺得剛纔有人切切的私語……這難道是亞

伯蘭……也許他可以帶你出這裡去……這件事我同巴

尼雪說過了。我本不應該這樣做的……

配雪克 唉，祖母，倘你知道我的心怎樣痛呵。好像鐵牙齒咬

著。我的全身交互的一陣發寒，一陣發熱……而且時時，

我的眼睛裡比你這裡還要暗黑。母親從前常常撕我的

頭髮。那時我還小，我並不懂得。我只是哭，不能懂得。

伊要撕下我的頭髮。你告訴我，伊給我痛苦，是不是能使

伊感著愉快。

法該 伊撕下伊自己的心了。我知道的，我的寶貝，伊何等

的愛你。但這是伊的煩惱。你的母親是餓死的。伊用

洋薯飼你，伊自己却只咽口水……只咽伊的眼淚……

(寂靜) 你的爸即刻要回家了。他一定飢餓了，你又沒

有為他預備東西。這一定要使他發怒的……母親可以

擔當件件事情，父親呢——一件也不能。母親能夠先時

犧牲伊自己——能夠活埋伊自己，為著伊的孩子。當你

有痘瘡和麻疹的時候，你的喉嚨也惹了病了——天公保

佑我們——你不曾聽見你的母親哭得怎樣厲害。但是

我，我的孩子，是聽見伊的……用了我的瞎眼睛，我聽見伊，

而且火幾乎把我燒盡了。我的眼淚燒著了，因為瞎人是

不能哭的。不可能的。你的母親不是我的兒婦麼……

伊像一支將熄的蠟燭，用了我的瞎眼睛，我看見伊怎樣閃

閃地搖著……呼，冷呵……你說你孤寂麼？你怎麼不孤

寂呢？我不能看見……我是瞎的。倘我的眼睛是開的，

我要像小孩一般的哭了。我看見你的父親，一定不認識

他了。他的臉一定變了。一個人打他的長大的小孩的

時候，他的臉一定因為痛苦變成黑色……一個人拔他唯

的小孩的頭髮的時候……我的寶貝，這是苦痛使他這樣

做。(寂靜)

配雪克 我在工廠裡做工，而且在這污濁的空氣裏，正在腐爛了。我的周圍，坐著黃的綠的許多嘴臉。他們一句話也不說……只有寂靜與衰頹……我也寂靜。但在我的心裏，有些東西牽扯，有些東西正在破裂。我恐怕起來了……祖母！孤寂壓迫了我。這變成可怕了！一支蠟燭熄去和融化的時候……人生融化和熄去的時候，灣曲而且潰壞——這是很可怕的……告訴我，祖母，我從火裡跑開，怕要像蠟燭一般的融化，是錯了麼……我看見一個面貌轉為黃色如一片秋天的樹葉的時候，我很害怕……我覺得我能夠死……驟然間似乎我的臉全起了皺紋……我的眼睛……阿，祖母，我怕敢說出一切我所想的……在這里家中一切更不好了……告訴我，祖母。你坐在這里地下室裏，你不是有時覺著牆壁在你的頭上壓下來——壓下來搗碎你的骨頭和骨髓合在一起麼？

法該

(吻配雪克) 青春！青春！他對於苦痛是怎樣的

敏感呵！當我年青的時候，我的寶貝，像你這樣年紀，而且

暗 中

眼睛還能看見，每件事情都感動我。都傷害我。殘酷的苦楚……他們把我的四肢折斷了，這時候我的上下嘴唇咬到出血——因了痛苦咬著他們，而且一聲不響。那時候我有更大的力量，一聲不響的受痛苦的更大的力量……今日的孩子們沒有做這事情的能力了……呼呼。天氣這樣冷……痛苦——沒有別的，除了痛苦。而且沒有力量可以擔當他……(寂靜)

亞伯蘭 (進來) 這里漆黑的。裡邊有人麼？

配雪克 這里來，亞伯

法該 我們只顧講話，全忘記了火的事了。

亞伯蘭 你不能看見我的臉在暗地裏何等的煤黑呵。

配雪克 外面很冷麼？

亞伯蘭 很冷。沿著烟肉上去，那更冷了。四面的風都吹過來。

配雪克 有時候你也會在那上面掉下來的罷。一陣大風會

把你吹落了。

法該 人們在街上遇見死，更是常事呵。

亞伯蘭 在屋頂上持平了你自己的身體，下望街道，見人們都

是忙忙碌碌，倒也覺得偉大的。他們曲曲折折的這里那里的，好像後面有人用一支長鞭趕著他們快跑的樣子。

配雪克 這里，點起燈來。這是在桌子上。我的脚冷呵。我

赤著脚在這里。(亞伯蘭點起桌上一盞小燈。地室中映

出許多人影。)

法該 已經點燈了麼？

亞伯蘭 你們兩個爲什麼這樣挨著呵？

配雪克 (離開法該。伊的臉青色，沒有一點快樂的形迹。)

我們互相挨著取暖……你是怎麼黑呵……洗你的面罷。

……(伊緊握他的手。)

亞伯蘭 (看著伊的眼睛好久。)我去洗……(自己洗濯。)

法該 不如生個火罷，配雪克。他也許從街上帶了一點東

西回來，要烹調的。

亞伯蘭 噢，現在我的臉乾淨了麼？

配雪克 還都是烟煤呢。(伊抱著他的頸項。停了一會。)

法該 你在弄火了麼？

配雪克 (先接着亞伯蘭的耳朵密語了幾句，然後轉向伊的祖

母，高聲的說。)你說外面天氣很冷麼？

亞伯蘭 很冷而且有風。

法該 熱點吃的東西。你的父親立刻要回來了。不要給

他發怒的根原。

配雪克 (對亞伯蘭密語。他抖著。伊走開，立著鬱鬱不樂。)

一間空房子。 一間空房子……

亞伯蘭 (走過去握配雪克的手。)

法該 亞伯蘭已經走了麼？

亞伯蘭 不，我還在這里呢。(與配雪克密語。)

配雪克 (搖搖頭表示『不』。後來高聲的對法該。)他們已經

融化了，正像火燄前的蠟燭，一天一天的消磨下去……我

不願在我的死期以前死去。我的青春叫著要生命，我的

心夢想著開花……我從夢中醒來，看見我的衣服，掛在牆

上霉爛了。(伊把伊的頭埋在亞伯蘭的懷中，伊的身子因

爲嗚咽而痙攣了。)

法該 孩子們呵，法衣威立刻就要到了。



配雪克 知道此刻實現的事情太遲了，這還不如——

法該 (勸阻伊) 不要咀咒你自己，我的寶貝。你還年青

呢。譬如我，除了憂悶以外沒有別的了……我怕得法衣  
威將要來了。

配雪克 讓他來。讓他來從我的上面踏過！

亞伯蘭 太陽底下沒有人肯讓別人在他的身上踏過的。我  
將反抗我的父親在這時候。

配雪克 (拉他近前，輕輕的接吻) 不……不……你錯了。我  
的母親拋棄了我……拋棄了我……伊應該立刻從伊的  
墳墓裏起來，帶著伊的眼上的瓦片(註二)不把我獨自遺落  
在伊死後。伊不願與父親爭執……(哭。二人還是擁  
抱著)

亞伯蘭 (擦他的眼睛)

法該 不要哭。不要哭。看得見光的人不應該哭……我  
曾見母親們的兩頰變黃了，因為他們在幼年時哭得太多  
的緣故。斑點留著……終生的斑點……

配雪克 沒有黃斑會污我的面頰，祖母。

暗中

法該 亞伯，你扶養你的母親。你的母親愛你。當你有一

個母親愛你的時候，那就夠了……一個人將頭放在母親  
的胸上，那就都滿足了。這事使兩方都舒服。就是在墳  
墓裏，母親們也受著苦。他們沒有休息……他們的悲戚  
是無窮盡的……

配雪克 (吻亞伯蘭，將伊的手臂纏在他的頸上。他們擁抱著  
站了一會。寂靜。配雪克然後示意亞伯蘭叫他去。然  
後高聲說) 父親快回來了。(伊走到爐邊。看著亞伯蘭，  
伊的面上帶了苦痛的神色)

法該 誰在這寂靜中哭著？這是誰呵？

亞伯蘭 (制住自己，向配雪克點頭) 再會，晚上好。我或者  
今夜再來。(在門口停了一刻)

法該 祝你好運，亞伯蘭。

配雪克 (立近火爐，不安甯)

亞伯蘭 (慢慢地出去，眼光不住的看著配雪克。寂靜)

法該 呼呼……冷……唉，青春，青春……美麗的光明的青  
春……(停了一停以後) 配雪克，你餓了罷。爐中弄點

火能。

配雪克 不，祖母，我不餓。

法該 我能從你聲音的戰抖，知道你餓。

配雪克 真的，祖母，我不餓。

法該 青春……呼呼……美麗的光明的青春……（迫壓的寂靜）

法衣威（進來。他冷了。將一小塊黑麵包放在桌上。走來走去。）

法該 是法衣威麼？

法衣威（不做聲。旁桌坐下，他的頭支在手上。）

配雪克（看著法衣威，在火爐邊站著。）

法該（起來。）法衣威麼？你才來麼，是不是？配雪克，那是你的父親麼，不是麼？

配雪克 是的。

法該 生火罷，配雪克。你不帶些東西來麼，法衣威？你一定餓了……配雪克也一口都沒有吃過呢。

法衣威 桌上有麵包。

法該 麵包——麵包……這有什麼用呢，其時……或者有許多多的麵包，但是……

法衣威 我懇求你，母親，讓我休息一刻罷。

法該 你母親的瞎眼痛了。你母親的老心傷了……你的青年生活正在衰敗下去……而且配雪克也變成一個影子了。

配雪克 不要為我操心，祖母。

法該 真的，你已經買了麵包……倘若你帶著一副笑容——兩句快活的言語……呼呼。天冷呵……沒有那些，麵包也是毒藥。

法衣威 不要用你的話煩惱我母親！

法該 桌上有麵包。你為什麼不喫呢？（伊走到法衣威那里，將手放在他肩上。）你不則聲……你不說一句話……這事最使我驚慌……為什麼你們兩個人都不則聲？屋子裡有人，却沒有言語……有人的屋裡的寂靜，最難受呵。（退後幾步。）我懇求你，快活一點。不要輕蔑了麵包……食桌是一座祭壇，麵包是神聖的犧牲……不要看

輕他……

法衣威（怒目看他的母親。）

法該 你沒有回答……我不知道我能對你說句什麼話……

……我不能想像你的心上有什麼……你咀咒的時候，我懂得……當你打的時候，我覺著這是什麼事……但是當你一聲不響的時候……只有一件事——不要傾倒你的煩惱的海在你可憐的配雪克頭上！伊已經夠了。配雪克！你在那里？（走近法衣威，抱住他。）都在我這裡出氣，在我這裡！

法衣威（將頭藏在他的兩隻肩膀中。）

法該 你的心比平常尤其悲悶。饒恕你的孩子……讓伊

走自己的路去……法衣威，信託我……我是你的母親……

……你要記得，當你是一個小孩的時候，我怎樣的保抱你在我的膝上。我用我的眼淚給你洗浴。你在我膝上，或笑或哭。現在也告訴我，什麼事情使你不快。我要聽，如平常一樣的聽。我將很高興的聽……倘我能哭，我也將用我的瞎眼哭著……

暗 中

法衣威（驟然起立，叫喊出來，他的面上帶著痛苦。）媽媽！媽

媽！（依然立著，低了頭。）

法該（用一個戰抖的聲音。）那是你一直以前還是我能看見的時候叫喊的樣子——這時候我把你抱在我的臂上搖蕩……說下去……說下去……那時你不能說比此刻所說這『媽媽』更多的話……你還不能……現在說罷，說下去！

法衣威（制住自己。深呼吸了一口。）不……我不能……（他走出去。）

法該 你的煩惱就是從這里來的呵，我的孩子！（依然站在

屋子當中。）

配雪克（衝出去到街上，又立即回來。）

法該 那是誰？

配雪克 是我。（寂靜。尋了一支繩，當老婦說話的時候，把繩丟在從小鐵爐引到第二室門旁烟突的管子上繞著。用了戰抖的手，伊做了一個圈套。）

法該 麵包放在桌上，該詛咒的。煩惱的海已經傾注在這

一三五



個上面了……這已經用苦汁澆過的了……誰能觸他呢？

……此刻誰能想到喫食？好像我的頭上牆壁碎下來了。

……配雪克，你在做什麼？

配雪克 我在做夢，祖母。

法該 你夢見什麼，我的寶貝？

配雪克 我夢見生活更舒服，更快活。（伊倒在老婦的頭上。）

法該 我的孩子，你戰抖了。

配雪克（吻法該）我在做夢，祖母……

法該（吻配雪克）你夢見什麼，寶貝？

配雪克 夢見我的青春不是如現在的不幸。（二人擁抱著。

寂靜。）

法該 爲什麼你的心這樣跳，我的孩子？強壯，但是不安靜

呢？

配雪克 這是由於快樂，祖母。

（寂靜。配雪克離開老婦。伊跼著足尖走到桌旁，將燈

光慢慢的旋下，使法該不至看見。）

法該（立在地室當中。好像對自己說著。）燈光死去了，

……燈光死去了……死去了……

（慢慢的幕下。）

註一 猶太人風俗，用瓦罐的碎片掩蓋死者的嘴眼，亞齊

(Sholom Asch) 所著的劇本即入中間，說及此事。

『西爾雪般 (Percz Hirschbeim) 是一個三十五六歲的少年。他生在俄國的一個小鎮上，是窮磨工的兒子，二十五歲時以戲劇出名，先用希伯來文，後用猶太文。

他很受法國象徵派和神秘派的影響，可以從他的戲劇的對話，和散文詩的美來證明他。實際上，他的有幾齣獨幕劇，很強烈的傾向神秘，所以正是那些分子，使他成爲很好的詩的，也就妨害他不能成爲可演的戲劇了。在這些戲劇中，西爾雪般是一個散文詩人，至於戲劇家倒只在其次。

譬如在「孤寂的世界」(Einsame Welten) 一劇，其中幾乎不大有對話。劇中人物，只是對他們自己說話。一個人以惡辣的毒罵，咀咒他的運命，這些話譯出來都轉

成普通的慢罵了；還有一個人因為爭論泰爾模德（Tier）聖典而發狂，他重複述他的定見，機械的而且簡單，所以很有力量：一個小孩子在地板上畫圖，口講樓上的音樂，好像在另一世界。一所地下室，滿是人們，但每人是一個世界。又如他的那篇手的小品，作者也自己覺得其中的原質是非戲劇的，所以題作牧歌倍倍雷（Bebelie）。這戲劇的情節很是動人：母親爲了伊的女兒的幸運，放在自己身上的迷信的懺悔。這戲劇的幻景，可是太弱，當不

住臺燈的光亮。又有那動人的小戲劇風暴下加說明的  
小題目：「有一回猶太人宴樂了，」也是如此。

但是在暗中（In Der Finster）一劇裡，著者很精巧的將結構，詩趣，與象徵混合成爲一體，將貧窮和毀壞的幻想的悲劇，很痛切強烈的描寫出來，所以使這獨幕劇放在各種語言的短劇當中，算是最好的一篇了。猶太說劇六篇譯者 Countenberg 博士的原序。

## 與印度泰谷爾談話

(東西文明之比較觀)

我自從到美國以來，看見一個外國事物，總好拿他同中國的比較一下。起頭不過是拿具體的，個體的事物比較，後來漸及於抽象的，普遍的事物，最後這些比較結晶為一大問題，就是東西洋文明的比較。這個大問題，現在世上也不知道有能解答他的人沒有。前兩天到的北京大學日刊上面，登有梁漱溟先生的『東西洋文明及其哲學』的講演，可惜只登出緒論，尙未見正文。幸喜印度泰谷爾先生到紐約來了，他在現在總算是東方的一個第一流人物，對於這個問題，總有可以代表一大部分東方人的意見。所以我於十一月三十日到棧房的去見他，問他這個問題。現在將當日問答情形，寫在下面頂格寫的是他的話，低一點寫的是我的話。中國是幾千年的文明國家，為我素所敬愛。我從前到日本沒到中國，至今以為遺憾。後有一日本朋友，請我再到日本，我想我要再到日本，可要往中國去，而不幸那位朋友，現在死了，然而我終究必要到中國去一次的。我自到紐約，還沒有看見一個中國人。

你前天來信，說要來見我，我很覺得喜歡。

現在中國人民的知識欲望，非常發達；你要能到中國一行，自然要大受歡迎。中國古代文明，固然很有可觀；但現在很不適時。自近年以來，我們有一種新運動，想把中國的舊東西，哲學，文學，美術，以及一切社會組織，都從新改造；以適應現在的世界……。

適應麼？那自然是不可緩的。我現在先說我這次來美國的用意。我們亞洲文明，可分兩派：東亞洲（中國、印度、日本）為一派，西亞洲（波斯、亞拉伯等）為一派。今但說東亞洲。中國、印度的哲學，雖不無小異，而大同之處很多。西洋文明，所以盛者，因為他的勢力，是集中的。試到倫敦、巴黎一看，西洋文明全體，可以一目了然。即美國哈佛大學，也有此氣象。我們東方諸國，却如一盤散沙，不互相研究，不互相團結。所以東方文明，一天衰敗一天了。我此次來美，就是想募款，建一大學，把東方文明，聚在一處來研究。什麼該存，什麼該廢，我們要用我們自己的眼光來研究，來決定；不可聽西人



模糊影響的話。我們的文明，也許錯了，但是不研究怎麼知道呢？

我近來心中常有一問題，就是東西洋文明的差異，是等級的差異 (Difference of degree) 是種類的差異 (Difference of Kind)？

此問題我能答之。他是種類的差異。西方的人生目的是『活動』 (Activity) 東方的人生目的是『實現』 (Realization)。西方講活動進步，而其前無一定目標，所以活動漸漸失其均衡。現只講增加富力，各事但求『量』之增進，所以各國自私自利，互相衝突。依東方之說，人人都已自有真理了，不過現有所蔽，去其蔽而真自實現。

中國老子有句話是：『為學日益，為道日損。』西方文明是『日益』東方文明是『日損』，是不是？

但是東方人生，失於太靜 (Passive) 是吃『日損』的虧不是？太靜固然，但是也是真理 (Truth) 真理有動 (Active) 靜 (Passive) 兩方面。譬如聲音是靜，歌唱是動，足力是靜，走路是動。動常變而靜不變，譬如我自小孩以至現在，變的很多，而我

與印度泰谷爾談話

泰谷爾仍是泰谷爾，這是不變的。東方文明譬如聲音，西方文明譬如歌唱，兩樣都不能偏廢。有靜無動，則成爲『惰性』 (Inertia) 有動無靜，則如建樓閣於沙上。現在東方所能濟一方的是『智慧』 (Wisdom) 西方所能濟東方的是『活動』 (Activity)。

那麼靜就是所謂體 (Capacity) 動就是所謂用 (Action) 了。

如你所說，吾人仍應於現在之世界上討生活。何以佛說現在世界，是無明所現，所以不要現在世界？

這是你誤信西洋人所講的佛教了。西人不懂佛教，即英之達維思夫人 (Mrs. Rys Davids) 尚須到印度學幾年纔行。佛說不要現在世界者，是說：人爲物質的身體所束縛，所以一切不真；若要一切皆真，則須先消極的將內慾去盡，然後真心現其大用，而真正完全之愛出，愛就是真。佛教有二派：一小乘 (Hinayana) 專從消極一方面說：一大乘 (Mahayana) 專從積極一方面說。佛教以愛爲主，試問若不積極，怎樣能施其愛？古來許多僧徒，犧牲一切以傳教，試問他們不積極能如此麼？沒有愛能如此

麼？

依你所說：東方以為真正完全之愛，非俟人欲淨盡不能出；所以先『日損』而後『日益』。西方却想於人欲中求愛，起首就『日益』了。是不是？

是。

然則現在之世界，是好是壞？

也好也壞。我說他好者，因為他能助心創造 (Creation)；我說他壞者，因為他能為心之阻礙 (Obstruction) 如一塊頑石，足為人之阻礙；若製成器具，則足為人用。又如學一語言，未學會時，見許多生字，足為阻礙而一學會時，就可利用之以做文章了。

依你所說：則物為心創造之材料，是不是？

是，心物二者，缺一不能創造。

我尚有一疑問，佛教既不棄現世，則廢除男女關係，是何用意？

此點我未研究，不能答。或者是一種學者習氣，亦未可知。

依你所說，則東西文明，將來固可調和；但現在兩相衝突之際，我們東方，應該怎樣改變，以求適應？從前中國初變法之

時，托爾斯泰會給我們一信，勸我們不可變法。現在你怎樣指教我們？

現在西方對我們是取攻勢 (Aggressive)，我們也該取攻勢。我只有一句話勸中國，就是『快學科學！』東方所缺而急需的，就是科學。現在中國派許多留學生到西洋，應該好好的學科學。這事並不甚難。中國歷來出過許多發明家，這種偉大民族，我十分相信，他能學科學，並且發明科學的。東方民族，決不會滅亡，不必害怕。只看日本，他只學了幾十年的科學，也就強了；不過他太自私，行侵略主義，把東方的好處失了；這是他的錯處。

你所籌辦的大學，現在我們能怎樣幫忙？

這層我不能說，這要人人各盡其力的。中國隨便什麼事——捐款，捐書，送教員，送學生——都可幫助這個大學的。現在我們最要緊的，是大家聯絡起來，互相友愛；要知道我們大家都是兄弟！

談到這裏，已經是一個鐘。過去我就起身告辭了。泰谷爾先生的意見對不對，是另一問題；不過現在東方第一流人物對有東西文明的見解是如此，這是我們應該知道的。我還要預先警告大家一句，就是：泰谷爾的話，初看似同從

前中國中學爲體，西學爲用之說，有點相像；而其實不同。中國舊說，是把中學當個棹子，西學當個椅子；要想以棹子爲體，椅子爲用。這自然是不但行不通，而且說不通了。泰谷爾先生的意思，是說真理只有一個，不過他有兩方面，東方講靜的方面多一點，西方講動的方面多一點，就是了。換句話說，泰谷爾講的是一元論，中國舊說是二元論。

我現在覺得東方文明，無論怎樣，總該研究爲甚麼？因爲他是事實。無論什麼科學，只能根據事實，不能變更事實。我們把事實研究之後，用系統的方法去記述他，想道理去解說他，這記述和解說，就是科學。記述和解說自然事實的，就是自然科學；記述和解說社會事實的，就是社會科學。我們的記述解說會錯，事實不會錯。譬如孔學，要把他當成一種道理看，他會錯會不錯，要把他當成事實看——中國從前看這個道理，並且得大多數人的信仰，這是個事實——他也不會錯，也不會不錯。他只是『是』如此，誰也沒法子想。去年同劉叔和談，他問我：中國對於世界的貢獻是甚麼？我說：別的我不敢說，但是我們四千年的歷史——哲學，文學，美術，

制度……都在內——無論怎樣，總可做社會科學，社會哲學，的研究資料。所以東方文明，不但東方人要研究，西方人也要研究；因爲他是宇宙間的事實的一部分。說個譬喻：假使中國要有一塊石頭，不受地的吸力，紐頓的吸力律，就會打破紐頓會錯，中國的石頭不會錯！本誌二卷四號所載熊子真先生的信上面的話，我都佩服；但是不許所謂新人物研究舊學問，我却不敢贊成。因爲空談理論，不管事實，正是東方的病根，爲科學精神所不許的。中國現在空講些西方道理，德摩克拉西，布爾色維克，說的天花亂墜；至於怎樣叫中國變成那兩樣東西，却談的人很少。這和八股策論，有何區別？我們要研究事實，而發明道理去控制他，這正是西洋的近代精神。民國九年十二月六日作於紐約。

這篇文章做成之後，就寄給志希看。志希來信說：『研究舊東西一段，可否說明以新方法來研究舊東西……泰氏說的 (Realization) 一段，我不懂……既然是一件事的兩面，就無所謂體，無所爲用與他自己所說的也有出入。』

我答應說：要是把中國的舊東西當事實來研究，所用的方



法，自然是科學方法了。中國的舊方法，據我所知，很少把東西放在一個純粹客觀的地位來研究的，沒有把道理當作事實研究的。中國人只知道理是道理，不知他一方面也是事實。現在要把歷史上的東西，一律看作事實，把他們放在純粹客觀的地位，來供我們研究，只此就是一條新方法。不過要免誤會起見，多說一兩句，自然更清楚。

泰谷爾所謂『實現』一段，據我的意見，是說西洋人生，沒有一定目的，只是往前走；東方却以為人人本已有其真理，只把他『實現』出來就是。如宋儒之所謂去人欲，復天理，就是這個意思。

志希說：『既是一件事的兩面，就無所謂體，無所謂用……』

『我說：惟其有所謂體，有所謂用，所以纔是一件事的兩面。體用二字，在中國很濫了，但實在他們是有確切意思的。宋儒的書，自然還沒人翻印度的書，他們翻的時候『體』用』翻成英文的那兩個字，我還不知道。那天晚上，只是隨便抓了一兩個英文字就是。此外如心理學上所謂 Organ In action；倫理學上所謂 Character, Action 都可舉為體用之例。體與用是相對的字眼，如以 Organ 為體，則 Function 便是用，如以 Function 為體，則 Action 便是用。沒有 Organ 就沒有 Function，沒有 Function Organ 也就死了。所以兩個只一個東西的兩面，宋儒講體用一源，就是為此。 九年十二月十日再記

# 赴法途中漫畫

孫福熙

春臺的這十篇漫畫，已在晨報上登過一遍，本來沒有再行錄在新潮的意思。同社紹虞兄頗以他的寫法爲然，主張把他轉錄，我也甚爲贊成。但我於贊成以外，覺得還可乘機說幾句話。春臺這次赴歐經過許多土地，而我屈指計算，這些土地上住著的，竟可說是沒有一個少壯的民族——不是衰老，便是幼稚。他自己，我以為正與我一樣，是個衰老民族中的幼稚者。所以他對於他們所受的苦痛，從他文章的有幾段中看來，簡直同他身受一樣，加以他本是個富於同情的人。我看著常常想，假使經過這些地方的人，不要都默默地經過了，却如春臺一樣，響響的替他們也就是替自己叫幾聲，這恐怕對於人類問題的大解決，不會沒有一點益處罷。有這一層，似乎這轉錄更不爲無意義了。不知春臺之意以爲何如。一九二一，三，一三，伏園識。

我初認字的時候，每有一種思想，以爲只要教師能應許我以畫代字，必定免得許多困難。那時候畫一條魚一隻貓，確比寫一個魚字一個貓字容易得多。近幾年來，覺着許多繪畫的材料，一經動筆，似乎還是用文字容易表現些了。這次旅行中所得的感覺，我恨不能用繪畫表現出來，用了文字，不曉得能勉強表現其萬一否。我雖不能表現我的感覺，卻用了「漫畫」二字命題，謹向閱者道罪。

我早晨在旅館中醒來。窗中射進很紅的日光。雖然是久雨之後，這樣清明，卻也有三天了。屋上積着濃霜。這是我今冬見霜的第一次。但去年前年都是常見的。寒暑表上的水銀柱，在華氏

的繩網，攔不住籃中的罐，一個兩個的掉出來。更有幾個被服包的繩索間，塞一個面盆，有銅的，有磁的。搬夫將行李搬上船時，使我聽到幾次這種面盆掉在地上的聲音。銅的聲音很響，磁的帶些慘碎了。

吳稚暉先生引導我們，安排行李與艙位。他是一百四十四人的母親。我敢臆斷我們中無論誰的母親都有同他一樣的愛心，但沒有一人有爲他的愛子這樣妥當安排的能力。

艙中進來一個高大的語聲，問四川學生在那裡。這高聲叫喊的人年約四十歲，手中拿着華法教育會印出的「旅行須知」交給一人，說「貼在大衆看見的地方。」他將顏面稍向地低下去，他的眼光，從他的兩個正圓的眼鏡的上邊射出來，瞧着人們說，「你們不能有不規則的事情，否則……」

艙位在面板下第二層，高約一丈，等分三層，每層除平板外，邊上圍以直板，高約四寸。因爲人多的緣故，靠着地板的底層中也睡人了，而皮箱網籃都放在走路中。四立方丈的容積中居二十餘人。有兩個圓窗，射進光亮。光線的需要，在這時更顯出可貴。我的位置在上層，一絲光線從低處窗口來，映在我的一部的

天花板上。我想，能把手鏡繫在上面鐵桿上，必將光綫反射下來，使我可以看書。這手鏡是我的哥很心愛的，現在給我了。但他之愛這鏡，與給我帶走，都不會想到他能反光，使我可以看書的。

停了一回，裝上電燈，室內大光明了，再想不到有窗外來的光綫了。所謂黑暗與光明，也只差得這麼一點嗎？

從撥船上「智利」時，我們的行李都是自己拿的。小的一人拿兩件，或一人一件，大的兩人共拿一件。我爲別人抬一隻柳條箱，他也與我共拿一隻我的網籃。爲了這個，使我全身是汗，口渴異常，就從網籃中拿出橘子，吃得很多，這就是預備的東西得着應用的起點了。

郭君給我一個墊褥，說「每人有一個。」我就拿了這個，照樣的對人說每人有一個。這墊褥是藍布的，裏邊裝着乾的稻桿，大小恰如可睡一人的床。我覺得這草墊不是必要，而且減少了床板與頂板的距離，更使我不能坐直，所以拿了這個送回原處了。不多時，走路上積得很多的草墊，都是取了去又棄掉的，其取其舍，都不知受着海中什麼新潮流的影響。

艙中氣溫在六十度，疑心他從熱帶來時保存下來的，有幾



人喊着氣悶，不久也就停止了。當前此「高爾帝埃」號開船時，我們要求幾個四等艙位，回答說雖飲食起居一切都不要船中負責，也不能設法了。這時喊氣悶的幾位，或者已聽到這個消息了。

三時，有人問已開船沒有。實在船已開一小時多了。

偶從窗外一望，見狹小的上海的岸，隔着黃色的波浪，更漸漸的狹小。艙中有人喊着誰遮住光亮，我不得不離開窗孔，不能看這海岸究竟狹小到怎樣為止。

上船不多時候，就有人對着光亮看書。裝起電燈之後許多人都展開書本，甚有念法文的聲音了。

五時，飯菜送進艙中來了。十人爲一組，每組米飯菜蔬各一盆。盆的圓徑約尺餘，中置青菜與羊肉。

船逐漸擺動的更甚了，但幸而有睡覺抵制他，一睡一醒把一晝夜分成七八個晝夜。十六日午間，搭在繩上的手巾，因船的擺動，也起擺動，他的擺幅竟至二三寸之長，而一個完全振動，約需時三十秒鐘，這就是比在火車電車和懸木上難忍之點。

我很想看海中的日出，但總不敢起來。穿上一隻襪，不能再

赴法途中漫畫

穿第二隻，這樣直至第二天。心中想，這時到艙面上去看，只有風濤罷了，風濤不一定要看的，我已聽得很明白了。

這時候沒有讀法文的聲音，也不見有看書的人了。但有時發出什麼「先帝呀……白帝城」的國劇，和「中國雄立宇……宙間」的國歌的斷片，破此岑寂。

十七日浪較小些。早晨七時，艙面上也有六十六度的氣溫，風來不會太寒了。於是許多人都在艙面上散步。艙面上和廁所洗面所中，常遇法國兵和法國人的水手，大家凜凜然的注意他們，怕被他們侮辱。各人心中怕受國家的榮譽上的侮辱，更比怕個人的生命上的侮辱爲甚。其實世界上有了要侮辱他人的人，是人類的恥辱，被侮辱與否，還是其次哩。至於個人的和國家的更無從分別起的。四川湖南等省來的幾位，當明白生命的侮辱了；然而不受着這種恥辱的人，何會不同樣的恥辱呢！

日光照在海面上，被雲塊遮住，分出明暗，疑心海水中更有水陸。風吹海面，激起白浪，很像有白鵝在水中浮沈。西望小島，隱約雲霧間，與水相界處，白色帶狀，彷彿有水石相撞的聲音，採珠者當在此間出沒。

我們在這樣大的汽船中尚以浪大爲恨，而許多長不過三

丈的帆船，卻也飄浮水上，不覺可怕。晚間屢遇相向而來的汽船，初不過微露光亮，繼則如很小的星叢自出而沒的樣子。他們見了我們，當也作如此想罷。

在食堂中吃飯的時候，有一人走近來說：「你們兩人是那一省的？啊，湖南的，還有江西的，湖北的……請你們轉言：我是護送四川學生來的。但是外國人都要責成我，我因爲你們都是中國人，你們有事可同我說。我不是毛遂自薦。我住在三等船中。我姓張。」他就是初上船時拿「旅行須知」來的那一位。聽說我們能在三等食堂中用食，比船中安穩些，就是他交涉的結果。每日上午九時開飯兩次，這是沒有更變。

上船的第二天的早晨，已有幾人面上變了灰白黃黑，第三天更甚了，但自此以後不再加多，而已病者且回復原狀了。這並不在於浪的減小了些，實在已是習慣了。我也不怕什麼，而能寫這一篇了。十八日早晨，船行叢島間，碧綠的水波被船蕩成白浪。漸進，帆船小汽船來往漸多，那大汽船也多繫在鐵標上。再進，見數層的房屋漸多。七時半船停了，這就到香港了。

一九二〇，十二月，十八，在香港寄。

一一

很小的帆船靠近我們的汽船，拉住船的纜，繫在船頭上，在我們船側拖着進行。他們女子搖櫓，男子持着有鈎的竹竿，鈎着汽船的纜到自己船上去。男女小孩或攀槳，或幫助推櫓繫繩。這明白是一個家族，他們真的在生命的船上，更是家族的生命的小船。

七時半船停了，艙面上驟變了市場：橘子，香蕉，捲煙最多，汗衫，線襪，鈕釦等雜貨，也都陳列。更有籐椅帆布椅的販賣者取了椅樣的照片給人看，並嘵嘵的論價。這種都從小帆船裡上來的。

乘駁船上岸，買回各種罐頭果子和果子露，所買的東西，多是先施公司的。各人將路中的感覺寫了出來，去報告正在想念的人；各人的感覺必很有不同，但報告路中平安的意思，必沒有一信不同的。

信封上貼四先香港郵票，除中文地址外，大家也寫一二個所到的大埠的羅馬文地名。



十五時開船了，往東行一回，因先須回出海港。山色全是濃綠，氣溫也過於十七度。我離北京時，樹葉已由黃而下落，沿津浦而下，道旁柳枝還帶着壯年的綠色，迎風飛舞，我才知北京的「秋」尙留而未去，被我趕上了。回到紹興家鄉，果然枝頭綻出新芽，原來春也不會歸去。到了香港，更不知還是那一年的夏季哩。

到過香港之後，滿目的椅子和橘子了。我們一路拋棄橘子種，海底當有我們的船經過的痕跡。也許因海水的沖流，運送至某處海島，去做將來的橘林的始祖。或海中某種動物吞了，得着一飽，繼續其生命，就是將來很進化的生物。無意識的行爲，每有很關重要的結果。

日光很紅，卻下很大的雨。這正是中國南省的黃梅雨。大家拿了椅子紛紛由艙面上退下去。也有一二人還冒雨來回不住的走。不久雨確乎停止了，艙上的人又漸多了，各人整理他的椅子，先看一看所做的記號，再抹去水珠。可是不久又雨了。但八十三度氣溫的艙中，實在久居不得。

十九日早晨醒來，見海水全是深藍色。午後見與海水同樣藍黑的所謂飛魚躍出水面。他略似春燕，但較狹長，而過於兩倍

之大。兩隻尖長的翼，最與燕相像。他們出水不高，與船側成反對方向飛去，有經約二十秒鐘再入水的。是魚是鳥，不能細辨，見過這個的人中，總必有詳細研究過的了。

有人謂這樣小的動物，也要在這樣大的海中生活，實在可奇。其實這是旁觀者的思想；或者他們正因為大海才能生活。

經過香港後，又增加了儉學生六人，說是黃強在廣東辦理派送的事。我們共有一百五十人了。

朝鮮籍學生十六人，也是上海上船的。他們到了法德尙要轉美國去哩。因為直往美國是要經過橫濱等地了。

他們用朝鮮語聚談，旁邊人定睛看他們。也有幾人看他們一回就轉向別處，而不過一分鐘又對着他們了。我的左旁一人，用右指尖在左手心上畫「志士」兩字，並用嘴唇向他們一軒的指示我。我以為他們除了與別人一樣的擔負人的責任外，並沒有比別人更重些。以前有人稱贊用畫「八卦」的手帕的人，這次倒幸而沒有遇見。不多時他們也常用北方話與大家談話了。

過香港後，艙面上增了幾個旅客。他們在板上展開被褥，席在下，毯在上。兩個三四十歲的人拿了滿盛白米的籃交給廚房，



並將「香腸」三條放在米上，躊躇一回，又從六串中解下一條，再放在米上。他們與廚夫說話很親密，帶笑帶點首。所用的是廣東語，我全不能懂。

他們的行李是完全中國式的皮箱與竹篋，皮箱上貼着紅紙條，寫的「惇悅堂羅」。他們在箱中取出三盃，一隻盤，一隻瓢，放在箱面上。他們坐下了。一個是十四五歲的男孩，或坐或臥，從他的靜默中看出不會養成到他同來的人這樣從容。

我去問他們。一人寫的是「羅仰彭，廣東東莞人，往西貢新街市永豐盛洋貨店。」一人寫的是「林列，往西貢堤岸加隆街養和堂藥店。」

二十日浪最大了。我想寫這篇稿子，連筆畫也不易清楚了。可是大家都不覺不舒服，看書的寫信的總還掙扎着做。我也勉強的在動蕩中繼續寫這篇東西。

九時，食堂中跌破茶杯兩個，這是因浪大時桌面傾斜掉下的。其餘許多瓶盃，幸而欄住了。

一九二〇，十二，二十一，寄自西貢。

二二

二十一日六時，太陽漸從海水邊浮起來，使我們看得出西邊秘密的小島。八時以後，船行漸緩了。四望都是水田，沒有較高的地。江水曲折，闊也不過十餘丈了。這已到西貢了。

田中全是綠葉的小樹，認不出是什麼。過了一回，見有棕櫚之類夾植其間。

大家立在船面上滿著希望，兩三人或五六人聚集着，各人講關於西貢或安南的事情。這種都是從他人的談話裏聽來，或從記載上看來的。但也有幾人用很堅決的語氣說安南多雨的，居民很懶的。

十時船攏碼頭，從梯子走下去，就是岸了，不必用撥船的。未攏以前，船上與岸上的人多用望遠鏡對望，有的於望過之後，舉起他的帽，或搖動他的手帕，面上滿是快樂。

許多人互相招呼說拿好護照，但下船上船都不檢驗。

我走到街市間，就聯想到上海，但頃刻間又想到還是以日本東京來比擬恰當點。樹蔭下日中的氣溫在八十六度，而如此高大的樹，既能遮住上面來的日光，又不遮住旁面來的空氣。

我在街中行走，覺得不稍暈眩，因為很不喧擾，又覺得不稍厭倦，因為尚不齷齪。

在這樣高溫度而且潮濕的空氣中，保持清潔自然是比較更難一點而且菓子如此之多，他的皮核，都是微菌的好食料。然而並不覺得腐敗後薰蒸起來的氣味。早晨七時見有一汽車，車上跳下來一個工人，將放在步道上的木桶中的垃圾倒入汽車大桶中，載之而去了。這樣木桶，很像斛，但只有二分之一的。每一個地方，風俗出產的特點必定不很多的，每必甲項與甲地相同，而乙項與乙地相同。爲了這個緣故，使我要來與某地某地相比。

最使我注意的是工人的帽子。這是用芭蕉葉做的，形狀是圓錐體的，與北京法國使館的守門者及上海法國租界的所謂「越捕」所戴的一樣。

女子頭上多蓋一塊布。這與男子的帽一樣的作用。否則必攜帶紙傘或布傘，或如傘大的箬帽。普通的男子都戴西洋式的帽子。間或沒有樹的地方，忍不住任日光射在頭上，所以必須有所遮蔽的。

### 赴法途中漫畫

他們的衣服都是單的。普通的材料是黑的點梅紗。男子的衣長，將到膝蓋骨，女子則過膝，都是左襟的短衣。男女都有，多是對襟的。

男女一樣的大脚口的褲，一樣的不著鞋襪，赤足居多，日中著上木履。因爲不着鞋襪，不受約束，所以足趾間有很大的空處，足趾又都是圓的。中國不常穿着鞋襪的農夫也是如此。但聽說二月較涼時，他們也着鞋襪。

他們的面貌狀態，與中國人沒有什麼不同。女子也結髮掛在後腦腔外，但沒有什麼變化的式樣，更沒有一點飾物的。男子多剪去了的，四五十歲的人或者也如女子的結着。

較大的商舖等都有電扇飛轉。街上賣汽水的很多，也有敲冰成屑，沖入水內，如北京的樣子。也有人墊着芭蕉葉破蒲席睡在步道僻近的地方的。

我旅行到一處，必參觀其小菜場。培根以小菜場比語言，稱爲四蔽之一，固然很不錯，但我也要以小菜場比狄特羅（Diderot）的百科全書。

二十三日十五時開船了，在西貢情形先報告一點，第四信

中當再詳述。一九二〇，十二，二十三在西貢寄。

#### 四

小菜場的面積約一百方丈，形狀是正方的，每邊有門五，前門直達後門，左門直達右門，都爲走路。全面積都是西門得土的，而沿走路都有水溝，上覆有細孔的鐵板，而自來水機關也在其間，分布得很密。

場中菜蔬占三分之一的面積。菜蔬的種類太多了，使我認不清，記不住。我所認得清記得住的有菲，芋，春筍，冬筍，青瓜，白菜，芥菜，茄子，蒲瓜，香菜，蒜頭，椰子，蘿蔔，檳榔等，我看了這種菜蔬之後，我不能在西貢境內把現在究竟是什麼節氣記憶清楚。

場中相類的貨物聚在一處：南部爲菜蔬和魚蝦；東爲肉，和熟食，如稻香村陸稿荐的樣子；更東爲汽水，酒類，和麵包麵包之北爲雞，鴨，鵝和兔；北部爲布匹與雜貨；中部則爲鹹魚和乾果。此外除兩個書舖外，大部是菜蔬的範圍了。

書舖，一家是賣小調戲曲的，夾着幾部不完全的綱鑑易知錄，和本草綱目等。這種小調都是廣州出版的，不見有安南的一

家是用羅馬文拼安南語音的歌謠小說，但所有的如南京北京傳，第六才子等等都是中國材料罷了。

豆腐和油煎豆腐一、二家，乾的紫菜和濕的線粉數家，但顧客較少。

南門口賣花女很多。他們的造化術還可與日本相比。花的種類之多，正與菜蔬一樣。我在這市場中買了幾本小曲，其一本名「四季蓮花」的，當中有一段說：

那桃紅和李白兩旁開放，牡丹花真是香國稱王，素心蘭與梅桂分外清香，金鳳花一朵朵各自朝陽，那芙蓉好比美人模樣，素馨花與茉莉伴住海棠，長春桂他生來高長大漢，雞冠花紅杏樓燦爛輝煌。

這段話原是寫廣東的，但在更熱的西貢自然更甚了。我把花開花謝有月令的制限的觀念，從此打破了。

場的四周，都留空地，南面更是數百方丈的廣場。在廣場中抬頭望見大時鐘。我到這裏，正聽他敲七響。場的北面有很大的街市，廣場前爲小火車三路之總匯處。來市買菜者挾着竹籐紛紛來往。竹籐爲半球形的，無柄，攜取的時候，以手臂挾在腋下。紅



綠的肉與菜，微露在籃的口外。

我在街上不能走遠。黃黑顏面戴紅帽的印度人開的雜貨布匹舖很多，可是我不能與他們發生關係。中國人的商舖也很多，但聽不懂話，寫字也得不到什麼好答案。而且說法郎在此地不能適用。

一家麵包舖子的廣東人商夥，引導我到一家印度人的雜貨舖兌換貨幣。每十法郎換西貢銀一元又十占（Cent）。占是圓的百分之一，是有圓孔的銅圓。更有十占二十占的鍍銀的銅幣。

我問他公園在那裏，他說：「從此地雇人力車去，等至遊完再回來，每輛約三毫。馬車四五毫也夠了。」我們四人就要他代雇馬車。有一位曾到過北京的人問他門券若干，他的心中，因為我說「聽說西貢公園是很好的」一句話，預備出中央公園和城南公園的幾倍的錢，然而那位廣東夥友急忙的說：「這不要錢的。」一位曾經久住上海的人，也很以有這樣的事體為怪。臨走時那位夥友再三說「這裏是 Boulevard Charner 車資四毫，回來時給他好了。」這店舖名振泰，離輪船碼頭約半里。

赴法途中漫畫

車行二十分鐘，就到公園了，地在西班牙路（Rue D'espasine）的盧梭路（Rue Rousseau）。

我們在車中望見樹林漸高大茂密了，及下車，則已在公園內了。遊至一處，見民房了，又進，更是街道了。我們不能認清何處是公園的邊界，他沒有「什麼公園」或「什麼公園後門」的字樣或門崗，使我們認得出來。公園內只要不妨害草地，汽車，馬車，人力車，自行車都可進去，不受限制的。

每種動植物都標明名稱，類產地，動物則更有標本畫，以便對照。這種情形，可知其不僅爲了娛樂居奇罷了。什麼並頭蓮，菊花會，野人頭之類，算得什麼呵？然而我也知道所稱贊他們的，都是應有的，並不比別處的有什麼特長。

公園的中央是動物院，後方是花房，餘則因地制宜，種植各種植物，而間以一所一所的各種動物。

我以前看見熱帶動植物，因爲氣候的關係，總不免有些不自然。現在所見的是生活在適宜的土地和氣候中，他們強悍的性情，自然更足刺激我們的感覺了。

植物比動物更利害，樹科的最多，四五丈高的椰子，從挺直

的樹頂上，垂下每片二三丈長的葉子，和大小無數的果實，這種果實，是半尺餘直徑的圓球。一二丈高的大鐵蕉，掌狀葉射出葉脈的棕櫚，更有扇狀葉灌木的，種類更是繁複；葉可做扇的也是他們中的一種。羽狀複葉簇生細果的檳榔也高至三丈。

二丈餘的仙人掌，滿生老刺。低小的竹，長出尺餘長的葉，黃幹綠紋的，非常高大而葉長不過一寸。

其餘開紅色甜蜜香氣的花，結堅硬木質的果的喬木；長着光滑濃綠而橢圓形的葉，垂着細小茂密而成穗的花的藤；或生粗長的針刺，抵禦害他的動物；或是細軟的氣根，吸收空氣中的水分。可惜我沒有植物知識，更不長記憶，不能將他們的名稱和性狀寫出來；但各種薔薇和池中開紅花結蓮蓬的荷花，却是我腦中留着很深的印象的。

有一種動物最使人注意的就是象，給他果子，要他 *Merçi*，他就一跪。有人給他銅幣，他就用鼻捲了擲向在旁的守果子鋪者購買。有人給他不能吃的東西，他就用鼻向自來水機頭吸水噴人。但被噴的不是白人，因為擲這種東西的人，總也不是白人。人都稱贊這象的技能，而不知他已失 應有的技能。人都

說他可不憂無食，而不知道正是可愛之至。

在花葉間飛舞的各種顏色各種形狀的蝴蝶，真顯出樂意，這不是誰要他在這裏這樣飛舞的，也沒有誰不許他在這裏這樣飛舞。然而我們與他們自己都情願他們在裏面這樣飛舞。

街市間極不喧擾，在寧靜中聽小火車的氣管聲和鈴聲。街上間或有叫賣的人，但不是高聲的叫喊。小販都是停着担靜候着的。步道比北京上海的要闊上兩倍，步道上每隔二丈餘有一板屋，與街店相對，這想是街攤進化的，大概由警察署設立的。其營業以雜貨乾果汽水為多。

安南人嘴唇上多有鮮紅色這是吃檳榔後所留的。有所謂安南灰者，將食蚌所餘的殼煨灰而成，色紅，味鹹，除土人外，都不喜食。土人將這種紅灰塗在檳榔或另一種葉子上面食之。唇上紅色就是這個東西。

人力車夫很多，看去同北京上海杭州的一樣可憐。他們戴蕉葉圓錐形的帽，而車的兩柄是竹的，是很長的，這是不同的。

小火車的軌道，在兩條平行的馬路的中間。火車要經過通兩馬路的直路的時候，就將兩條塗紅色的竹竿攔住。車經過次



數很多，故專設人守衛。

火車分一二兩等，到堤岸（Cholon）價十分與六分，其每站距離與電車相像，不過他的買票，也要在車站買的，車站是很小的一間板屋。車資是否遠近同價，如日本及天津的電車一樣，我不知道。

堤岸約離三十里，火車二十分鐘可到。有廣東街，頗發達。

二十一下午許多人濕着衣服回來，因為這個雨不是能從天色裡預料到的。將開船時，也是大雨，送行者的白帽都黃黑些了。但雨不甚長，雨後涼快多了。晨起六時是六十四度的氣溫，二十三日中高到八十八度。據說這幾天最涼，三四月最熱，也最多雨。西貢在北緯十一度的樣子，故冬至時最涼而夏至前後兩次日光直射時最熱。兩層高的洋房就設避雷針了，這可以知雷雨之多。

西貢約在東經一百零七度，而上海約在一百二十二度，兩地的經差為十五。地球自轉三百六十度，適為一晝夜，故每度之時差為四分鐘。今相差十五度的經差，故為一小時的時差。但我從上海帶來的時刻，只比西貢的遲三十分鐘，不知錯在那裡。

我回憶十一月初在北京時，十七時至十八時的一堂功課，必須用燈光了。然而在西貢，晚間沒有別的光線，勉強能看得出時表的針的時候，在十八時二十分。

安南人的語言與中國不同，而且各地也相差很遠，東京語與西貢語就須有翻譯。然而文字也是漢字，即在文中也是讀漢音的。這與日本文和漢文的關係有相同之點。

我得不到用漢文寫的安南書，只有一本用羅馬文拼安南音的俗語集，未知能檢查字典而看懂些他的意思否。

公園中的植物，並不嚴分種類，區畫地點，却以其有關係而性質相同者同植一處，各種的寄生植物也都寄生在他應有的寄主上；籐本的施在喬木上，並不用什麼竹木的，人為的棚水草生在河邊菌類生在隱地。我看了這種設施，使我對於以前所主張的增加些自信力。

一位同行的學生找不到公園，他說，因為到處都像個公園。然而一到公園，自然知道更有所謂公園了。

沿街的房屋，圍牆上，也有插着玻璃碎片的，他利用美的作用，使各種顏色相間，但我很不願意看他。



我在路上看見一個布告說：

注意：公啓者，祈即速納妥該五元補納之稅後，有三個月通行，方納西一九二二一身稅，如過期十二月三十一號納者，一經被拿，要繳理西一九二二之身稅，祈各知之。

新客衙

這個文字，是用毛筆寫的，筆致與縫針肥皂廣告上寫的「禮和洋行」「倫敦」等字相像。這布告專給中國來的人看，因為對於土人都是用羅馬文的了。

中國人在此地須納身稅，本是每年男子十八圓，女子五圓五十占，十八歲以下的小孩免納。自一九二二年起，男子須納二十七圓八十五占了。這是振泰麵包舖的夥友告我的。

我問他為什麼有零數的，他說，這是公用自來水，公路電燈，通行街路，看崗巡警等的稅的和數。土人不要出在街上通行的稅，大概以土地是土人的為其理由，然而須做修築道路的工。土人每年身稅五圓。

所謂每年二十七圓八十五占者，還不過是一個工人。商人或其他職業，都按所有額與所得額的比例繳納，每年六百圓以

上的也有。

身稅的名稱，確乎不好聽；但中國廣東福建之來此者總是漸多，而且總必得着厚利。不願納稅為什麼不在原籍呢？金錢有什麼要緊？最要緊的是有些教育。這是要責之教育家的。

法國人整理安南也算盡力了。我看起來，他們比對於上海法租界用心得多。安南人應該感激法國人，中國人更加了。

我的意思，法國人問安南人要無論什麼東西，都可以的，要求無論怎樣處置，也還可以的。但法國人應該以有誠心的，人的教育做報酬。那麼，可以不必慮安南人被擠出在人世界之外了。這是法國人光榮的銅像。

法國人聽者，經濟迫得死人，經濟迫不死人的！現在的安南，想來還毫無所謂危險思想。但那一個人死在睡眠中的？死前總還有一醒。那一個人不喜歡同伴的？總必有人去敲他的門。

西貢多牛車，黃牛頸上的脊骨格外隆起，許多人見了，都說他天生成必須拉重。但我要問，他一樣的有口，難道天生成該吃粗糲的嗎？

日間大家出去遊玩，夜間多不出去了。許多人在艙面上納

涼，各談論西貢風俗，或經過情形，而且加些評論。然而所用的語言都是方言，朝鮮話，湖南話，四川話，都不是我所懂的。有一人發了一個更高的聲音，而且是北方話，所以我聽得懂，他說「聽說西貢原來也是中國的，唉，可惜！」我聽了就接續的想：「聽說中國還有很大的領土哩，唉，可惜！」這思想幾乎變為語言了。

許多米袋都在船艙的底層裝好了。艙板上散着尖小純白的米粒。

二十三日十五時，船又動了，岸上許多黑衣服的安南人在氣笛中舉起白的帽子搖動；黑面龐的印度人圍着紅的裳靜立着。有的遮在傘下，有的任雨絲像針的刺進去，卻像沒有覺得的樣子。

最高層艙上許多老年的法國人，披各樣雨衣，都拿了望遠鏡緩緩的走，一聲兩聲的吹叫鈴與船頭上的司機者做手勢，他們漸漸的下去。知道已離碼頭很遠了。

十九時的樣子，眾人喊了一聲，即刻笑聲繼起。我的頭上，落了幾點細小的水點，後來一個法國人的女子走過來，背後很濕，頭髮及顏面上掛着幾點水珠，張口大笑，而且很快的說。幾個法

赴法途中漫畫

國人的軍人用很表同情的態度答應他。他走過了，軍人就軒一軒嘴聳一聳肩的在他的背後笑。船起落得很利害，有人說水又要潑上來了。

二十四早晨聽見雞鳴，鵝也叫得很清亮，這是經西貢後的新聲音。

我在自來水管前洗面，擦過一次，再想把手巾浸入盆中，盆底裏沈着許多污點，原來對面的人，將帶着鵝糞的草拋入海中時，被風咬過來的。

二十五日風浪平靜，十二時微露遠山，十八時到新加坡了。閱者諸君倘不與西貢同緯度的，必定很有一種感覺，就是覺得我這信到得太遲，夏季的消息，至冬季才到。我想北京的閱者，必着重裘擁爐火聽我揮汗飲冰的消息了。或者窗外還映着雪景哩。

一九二〇，十二，二十五，在新加坡寄。

五

泊在新加坡 (Singapore) 的汽船很多，碼頭的建築也很

好，一望而知其為交通繁盛之處。

凡護照上經國內英公使署或領事館簽字的，得在英國屬地上岸。護照上原寫明經過某地方，凡經過的某國屬地，自有某國領事簽字。但由上海華法教育會代辦者，每省去這一段手續。我取到護照時，就知道不能在英屬地上岸了，但那時只求能到法國罷了，能在路中英屬地上岸與否的小問題，何必再去與華法教育會幹事麻煩。至於所往的為英國，那可不一樣費事，因為法屬的西貢，不像英人的檢查得嚴。

許多人留在船上約二十分鐘之久，數人先上去嘗試，竟毫無阻碍，於是陸續來者漸多，到後來，大概沒有不登岸的人了。

我以前說，在西貢開雜貨等店舖的印度人很多。又說，在西貢開船時上來了許多黑面龐圍紅裳的印度人，而且有許多冒雨送行的。到了新加坡這種印度人太多了，原來其中大部還是新加坡土人的馬來人種。他們的膚色沒有非洲人的那樣黑，但比印度人畧紅黑點，這大概可以代表棕色人種了。

街道上來往的車輛比西貢為繁，但清潔寧靜大不如了。

電車班次很接近，車中坐位是橫行的，人都前後對坐而非

左右對坐，各人之面向他人之面，而背向他人之背。每一橫行都有門，可以上下。這種設制，位置一定，不能容比坐位更多的人，但沒有在門口擁擠得不能上下之弊。然行之上海，或不免要減少所入額的。我常見上海的電車上立在車門外的人，被賣票人趕進門內去。

汽車很多，而且有公用的，如電車的樣子。

人力車牛車都與西貢的一樣。

馬路的步道上都有屋蓋着，也可以說商舖外都有很闊的屋簷。屋簷之下，就是水溝，闊約二尺餘，深約三四尺。沿馬路的兩岸無處無之，這很可想見此地的雨量之多了。

街道間橘子香蕉的果皮從氣味上知道他已在腐爛，催人不必久居。

街道間中國人的店舖也是很多，所過幾處，都為福建人，大概廣東人比在西貢較少。

每十法郎換本地通用銀一元又四十占，但也有只換一圓或一圓三十占的。

香蕉，橘子和甘蔗都很多，但從價值上看來，不像比香港西



買多的樣子。西貢五占可買的橘子，這裡要十五占，至少十占才買得到。

一樣的罐頭蒿苳，有的是三十占買的，有的是二十五占買的，卻也有二十占買的。這種情形，又催我們不能久居。

孫彭君本要我詳問這裡華僑中學的情形，我本也很願知道這裏的教育狀況，但時間這樣匆促，又感受些這種刺戟，無力遂我的所願了。

馬路上聚著許多人，裏邊是兩個土人相打。所謂勝利的人，軒起面龐走了，怒容的回顧幾次，留着的人從地下起來，又有人牽倒他了。再牽他跌倒的人是着黃色制服的警察，他再三很用力的牽而且推，才使他跌倒，他雖然也一樣的紅黑面龐，卻看得出不及跌倒的人的強悍。

第二次走到街市去的時候，有人向我們檢查，他大概是捐局裏的人。等到回來，他要叫住我們了，我便對他說我們就是這幾個人。他並不檢查什麼，卻置手於香蕉上。我便要他吃，他也剛取下一個了。走遠了幾步，他高聲的說所拿的是已經壞了的。他雖用英國話，卻是個中國人。

赴法途中漫畫

二十五晚上，輪面上聚集許多人。立在中間的是護送四川籍學生的張君。聲音很雜，而且看不出說話人的容貌態度。

「你到了馬賽，華法教育會的人來接，你也可以說，我們是很糟的，不必接去。」就是我們很糟，你也不必對來歡迎的人說。」這個聲音，從大眾中發出來。

「沒有這事。」這是立在中間的張君說的。他戴著圓的眼鏡與分「旅行須知」時一樣，但視線並不從鏡的上邊射出了，似乎有意使視線通過靈視，使他減弱光力的樣子。

「華僑說出歡迎一百五十人。」「廣東華法教育會一定要他們歡迎。」「我們何必拒絕？」這等話又接連的響。

「沒有這事，我那裏會拒絕？」

「我們大失體面，我們不能承認。」一個人坐在鐵欄杆上說，說完吃他新買來的甘蔗。「你應該保持我們的榮譽。」

「這話可以有的。」

「你要走嗎？」一個人且說且牽住張君的手，自己的面上異樣灰白。許多人也攔阻了說「不能走。」

「不得了。」張君且跳且說。口中噴出一點唾沫，在月光中

一五七

飛過。因爲風的流動，與地心吸力成爲合力，使這唾沫傾斜的飛到一個人的袖上。衣布的滲透作用與空氣的熱度，使他不久消滅了。

二十六日八時船開了，直至第二日下午才漸不見小島。

印度洋中的風浪是最可怕的，但這回竟如在內河。有時微風吹過，海水上現出秋波，日光很烈，因爲少雲與少風的緣故，愈是難忍。

二十八日並沒有風浪，但同行者之不舒服者有好幾人。因爲雖沒有風浪，而無風的浪也夠使船活動得很凶了。一個浪大過兩隻船的面積，實有其事。我想這種浪動大概是天然的，永遠的，實在水面太大了。微風來時大面積的浪上生出小浪，這是風吹成的浪了。

窗洞裡留著一條魚，長約五寸。他是青黑色的，腹部微白。一切都與常魚沒有區別，惟胸鰭特別發達，長約二寸，開展很大。這就是海中常見的飛魚。我以前很思詳細一看，而且疑心或者是水鳥，現在明白了。

三十一日十時到錫蘭的可倫布。

一九二〇，十二月三十一，在可倫布寄。

## 六

船抵可倫布 (Colombo) 進避浪堤下棧，但不離碼頭，乘客上岸須坐駁船，與香港一樣。若坐汽船 (Motor Boat)，每人給本地銀五十分。

船停駛後，就有人上船在出入口檢視，凡護照上未經英領事簽字者不能上岸。故上岸去的人不多。

大雨不止，上岸去的固然減少遊興，就是在船上的，也因爲不能立在艙面上，眉目間露出不快之感。

船未停時，遠見一汽船拖大船五隻，每船中滿裝麻布袋，而且滿立工人。船停了，雨也漸止了，他們就將麻布袋中的煤撥入我們船上的機房中。他們都是膚色黃黑的印度人，和紅黑色的馬來人。

白的鷗，黑的鴉，在雨絲中成羣的飛舞。有時點着水面，立即飛起，大概有小動物被他捉住充他的飢了。有時他們飛得倦了，靜止在汽船上掛旗的繩索上。這個旗紅質藍紋，就是所謂永蔽日光的英國旗。這種飛鳥只是高低上下的飛舞，靜止的時間很

少很少。

他們高飛時，見他白的胸腹；他飛到我的視平線以下時，我見他黃黑的羽毛，披在頭尾和兩隻長大的翼翅上。他們的脊梁上，更顯出光澤。但我不曉得他的名稱。遠望岸上的椰子樹，高大的幹上，長出碧綠的葉。這是印度土上的自然物，與飛舞的鳥一樣；但這種樹都插在人工的建築的中間，這種建築，想多數是英國人的心血經營成的。我將有所思，把眼光放下，不覺近旁水面上的景象影入腦中：了一隻小汽船，自西而東的過去，一個印度人穿黃色衣服在前面司機；一個白衣的白種人坐在船中指揮。更有一隻船，有同樣的指揮的人；不過他們是兩個印度人。纒的旁邊一人對我說：「英國人面色很紅，鼻更高，而且多不留鬚的。你看每隻船中指揮的人可以知道了。」

新加坡約在東經一百零二度，與西貢的經差約為五度，故自西貢來的時刻須改遲二十分。可侖布約在新加坡之西二十二度，按每度四分鐘計算，應改遲一小時又二十八分，今見只早一時，又覺不符了。

氣候，自西貢到可侖布，都無甚差異。我留在新加坡和可侖

赴法途中漫畫

布都不是午間，所以不知道他們日中的氣溫是幾度。

新加坡在緯度一度十七分，為我這個旅行的最南之點。從這裡往可侖布便折向西北了。

自西貢至可侖布一路的緯度相差不多，故晝夜的長短也相同，大約晝長十三小時餘。

我也知新加坡有拉弗爾（Raffles）圖書館與博物館和奧查特（Orchard）植物園，可侖布也有博物館和維多利亞（Victoria）植物園，他們未必不及西貢，但因為我不會去遊，故不能表彰他們了。

我的日記簿已填寫至最後的一頁了。我取出新的一本，面上寫着民國十年，預備明日之用。

早晨二時，船離開可侖布了。同行的駐法公使陳錄宴全體學生，請單上寫着慶祝元旦字樣。

我回憶起一件事情：我的哥對我說，他初到北京時，想起自身所在的地點，他的注意必先在他那想像中的地圖裡錢塘江旁小圈上一停，再馳往地圖的上方，到了雙套的方格上，便敢斷定這是他所在的地方了。這個地圖是在心中的，故這樣馳驟的

一五九



時間很短很短。我到北京時，也同他一樣。現在可不這樣了，——每到某地，便能想定地圖上的某地；這樣想定之後，又立即明白對於全圖的地位，香港是廣東省東南海岸的小島，新加坡是亞洲三大半島最東的馬來半島附近的小島，寫這通信稿時，正能想定我的所在是渡過印度洋將近紅海的海中的一點。這個觀念算得是我在旅行中的進步，然而一塊一塊顏色班駁的，很神聖的，一定不能變易似的，分着疆界的地圖的觀念，總還是留在心中，未曾脫去。

自上海到馬賽一路之中，以這七日所行的洋面為最大，因為沒有很大的風，故不覺困難。風較大時，船左右前後高低的活動，有一二人略感頭暈，然沒有初上船幾天之甚。我也並不為意，無論如何動盪，總能擎着手寫字，身體傾斜着行走，並不覺得困難。實在上船後二十餘日的練習，算不得是短期了。

路中的快樂，有我在未動身時所預想不到的，但有惟一的不快樂，為所預想到而未知如此之甚的。這個不快樂就是沒有接到一封他人寄來的信。船中的人聲，並不寂寞，我自己的思想，也並不寂寞，但沒有接到來信，却使我大感寂寞。我想這真可算

得旅行的大苦處，也是惟一的苦處。

今日午後到吉布的 (Tulle) 了。

一九二一，一八，在吉布的寄。

## 七

據以前別人的經驗，自可俞布行七晝夜，可到吉布的了。七日早晨，大家急欲望見陸地，但船長的報告，謂尙在北緯十二度十一分，東經四十八度四十九分之地，離吉布的尙有三百二十五哩 (Mile)。

八日十時，遠望北方天與水的分界間，微呈黃色一線，不久，線漸有厚，而更長更廣了。

水面的皺紋，漸漸微細，終而至於平靜。沒有峯也沒有谷的黃沙的山，圍繞三面，如死蛇上積了幾千年的黃土一般。我們就在這中間停止行進了。

自可俞布至此，行將八晝夜，為這旅行中最長的一段。因此大家要求上岸遊散的心思很殷。但當這正午的日光之下，八十四度的氣溫，精神上已很是醉倦，而照在日光中的滿目黃沙，也

不由得使人起了很大的反感。

許多的黑人，在汽船的升降梯周圍的小划子中叫喊，爭招渡到岸上去的顧客。

到了碼頭有幾人竭力的說大家不要離散，防爲土人所食。我們沒有見到街市，所見的惟加非館，麪包舖各一，西服雜貨舖各二三而已。這種商店，散在各處並不成市。

錢幣爲法郎與生丁，與法國制的一樣，法國制的同時並用，價值相同。

我們說，我們尙未見到吉布的女子正在說話的時候，女子六七人，迎面來了。他們的膚色比男子更黝黑，着長服，想無下衣。衣服的材料，以條紋或細點的白布爲多。袖很短小，露出黑色的手臂。上下臂間多有黃色的果實一串，也有爲金屬物製成之圈者。黑人的髮很捲曲，或細小顆粒，貼在頭上，如佛像頭上染藍色之螺髻，也如做袍褂裏層的珠皮。女子並不剪髮，但似乎沒有閃光的，搖動的散在前面，也沒有「絞絲」的，「文明」的結在後面。髮上和頸上似乎都有黃紅白綠的金石小片，但不很注意，不得其詳，大概與北京的天寶，上海的鳳祥，杭州的乾源等店所

賣者相同。但其來源和作用都很簡單，不過如斯維夫脫(Swift)所說，山中掘來紅綠石子，頭上一蓬毛的動物大家亂奪一陣罷了。

漸走漸近，這幾個女子已在面前了。他們且笑且說，張開兩手，攔阻我們的去路，後且牽住衣角，說笑也更甚了。

我想這樣的事，大家不是沒有遇見過。但因爲他們的面龐是黑的，所以斥他們爲野蠻鄙俗了。我在西貢街上的夜間，也遇見這樣的事，我見有女子來拉了，立即走開步道，他也不追過來了。我遇見這樣的事，在西貢也不是第一次，所以對於逃避的方法也很熟練。

土人的住屋低小，門口放低小的凳和牀，多以白布蓋全身睡着，全地都像在睡眠中，而遊人也倦極欲睡了。

屋的牆壁全是白的，就是幾所歐洲式的房屋如商店和插法國旗的局所，也是如此。然而這白的壁與黃沙的地，照在日光中，強力刺戟的反射光，愈使人不能在街上行走，——這時更念及西貢的綠蔭了。

小孩販賣的物品，以橘子，石榴，螺殼和鳥羽爲多，人工物有

芭蕉葉編織的扇，形方柄在側邊，如手旗，也如菜刀。此外沒有販賣的製作品；而從別的方面，也沒有見到的了。法國人印的本地風俗的明信片，則賣者很多。

祇有數小時的時間，而且膽又這樣小，不敢進狹小的街道去，更不能與他們接近，故實在看不到什麼；但僥倖見到一所學校，畧可壓我的慾望。

我自上海到這裏行將二萬里了。不料在中國各處習見的舊式學校得再見於此。這學校靠近街道，從他們讀書的聲音，使我知道此地有學校；教室的門外就是街，在街中能夠望見搖着身體讀書的學生。近去，小孩八九人，坐在一行半的桌子旁。桌子的地位，在街門口之一角，約占全室五分之一的樣子，其餘的地位，全被高低不齊的桌凳占據着——桌凳脚有幾隻有些傾斜了，而且似乎有些霉爛了。一隻吃東西後所留的盤，放在蒙塵沙的桌面上。壁上貼幾塊紙，疑是香煙或洋布的廣告。

室內除小孩外沒有別的人。小孩對著傾斜面的桌上的書，高聲誦讀。各人的書不全是相同的。書中文字橫行，每字只有直綫或曲綫一二條，其中有「6」與「4」二字為我所認識的。

蓋他們所用的為阿刺伯文也。這種書是油光紙上石印的，與中國中學校教科書一樣。小孩每讀書幾句便再看我。有幾人畧帶笑容，大約因為給他消遣的資料，表示歡迎；瘦小些的，也是這樣子的看，但沒有笑容，從他不敢直視的眼中，知道他有所畏懼；更有一人，於一次之後不再仰視，只是讀書了。

對着書本高唱，算是兒童的事業，這個律令，竟也統治於二萬里外的非洲，這是很奇怪的。但是石印橫行文字的書本和傾斜面的桌子，北京上海和各處鄉間與這所相同的學校中，倒是很少看見的。我不願陳列醜惡，實在是自己譴責。

從汽船到碼頭的划子，每人出費一法郎，自碼頭回船相同。然竟聞有在中流停船，出刀示衆，要挾每人兩法郎者。倘有晚後過渡者，想必更甚了。

有人在汽船中失了外套等衣服數件，想由窗中竊去的。

遊吉布爾後，我們中多有人說黑人這樣的程度，要他們怎樣能生存呢？這話原是哀矜勿喜的，但我的意思，現在所謂能生存者，難道生而已然的嗎？他們沒有機會求進步。即使他們就是古文明國的埃及民族，也有可以原諒之理——他們是睡着了。



但是醒的應該怎樣呢？

世間上有一個「被侮辱與損害的人」連自己以為光榮與利益的人也「不幸」在內，而且一切都是「不幸」。

九日六時，將要開船了，機器房裏的煤已裝完，許多牛皮——本地出口貨的大宗——也裝到最後的一捆了，這牛皮忽然從空中掉下，附有重大鐵球的鈎往上升起，鐵索斷了，鐵球往前飛去，鐵與鐵摩擦，火光四迸。那鐵球穿破布蓬落在藤椅的一角上，幸未擊着人身，這時滿艙面的人各睡在椅中。

紅海中沒有大風浪，但到了十一日艙上布蓬都拿去了，雖氣溫已減，日光還未達到可愛的程度，而逆面涼風，已足使人寒噤而有餘。

浮海以來，屢以不攜畫具，不能使這景象留得長久些為恨。十一日早晨，我實在不容再忍了，因以「小楷羊毫」代畫筆勉強寫了一幅。

我沒有用「見取框」從窗內望出去，正圓的窗洞，便是畫面的輪廓。

圓直徑的五分之三是天，以下是水。水與天的境界，為幾乎

赴法途中漫畫

平直的弧線：左右一樣高低，中部略凸，明白是大圓線的一部分。太陽偏在右邊，大半尚在水面之後；左上面是一塊大雲，想必這是全體的一小部分，輪廓外還有很大的哩。有了這個，恰好與太陽在畫面上得成左右平衡。深色而且因受太陽返光而閃爍的水，也與太陽和雲成上下平衡之勢。中間是遠近的雲，平的線似的三條，使左右聯貫，中間一條最長，也最近太陽，地位在圓心之上；上一條偏左，近着大雲；下的最短，幾及圓心。太陽旁散着幾小塊，而全面各雲間又散着幾小點。這是一幅很好的構圖。

畫面上什麼顏色都有，更夾以什麼的混合色——所占的面積和分布的疏密，自然各有不同。天際除太陽近旁外，全襯青色；水面除因太陽而返光的鱗片狀之處外，也是青色。太陽旁是強光的紅黃合色，漸遠漸淡。線條的雲，右半是黃紫，因為受着太陽光的緣故；漸左漸深，帶了灰綠。小塊小點的，近太陽者紅黃中含青，遠者紅中含綠，就是遠者比近者含青藍的分量為多。但每塊的向着太陽一面的邊上，總留強光的紅黃色。離太陽最近與最遠的幾小點，全是深青色的。這都是最近的，在太陽前面的。遠的，在太陽後面的雲，是紅赭的，——更近太陽的，紅中含黃，——

一六三

都發強光被淡青的淡紅黃的天襯出。左上方最大的一塊是灰色中帶了赭紫綠的，近旁沿出小塊略淡薄些。從他發滯的形容上，看出細小的水滴。小雲塊與水面間是太陽的一角是紅黃赭的合色，而紅與赭的分量都不很多。水波的鱗片愈遠愈小，而紅黃的分量也愈甚；留出青的皺紋外，都是青綠，這就是背日光的。他的波峯更深藍，由峯至谷，都沿下幾條深藍的線。最近的一個波峯上雞冠狀的浪花，與飛躍而起一大一小的兩點水珠，都是白的無色的。

我正想檢點全畫面有無遺漏，太陽離開水面跳出雲上，使我怕羞；而天際與水面的形色也全變了。我不知道這可算是一幅完功的繪畫否。

在紅海中很少見雲，也沒有遇雨，故常在早上見太陽從水後起來，晚上往水後下去。因為如此，所以海水常被照得通紅，所謂「紅海」者，實在還是「青海」之至。

一九二一，一，十三，在蘇彝士寄。

八

十三日早晨是「秋訊」的氣象了。括面的風，叫得寒暑表降到六十度。人雖屢欲寒噤，却不敢寒噤——這話似乎很不循理，但試想「呵欠時怕人割舌頭」的心理，便不會奇怪了。這是一樣的情形。雖然沒有雨，但水手沖過地板，地面上的潮濕很足以當之。北省空氣乾燥，頗少這種現象；在南方，是秋來時必有的先鋒。我家鄉稱他為「收南瓜棚」，因為夏季以來庭園間所栽南瓜的枝葉都被他吹倒，而使人在這風雨中看出庭園比平常尤為光明開暢。汽船上雖沒有南瓜棚，但竟有同樣的景象，就是新近拿去了布篷。提起我秋訊的觀念，這也是很重要的原素。

三時下，左右兩岸黃沙的山經過不少了；前面水的界綫上衝起煤烟，既而露出許多船桅的尖端，又漸見屋頂，四時，就在這街市前汽船三五的灣中停駛。這就是蘇彝士(Suez)運河南口了。

從船梯上來的人頗多，但不見有下去的。

上來的人有來檢察旅客的身體的，我們從艙面上走下來，他們就在旁留心，這樣就完事了。

望街市並不繁盛。所見人種頗多不同，但不知其詳，一望回

族最多，埃及人是容易識別的。

一個埃及人在船面檢視上船的貨物。他是黃色面龐，頭上是紅色「截圓錐體」形的帽，頂上圓心有一黑色線髮，如西洋式大學生的制帽。

他尚能用英語談話。他說他到過倫敦，且知道埃及是個古國。他說「世界上的文明，都從埃及產出的。」有人告他埃及應該獨立，建設一個共和國。他答「埃及依舊有的埃及是君主國，有埃及人的皇帝。英國人到埃及來，埃及人到英國去，正與英國人到法國，法國人到英國一樣。俄羅斯是沒有了，已經完結了。他們沒有船經過這裏了。日本國很強大，他經過這裏的船一年二三十次。」又告他「我們很希望埃及恢復文明。」他答「謝謝，我也一樣的希望中國。」

幾人很願等候開船，看運河口岸的景象，但夜寒促人欲睡，而未會宣布何時開船，就相約一聞開船了，就起來通知各人。

我於二時醒來，尚聞起重機與貨物的擊撞聲，三時第二次醒來，已聞般與水的擊撞聲了。急起來至艙上一看，船在兩岸間緩行，岸闊約十丈，水中不見波紋，船頭上有發光很強的電燈，前

赴法途中漫畫

後來往的船上也有。船頭上通風管後立一水手，頭頸縮在肩下，頗似小城鎮裏冬夜的崗警。前面的船近來了，他就立出來叫喊。我遇見同他相像的崗警時，總感得很冷，現在也得同樣的感覺。此後如何，情願至明晨，再行追究了。

十四日六時，天尚未明，這可證此地此時的夜長於晝。寒冷潤濕的空氣，像用水水洗面。船的右邊，紅光微吐，照得黑色無邊的湖水呈露金波。

七時後，兩岸廣漠的黃沙，被青色的帶束住，我們就在帶上飛跑，可是又無力飛跑。

我們看到這樣的黃沙，還要聯想到古文明的淵源。至於看了發生喜悅，還有好奇的心理在內，未必全是因為人類祖先在這種境地生活之故。新奇之能使人注意，是很簡單的理，倘有世界自來未有的景象發現，人必不因祖先沒有見過而不加注意，反之，慣居沙漠的人，見原野，未必不發生喜悅。況且人有自己在安樂中而喜看他人困苦的心理的。

一九二一，一十四，在坡特賽得寄。

一六五



九

十四日十二時半至坡特賽得 (Port-Said) 這是八十七哩長的運河的北端。遙望河口長堤兩條，伸入地中海，雷梭 (Ferdinand de Lesseps) 銅像很高的直立西面堤上，面向東，左手拿地圖下垂，右手斜指運河。

市街也以河的西面為盛。船離岸約三丈，乘划子渡到岸上去，每人需費二法郎。貨物的市價也較別處貴得很多，疑是有意欺人。

船上來了一個賣新舊約書者，我以為他有回文的，視之，多為漢文的，因此又以為他是中國人，詢之，則知他是開羅 (Cairo) 人，在此開店售賣各種文字的新舊約，他多拿漢文的，大概是看見船中多有中國旅客之故。不久又有販賣鴉片者，不知是否也為了看見中國人很多之故。或者他是個經驗者。

來船上賣橙子煙捲的很多，頗似香港。更有携皮包的理髮匠，形容與中國的一樣，「拙童談話」中所謂西洋屠夫，與中國的一樣的話，我在此得着相似的證明了。

晚上偶然發生一種感想現在見到蘇彝士運河是這樣雷

梭銅像是這樣的了，但以前在教壇上講演時，心中何會有這樣的觀念呵？

二十一時開船，此後行地中海了。

十五日海水平靖如一大圓鏡，夜間可在水中看見星月。從月形裏使我想到了初離出發地在東海中時，現在是將到目的地了，而新月未弦的景象，已復舊觀了。

夜中覺得驟冷，即起來取被，且為近旁幼年的唐君加覆毛毯。這時很足動我一個記憶。以前凡遇夜間驟冷或狂雨的時候，從睡眠中驚起，必跑入學生寢室為他們蓋被，而且留心有雨水從屋瓦上漏下來否。他們中也有許多人，不比我幼稚，被服蓋得很好，且沒有所謂驚起的。

路程單上所報告的緯度每日增高，而寒暑表上的水銀柱却漸下降。自上海出發以來，大家喊着說「天氣漸熱了」，入紅海以後，又說「天氣漸冷了」，似乎為了求暖或避暑而來的樣子。

上船以來，呼吸純潔的大氣，盥洗清澈含鹽的海水，精神安得而不健康，遠望海天——希望看見陸地時，更在能力以外的

望出去——必於正在醞釀的近視病有益。但爲時已一更寒暑了，又安得而不可惜呢？

十七日十七時，晚餐將畢，見窗外陸地很近，卽往箱面視之，這就是意大利與西西利間的海峽了。初以爲已於昨晚經過了，今尙得一見，更覺滿意。

船行海峽間沒有風浪。船向西行，見兩面秀麗的山峯，積雪滿山，就是西西利島，但不見火山。兩岸最近處約只距三五里。兩邊各有街市，燈光密布，如盛開金花的菜圃，遠遠的能認出街市的行列，平行的二十餘條，更可與菜畦相當。我的旁邊一人問我「這就是火山嗎？」可見他的可以驚人了。這樣的過了六處，船先往北折，後再向南，再入大海了。遠聞氣笛之聲，見燈光成貫，沿水移動，知是火車過去了。

十九日船很動盪，浪花吹上船艙如下雷雨。大家睡在水床中，屢聞嘔吐之聲，波濤起伏，敲窗有聲，使窗內時明時暗。間聞無聊的吟呻，如午後的炊烟，如曉後的爆竹。從這零落岑寂的聲音中，有人叫「大哉此風也！」

二十日天未明，已聞搬行李的聲音，且屢有人從艙外回來，

赴法途中漫畫

報告「看見馬賽的岸了！看見電燈光了！」人聲更熱鬧了，卻驚不破波濤怒吼中的黑暗。我在夢寐中得着種種感覺，不由得記起禹陵蘭亭柯巖了——我在中小學校時，秋季必往禹陵蘭亭等處旅行。今天早晨的感覺，與以前將要旅行的早晨相同，所以使我有這樣的記憶。

十時，船停水中，遠望寒山間的建築頗密，但很是靜默。據說十六時可到。

以前在學校時，凡遇大衆無聊的時候，就發令全體唱歌。現在既無人發令，更恐沒有半數以上的人能唱的歌，大家只得斜倚在已經束好的被包上，心中豫想馬賽巴黎，更因此而記起地理書中的圖，或者回想上海香港，或者念及家鄉，父母兄弟的面貌，一一從眼底裏過去。不久聞鼾聲了，報告他早晨起來得太早了。

十六時下到馬賽了，大家分組將行李搬下汽船，至公司齊集，由關稅人員大畧檢驗，運往火車站。巴黎華法教育會職員三人引導大隊至飯館晚餐。

大家殊困饑渴，而教育會職員召集代表要各人豫繳二百

五十法郎作晚餐及招待費之用，於是百忙的去繳，二十一時了，尚未得食。本擬二十三時乘車直往巴黎，未知食後能趕到上車否。

一九二一，一，二十在馬賽寄。

十

二十日二十二時晚餐畢，全體由二十三時的火車直往巴黎。

車中位置，比人數爲少，坐得很擠，尙不能容，不得已許多人只得立着。一小時之後，立的人漸漸的在地板上坐倒了。也有幾人將坐位讓給立着的人，實在坐的人也因爲擁擠，不能舒服。

弦過的月，照臨車上。車行得這樣快，月卻永遠的跟着。月光中鏡似的湖水告人靜默，但山石的峯谷，村市間零落散布的燈火，車入山洞，微煙吹入窗中，瞬息萬變，使人的思想很是複雜；然而也很簡單，每一思想，不能有數分鐘的繼續，又轉念到將要到的目的地去了。

我已到了法國內地了，關於我所要寫的——旅中所感的

——也盡於此了，但我再要將這次旅行中所得的幾個較重要的觀念寫在下面：

照地圖上——童世亨的——西貢吉布的是染紫色的新加坡，可命布是紅色的；現在走到各處，都是一樣的土地，並沒有紫，紅，或其他的顏色。至於新見的人，種類很多，皮色有黃，黑，黃黑，和紅黑的不同衣服，顏色不同，形式也不同風俗，安南人喜食檳榔的，吉布的人面上刻有癩痕的，但兩足直立和其餘一切肢體的構造，却沒有一處不同的。因此在我們的希望中，不該有地與種的區別。

數十口不飲中國茶了，在數萬里外取出龍井茶而飲之，自然更覺愉快，但吃香港的香蕉，西貢的椰子，波羅蜜，吉布的的鯊魚，玻特賽得的橙子，我也很愉快。我並不想各處都種我們所有的龍井茶，使「永見朝日」，如英國旗的樣子，也不想香蕉，椰子等都爲我們所有，陳列在「遊就館」中，誇爲光榮。

我們在各埠所見的人都異常忙碌，因此便動我「他們爲什麼忙碌」的疑問。文明的效力，在能改變人的生活，但改變人的生活，未必就是文明。真文明是爲「人」的，並不僅爲自己的



是施諸人的，並不是求諸人的。我望人不要改變他們的生活至於如此，更望人把他們的生活變為有意味的人的生活。

西貢新加坡的中國人很多，比在上海的各國的西洋人的總數尚要多幾倍。但看他們的經營，似乎不及遠甚。他們的生活，很像蠅的生活，蛆的生活。他們一切經營都是沒有系統，只知腐蝕的，所以說很像蠅與蛆的生活，至於他們本身，自然決不是蠅

是蛆。總之，上海的西洋人的經營是有主義的，而在西貢新加坡的中國人是只知吃飯問題的。

至於這旅行中應注意的情形，前人已屢有報告，而這次的同行者中又必有記載發表，我不詳述了。

一九二一，一，二十一在里昂車中寄。

（全稿已完）

●新生活(週刊)

供給一切常識

是新文化運動中最通俗的一種刊物

▲每冊連郵費三分半 三十二冊一元

總發行所——北京後門內東高房新生活報社

●唯真

發揚學術

改造社會

▲每冊一角

北京清華學校唯真學會印行

●體育週報(復活)

研究體育的真價

引人向新的體育方法走

▲每冊銅元六枚 全年二元

發行所長沙儲英源二十三號

●新湖北

是促進湖北自治的一個宣傳者

每冊一角

上海泰東書局發售

各地著作家，出版家及報業有欲以新的出版品或報紙在太原，濟南和長沙發售的，請速通函和左列三個團體接洽：

(一)新共和學會 (國立山西大學校)

(二)齊魯書社 (山東濟南城內)

(三)文化書社 (湖南長沙湘宗街五十六號)

# 評壇

## 社會共同化

何思源

人類生到社會上總不外『我與人』『我與物』和平重的『人與人』三個關係。因為這三種關係所以就生出人生的四種大事業。這四種事業就是：

1. 我們認識外物。兒童初生的心理作用都是漸趨我與非我的分別。我與非我既能分辨，於是人的慾望行為，多傾向於外物的認識。於外界中求得最大量的快樂和最高度的知識。這人生一個事業。研究這個事而求一個統一的原理就是心理學。
2. 我們利用外物。(Utilization) 戰勝自然，使一切外物都受我們指揮應用，如倍根的斬天主教，是一種的利用。分配財產，流通貨物，使自然物都得他常用的所在。沒有浪費，沒有不足，這也是一種的利用。研究以前的有科學。研究以後的有經濟學。
3. 我們順應外物。(Characterization) 社會上不是一物，也不是一人。物物彼此衝突不行，物物彼此獨立也不行。人人彼此衝突不行，人人彼此獨立也不行。外物有不改換的地方，我們須得移動順應他。研究這處世的方法而求一個統一的原理的

評壇

是倫理學或稱他謂人生哲學。

4. 社會共同化。(Socialization) 社會共同化不是一個東西，也不是一個主義。乃是一種社會上變化的程序。以上三種都是偏重一面，這一種各面都同等重要。社會上人與人彼此互相認識，有情感關連，有交際快樂，有互助的，同情的心，有協力合作的精神。這都是社會共同化的活動。研究這一部的事業，就是社會學。

社會共同化的界說不同。有說他是『我們』觀念和情感(We-feeling)的發達。〔註一〕如北京的學生以前沒有結合的行動，所以也少團體的情感。近來抗令罷課打曹汝霖鬧總統府，內裏組織外邊通電。後來的結果，於是人人都有『我們』學生』的一種觀念。就生出學生一體的意思出來了。這種情形就是學生界中的社會共同化。這個說法是把社會共同化作一種促進社會自覺的活動。是現在社會中最高的一種活動。

有說社會共同化是『人與人組織結合的一種結果。是高級社會進化的一種原因。〔註二〕現在無論誰都承認我們的行為當案照着一種的道德觀念。然而這道德的觀念不是我們自



己就可知道的，造成的。一個人獨在的世界總生不出來，義務，權利，誠實，忠厚，公道，等等的觀念。這種道德的觀念都是二人以上的社會造成的。有這種道德觀念不祇足以保社會的存在，還能促社會的進化。他兩個彼此互為因果。所以社會共同化是高級社會進化的種原因。

又有說社會共同化，『從社會全體方面看，他是融化個人的心理於公共的事業中。從個人方面看，他使個人的精神能力，參加於公共的知識，行為，目的，方法中。』（註三）譬如北京的學生會，對各各的學生說『你是我們團體中的人，可受我們團體的融化了。』各各的學生對學生會說『你是我們組成的東西，你的行為思想總得受我們的支配了。』這種的關係不祇應用的人與人之間，也可用於人與物之間。只要相接觸，相交際的都有這種的關係。他是最廣不過的。

以上三種解說並沒有衝突的地方。不過他們說的範圍不同。也並不是他們說的範圍不同，乃是他們所指的社會共同化的程度不同。第一個專指最高社會融化力，所以他應用的最狹，第二個較寬，第三個最廣。照這最廣的範圍，社會中絕沒有特立

獨行的東西。平常我們說的『創造進化』『科學的發明』也不是特立獨行的東西。他們都不過社會共同化中一種功能了。都是社會共同化中出來的。社會中各部和他們都有關係。如

甲，社會的遺物 (Social Heritage) (註四) 雖是社會共同化的出產品，却成創造發明的一種根基。因為

1. 創造所出的新觀念新思想，都和舊的思想有機體的關係，不是無端生成的。

2. 創造的新觀念必得預先有一種特別觀察的眼光，這種眼光就是社會上慢慢生成的。

3. 創造的人都得先有社會幾種利器。如能讀書，能寫字，能受言語的傳達，等都是創造發明不可棄的基本。

乙，社會的組織 (Social Organization) 是多數人心積成的人的知識如蛛網似的互相參雜。這參雜的活動就是社會的組織。如

1. 社會有分工有各種的職業。每種職業有他們不同的眼光。不同的眼光生出不同的思想。不同的思想發達就是創造。

2. 社會上的職業多了，所以就有閒人。這閒在的一類人好

出一種新發明。不是因為他們閒了無事胡思亂想，就是因為他們想生方子滿他的飾華慾望，省工省力。

3. 社會上組織的社會研究會學術討論會等。也是一種發明的根基。

4. 社會有幾種趨向，趨向造成的思想，也是發明的媒介。

丙，社會的鼓動和須要 (Social Stimuli and demands)

大多數的發明創造是因為他有價值。社會的價值才是使人深思研究的動機。如名譽，好勝等。因為發明的人在社會上多受人家的歡迎。如專利，版權，特別獎賞等。因為發明的在社會受一種豐富的報酬。

社會共同化是動的，不是靜的。是活的，不是死的。是有多種功用的，不是獨一的。在古代家族時代，社會共同化是血統的關係。他的目的是鞏固一族的團結，好佔畜牧或射獵的勝利。近世資本與勞工的時代，社會共同化就是客觀的科學動力求他們實在的運合。在中國家庭制度內，社會共同化就要提起『國家祖宗塋墓所在之地，子孫生殖之所』。在西洋個人制度內，就要說『我們是美國國民。美國是自由平等發源之地。我們當為美

國死。』總而言之，在一階級內有一階級的社會共同化的功用。這社會共同化是一時的道德觀念結成的動力。社會生活變，道德觀念也變，社會共同化的方向也變。所以部落時代有部落時代的社會共同化。封建時代有封建時代的社會共同化。工業時代有工業時代的社會共同化。

社會共同化是普遍的，不是一方面的。是施於人心全體的。不是用於知識一部的。社會共同化是進步的，不是保守的。社會共同化可以促社會的進化，社會的進化又生高一級的社會共同化。兩個互為因果，才使人有無窮進化的希望。人的知識可受社會共同化。知識的社會共同化是知識的普遍。知識普遍了，政治也發達，於是成了今日的民主國家。知識普遍了，社會生活也發達，於是成了今日的文明世界。知識普遍還能促他自身進化。知識為海中水浪，高凸的受低凹的的鼓動。知識普遍却好生各種解說，慢慢引出不同思想。人的感情也可受社會共同化。如美術，音樂，慈善，宗教等能陶冶人的感情，融化人的性質。軍中有殺氣的音樂足以壯全隊的志氣，同受美術的人，都好活潑。宗教慈善等事業多啟發『一體同仁』的心。感情的共同化大都生兩

種結果。強志氣融情感的，多是動的。是進步的。其他固結團結和有組織力的，多是靜的。保守的。

以上既說明什麼是社會共同化了。再說他在心理和社會上的根基。

在歐洲十八世紀許多人都講『個人心理說』(Individualistic Theory of mind) 他們都以人組成的社會為一堆彈子一樣，彼此左撞右撞，共總沒有關連。後來有達爾文的進化說。特重自然淘汰。經過無窮的自然淘汰，人心人性造成一種不可破的一體。這說一出，漸變哲學社會學上的原理。法國學者就有一個『社會連體說』(Theory of Social cohesion) 於是一時奉為正確的人很多。

1. 李本(註五)(Gustave Le Bon)有社會進化原理。他說初有歷史的時代，人是『烏合之衆』。受自然的壓迫，才結集團體。後來生出幾多思想的人，造出幾種道德觀念。才把人類分成了幾個部落。終久這種不自然的道德觀念，湏得打消。社會復為一種簡單的結合。這種結合就是一個團體。他們有一個一體的心，有同樣的思想，同樣的感情，同樣的行為。他的學說是從研究群

衆心理(Mob Psychology)出來的。以為人在群衆之中，個人的心理全融化到群衆中，生出一種公共的心理。這共同的心理才是社會的根基。

2. 達德(Tarde)的『模倣說』(Imitation Theory)他說社會共同化起於人的模倣性。人能模倣，才能相同。社會的成立就是根據道德宗教風俗習慣及其他觀念的相同處。因通商，移民，戰爭，互婚等，許多異樣的風俗，習慣，言語，文字，宗教都打破了。世界的文明由江及湖，由湖及海，由海再變為洋。在廿二世棋就要結或一個的世界文明了。

8. 同情說(Sympathy theory)如斯濱塞爾歐維哥(No-sikow)和許多英國的道德哲學家。他們都以為社會的根基在人類先天的情感中。此說發達就成了『種類覺悟說』("Theconsciousness of kind") 主張此說的有Gumpłowicz, Giddings, Simmel等。Giddings以社會的團結和人類易受社會共同化的原因是因為人類都有一種『種類的覺悟』。此種覺悟有三個原素：(一)知道同一社會中都是相同的人。(二)相同的人都有同感同情。(三)相同的人都想彼此認識。有此種覺悟，於個人



的觀念也易同化，個人的慾望也易同化。個人的行為也易同化。個人的模仿力更增加了。Simmel說明社會團結的原因。他分四條：（一）公共的財產足以促團體的結合。如國家的領土，家族的房屋等。（二）公共的標幟足以促團體的結合。如國旗軍歌等。（三）有公共所尊從愛好的東西，也易促團體的結合。如一個的人共尊奉一個君主，一致的人共崇拜一個天神。這些相同處自然引起一種同情的心。（四）有共同所保守的尊榮。如美國人提倡愛國的時候，都要說「美國是自由生產之地。」美國人以他們首先獨立自由為一種的公共尊榮。

4. 利害同化說 (Community of Interest) 主張這說的有Dunkheim。他以為社會是強化的。第一個人有個性就得服從社會。因為社會是分工的，個人的個性祇是分工的一部分。必得與大眾相合才能完全他的社會生活。第二個人的心是多半相同的，因為人人都有受社會催眠力的性質。個人的心理是常常服從社會共同的心理，受他的指揮。如同被催眠者受催眠者的指揮。以催眠一例為証，個人的心理是都受些社會催眠。不過程度不同罷了。此二個動力就把社會造成一個「機體的團結

』(Organic Solidarity)。無論個人有如何的能力總打不破的。所以這說又稱為『暗示說』(Suggestion theory)或謂『服從說』(Subordination theory)(註六)

5. 思想同化說 波德文(Baldwin)就主張此說。他研究兒童心理學才得出來的。他說人自幼生長的時代，已經把他人的思想同化到自己的思想內。個人的思想不是他自己長就的，本是社會共同思想鑄成的。他用達爾文淘汰說說明這個道理。不適於社會的人都得受社會壓迫。甚至於受社會的淘汰。如一人生下後就有一種非常的自私心。這是「反社會」的性情。這個人不是不能與社會人交接，就是須得受社會法律裁判。犯罪的人都是因為他有反社會的行為，有反社會性質的人都受社會的懲罰，合於社會性質的人都受社會的歡迎。所以現在存在社會的人類都受過淘汰的都是適合社會的。根據這原理，波德文就說出兩條社會法律來。（一）個人下生後就得學習。（二）人人下生後就學習一樣的東西。這兩條就是社會共同化的根基。(註七)

十年一月二十六日

註一見勞斯的社會學原理(Ross: Principle of Sociology)

P. 395

註二見 Giddings: Theory of Socialization p. 2.

註三見 Burgess: The Function of Socialization in Social

Evolution. p. 2.

註四見全書 P. 7-67

註五見 Ross: Foundations of Sociology P. 256-27,

註六見 Baldwin: Social and Ethical Interpretation of

Mental Development. p. 495.

註七見全書全本

### 現行婚制底片面批評

平伯

我們若較偏近觀察現在的社會不但覺得憤怒，並且深深感着哀憐不安的情緒，尤其對於兩性底接觸，他們所謂婚姻這件事。我這篇文章是被情感逼出來的，但我却想竭力去減少這裏邊不合實事的誤謬。

現在所要說的，不是婚姻制底來源變遷，是要批評推究現有的事實，就是要說明現今婚制在社會多數人底心理上底存在。

他們底心理可以分析成三方面。現在分三層說，再加我底意見。

第一要知道他們對於性慾意義了解底程度。他們實在是全不了解。他們把性慾當作一部分人的專有品，一種曖昧的趣味。所謂一部分人指成人的男子而言。若對於女子或近青年期的兒童，性慾的色彩是迥乎不同的。他們把這個當作一種羞人的秘密。家長也擺着一種怕人的臉，彷彿告訴他們這裏邊有個魔鬼，萬萬不可去沾染。因為性慾底自由，原是有限制的。『州官可以放火，百姓不許點燈。』這是很妙的譬喻。

但誤謬還不止此；很奇怪的是把兩性關係和性交這兩個名詞，解釋成一個意思。男女間除掉性交，若還有別的關係存在，也不是他們所想得到的。所以他們以為男女底交際，若不是有「禮防」沒有不發生性交的，好像乾柴碰了火，若沒有東西遮住，一定要燒起來的。這種觀念，如果研究他底歷史，這本是當然的結果。凡從古到今，主張「名教」「禮法」的人，沒有不把人性看成獸性的。若不如此，森嚴的「禮防」做甚麼用？第一個主張隆禮的荀况就說，『人之性惡，其善者偽也。』可見得這種觀念，



是從祖宗譜上傳下來的。所以無論我們如何說法，他們只是撓他們底鬍子，嘆他們底氣呵！

再看他們怎樣處置性慾？這差不多是沒有方針的。表面上講，既提倡禮教，總該嚴格的防止罷。但實在不然，禮法所禁止的只是一極小部分——女子對於丈夫以外的男子。除此以外，只是無限的放縱。男子有外婦和妾，是可以的。狎弄娼妓優伶，是可以的。女子對於丈夫任這情慾底妄求，是可以的。我以為名教先生對於性慾底態度，未必就比那班主張廢婚姻，實行自由戀愛的人，更添些嚴重。但在禮教森嚴底下，性慾可以如此猖狂，終究是可驚異的。這其中原因，我臆測為「後底觀念」。一向中國社會，對於血食繼承，是很重視的。既只承認男統，所以男子才可以多妻，既「血食」重要，所以獎勵婦人底生產。性慾原來是生殖底因，儘管是羞耻秘密，也沒法去遏止他。「不孝有二，無後為大」，這是老先生們不得已的苦衷。

這幾種心理明白了，再看現行婚制是不會覺得奇怪的。

- 1 性慾的公開，既限於成人的男子，當然不能有性底教育。
- 2 兩性間除性交外，沒有旁的關係，故未婚的男女，在禮法

評 壇

底下，不許有交際底自由。且婚姻底目的既只是肉體機能底滿足，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姻，有存在底餘地。

- 3 性慾既大部分聽其自然，故男子多妻，女子底生產繁多。一部分被壓迫，故女子嚴守貞操，養成一種反自然底心理和生活。

這樣看來，他們底心理和辦法倒是首尾相應的。不過他們帶上一副深色的成見鏡子，以為如此如彼的，實在是不如此不如彼。我現在分別加以批評。

把性慾看作一種很深的趣味或羞耻，看法雖不同却是一樣錯的。性慾底神秘，本來就是生命底神秘，是在哲學上講的；我們可以暫且不問。就事實說事實，性慾是遍於生物界的一種原始的本能。他底發現裏藏有一定的期間。他底作用就是保存種族，繼續生命。既當不得像鴛鴦蝴蝶派底文人這樣讚美崇拜，也用不着扭扭捏捏裝出假道學底面孔。性慾底早熟有生理上底危險；所以兒童不到相當的年齡，不該給他這類刺激。若到了性慾衝動底時期，便該有一種性底教育。使兒童知道性慾是什麼，他底機能是什麼。不然，只是秘密着，兒童被好奇心及性慾激動；



或用一種間接反自然的方法，以求本能底滿足。這類事例，中外都不少，很足以妨害社會底健康。但被有鬍子的人聽見了，不要「掩耳而走」嗎？

他們把男女關係，僅僅看做一種性交。這個錯誤也不小。性交在兩性間底重要，我不想否認；但豈能便武斷沒有旁的關係存在。我想知道知識上的結合，朋友的情感，多少是可能的。還有一種過程與性交占同等底重要，相似而不同，叫做戀愛。性交和戀愛底分別，本不是絕對的。但我們可以說，性交是一種本能底動作，伴着一種情緒戀愛是一種很複合的情操。情緒和情操底分別，學者異論很多，不必在這裏細講。簡單說來，戀愛是性交以外，伴着其他高等心靈過程的。就是說戀愛包着性慾，但不僅是性慾。人類底結合，在社會進化以後，大半需要戀愛。但舊社會上却否認這個事實，且做夢也沒有想到。他們以為這種碰運氣底婚姻，結婚的雙方決不會不滿意的。兩性只要性交滿足，就算完事，別無所謂選擇。即是選擇，也不外雙方底家世，男子底財產職業，女子底相貌罷了。至於品性氣質如何，知識程度如何，又何必過問！若說雙方身體上結婚底資格（如白痴，低能，精神病者，有傳染

惡症者，概須禁止傳種）他們更以為是一堆廢話。但他們空想也太離奇了，家庭中的「怨耦」難道說是少。他們也只好開着眼睛，說人家命該如此。咳！命該如此！我和他們說些什麼好！

社會強迫女子守非人的貞操，另在社會制度上有個來源，批評也很多了，現在存而不論。我總覺得名教先生處置性慾底辦法，實在叫人不能滿意，無從替他辨護。像現在社會上，性慾這樣放縱，是可驚可怕的。名教的大旗彷彿便是獸性底護符。試放眼看都市間底娼寮台基公然掛起招牌，這裏邊意義是什麼？日刊上雜誌上所登的什麼曲什麼歌贈某某這類大作，書坊所售的黑幕大觀婦女秘密這類書，裏邊意義是什麼？梅蘭芳像姑式的戲在全國這樣風行，裏邊意義是什麼？眩裝的男女們，在公共場所「搔首弄姿」裏邊意義是什麼？低能夭折的小兒如許之多（雖沒有統計我臆斷一定如此）裏邊意義又是什麼？請主張禮教的先生們來回答一下。我並不把這些現象，都歸罪於名教。但名教不能防止社會底墮落，已很明白我們豈能再把這個做行為底標準。社會這類現象，我都把性慾表現底過度來說明這些，或者有不以為然的。但性交不過是性慾最直接表現底一

種，其餘還有許多間接迂曲的路途，性慾也在裏邊活動；這是可以承認的。我們既要觀察一種社會狀況不可被他外表形式所騙，須要追求這隱微真正的動機是什麼。

但我並不是說性慾是惡的，須得去壓制他；壓制性慾，也有很大的危險。況且人性底善或惡，到了現在已經失了意義。我們認定性慾是一種本能，本能是可以被教育或習慣改造或利導的，所以性慾也是可以如此。性底本能是造成青年期危機底一大要素，教育者如不注意，便是一個很大的失敗。我畧說我底意見，做這篇批評底結論。

統說一句，只是用戀愛來代替單純的性慾，完全發展人性來救偏枯的弊病。現在舉幾條想得起的具體辦法。

- (1) 達情慾期的兒童應有適當的性底教育。
- (2) 兩性間有絕對的交際自由。

- (3) 以戀愛為婚姻底根本條件；戀愛消滅，即可任意離婚。
- (4) 在結婚期間，雙方應守對待之貞操。
- (5) 提倡晚婚和限制生產率。

這種主張或者有人覺得是陳舊而不澈底。但我相信真理只是一時的。時間底誤謬，不但現在人說過去話的不免，就是現在人說將來話的也不免。再高遠一點的論調，沒法實施也是枉然。廢婚姻這類辦法不妨留給將來的人們去做。我們只要能把可以做的事情做了，社會上同時人們底幸福已經增加得很多，正不在會不會唱很高很尖的調子。

至於實行手段是什麼呢？只有改造社會制度和變更經濟組織底狀況。但根本底根本是多數人們真心底覺悟，萬萬人想望着的事，自然總有一天會實現的呵？

九，十一，十六，作於杭州

哲 學 雜 誌

第二期

第三期

目 要

●第二期九月十七日新出版要目如下

讀胡適著世界哲學系統論質疑

讀異部宗輪論述記

井上圓了之『哲學新案』

論理學之鉛革

印度哲學

致張東蓀君書(關於羅素『中國的往自由之路』之討論)

答傅銅君書

答張東蓀君書

羅素的『中國的往自由之路』(譯文)

中國的往自由之路(原文)

少年中國的男女少年(原文)

●第二期已出版要目如下

列子書中之宇宙觀

說四阿含

老子哲學

唯我主義

定律的演變

印底哲學

謨哈默德傳

哲學雜誌及哲學字典之介紹及東京帝國大學上學年之哲學科目

●定價一二兩期每冊兩角第三期兩角五分

●總發行所北京南池子緞庫前巷六號哲學社分售處各大書坊

傅 銅

梁 啓 超

傅 銅 譯

楊 震 文

張 克 誠

傅 銅

張 東 蓀

傅 銅

傅 銅

羅 素

勃拉克女士

傅 銅

梁 啓 超

梁 啓 超

吳 康

徐 炳 昶

張 克 誠

傅 嚴



[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  
书名=新潮 合订本 第三卷 (第1号)  
作者=新潮社  
页数=180  
SS号=11214983  
出版日期=1920年09月

前言  
正文